

風人太守召以為功曹謂真曰孤德薄欲屈君為功曹
 之位以光讚朝廷真對曰府君用真為吏真將北山之
 北南山之南矣太守嚴君平蜀郡人也數徵避世不仕
 不復敢言後漢人
 士樊英字季卿濟陽人也順帝每召不至乃舉而致之
 傳樊英入殿門英不起帝謂英曰朕能貴卿能富卿能
 貧卿能賤卿能殺卿能活卿何慢朕英曰受命於天生
 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天也臣在環堵之中安然任
 豫猶不受陛下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之後漢時人然任
 自得陛下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之後漢時人然任永君
 武陽人也王莽篡位不仕莽世故託青盲其妻謂之實
 乃與人姦於日前永不言見子墮井忍不救及莽亡世
 祖中興永君曰世治矣目趙伎字元叔濮陽人舉上計
 即明淫者自殺光武時人趙伎吏詣京師時司空袁逢
 受計吏拜者數百人眾皆拜伎不拜長揖而已逢語
 曰郡計吏不拜三公何也伎曰鄙食其長揖漢王今長
 揖三公又何劇焉袁逢與坐同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
 歸談論終日不屈後漢時人鄭玄博通羣書漢靈帝
 徵為大司農不就乃還鄉里教授諸生黃
 巾賊見玄皆相約不入其境出後漢書

贊曰 士有高尙 從昔攸聞 父不得子

君不能臣 卷舒從道 與時屈伸

富貴榮寵 忽如浮雲 林泉嘯傲

田畝耕耘 比跡黃綺 巢由與鄰

廉儉篇第十

公孫弘 漢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為丞相御布被開

為矯 隋文帝為太子嘗文飾蜀鑑帝見而不悅恐致奢

得長 漸因誠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徐湛

之 宋徐湛之字孝源父逵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初

是 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衲布衣祆皆

奢者 可以此衣示之後彭城王義康等得罪事連湛之

及見 文帝將致大辟湛之後憂懼以告公主即箱所盛武

帝衲 衣擲地以示上曰女家本賤貧此是我母與汝父

作此 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殘害我兒上亦號泣

受其妻織布棄之而燔其機周時人出韓子
 有遺其雙魚休還之後官之六得魚遂不
 書黃向一字囊乃訪主還之漢書公儀休
 晉度在座嘔吐出麥節帝知母子俱為清
 過鮮還宗母曰為侍中武帝大羣臣何不
 封鮮寄母夏人晉武帝乃為雷池監與魚
 作鮮武江矣死乃武帝賜錢十萬出後漢
 字董宣清矣死乃武帝賜錢十萬出後漢
 日董宣清矣死乃武帝賜錢十萬出後漢
 之唯見布被蓋身妻對哭大麥數斗而已
 生魚范菜蕪後漢人董宣字少平陳留人
 中而塵范史雲金底董宣字少平陳留人
 食哉焦遂抱樹不范丹一字炊或終日不
 麻哉焦遂抱樹不范丹一字炊或終日不
 樹皮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絲麻之居深
 吹瓢歷歷作聲由以爲煩遂棄之而去樹
 手捧水時人遺其比之晏平仲數許由山
 十年不飾食不兼味熊皮郭泥許由山
 不華飾食不兼味熊皮郭泥許由山
 此得免長孫道生北史長孫道生代人大
 湛之由長孫道生北史長孫道生代人大

宇平仲相齊食脫粟之食無魚肉妻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齊景公時人
 左子曰美則恭小人服美則益倨
 君楚莊王時孔子思九食田子方
 改事出韓子思九食田子方遺狐
 物不肖者受之如棄溝壑吾無德
 不三哺後視曰子而何為者也曰
 節吾義士不食子無義之食遂兩
 曰時人楊震太守道經昌邑令王
 出列子遺震震不受密曰聞夜之
 斤專隨遺震震不受密曰聞夜之
 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無人知密慙
 也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
 魚以視之奉生魚續受懸之於庭
 鴻都門賣官錢二百萬位至三公
 遣使至南陽求賂續乃坐使者於
 欲知臣之唯有此袍耳續由清貧
 華歆與瓦甌無異歆握而擲之地
 不敢取漢末魏初時

頁記二

四

人出郝子廉太原人嘗行路飲馬輒投錢井中過姊世說郝子廉家姊家設食乃留錢席下而去漢時人

贊曰 儉德之本 廉斯可兼 舉不從儉

孰能守廉 晏嬰仕達 顏回樂潛

胡威藩屏 公孫具瞻 不以顯宦

變其安恬 驕奢淫佚 此其鍼砭

儒行篇第十一

杜林杜林字伯山扶風人博學多聞時稱通儒漢末隗
還祿食囂復欲強起稱篤不赴召囂雖相望且欲優容
伯夷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
道開通使順所志後光武徵拜侍御史何休王
休性質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
圖籍莫不該通門徒問者為之注記口不能談鄭康成
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而如細流之赴巨海
京師謂鄭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行業為人所推重

如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漢靈帝時爲太尉帝會羣臣
 此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漢靈帝時爲太尉帝會羣臣
 臣不醉但云任重責臨深憂心如醉也帝重其言寬
 爲人性恬嘗衣冠欲臨朝妻遣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
 甚懼寬曰徐徐羹爛汝手乎嘗有客候寬寬使奴沽酒
 經久奴醉還又不得酒寬怒曰畜生奴便去外寬使
 人逐之客問其故寬曰奴被罵向栩字甫與河南人漢
 太甚必致其死果如言後漢人向栩字甫與河南人漢
 時河北有張角作亂因號黃巾朝議欲討之栩上言宜
 遣人於河上讀經賊當自滅帝初從之常侍趙忠譏之
 帝云栩與賊通謀不欲令國發兵甲司馬徽川人有大
 遂誅之栩死後黃巾轉盛出後漢甲司馬徽川人有大
 度不說人之短長所諮請莫問吉凶死微稱好終不言惡
 有鄉人往見微問安否鄉人云子死微曰好好其妻責
 之以君有鄉人故語問之云何聞人死微曰好好其妻
 徽答曰如卿之言亦好後漢末人出文士傳其好顧初吳
 人有牛暴其禾初見乃牽牛陰涼棚下刈牛缺之秦上地
 芻飼之牛主媿之不復暴宋時人出宋書牛缺之秦上地
 也行於邯鄲路逢盜悉推財物牛車與之行數里腰下
 數百錢追盜而與之賊相謂曰此人長者今辱之必爲
 後患不如殺之以滅其跡遂陳寔字仲弓潁川人爲太
 追殺之六國時人出韓子遂陳寔字仲弓潁川人爲太

伏於梁上寔見之遂呼諸子誠之曰夫人須有善如不
 善之人非其本性乃習以性成即梁上君子是也盜聞
 之自投下地叩頭待罪寔謂曰觀君形兒非是惡人遂
 遺布數端囑令改行以遣之自後縣境絕賊後漢時人
 戴封字仲平濟北人也曾被賊衣物悉盡唯有絹七疋
 必賢人不可辱之即擣于恭字孟孫北人也王莽末天
 還其衣物出後漢 淳于恭字孟孫北人也王莽末天
 竄無事農桑恭獨畊於野人或非之恭曰吾不得食他
 人亦得光武中與天下清平嘗有盜刈其禾時恭見之
 恐其懼乃自伏草間 卓茂字康成南陽人也漢光武時
 盜去後乃出後漢人 卓茂字康成南陽人也漢光武時
 誤認其馬茂不言默而解之謂曰若非君馬牽至相府
 相還失者後得本馬遂送馬還再拜漸謝茂曰物有相
 類事有少誤何須謝 也後遷太傅後漢書

贊曰 縫掖之衣 章甫之冠 象服是宜

行之惟難 威而不猛 敬而能安

即之也温 望之儼然 孔聖之爲

萬世宗傳 凡百儒者 則而效焉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三

平陽王朋壽編

敦信篇第十二

魏文侯與虞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而行六國時人止之侯曰與吳

起與故人期食人未來起終不食季札徐君徐君念札

實劍不言札知心許之使回徐君孟子名軻齊人東舍

已死遂解劍挂墓樹而去出說苑孟子殺豬問母曰殺

遂買肉與之明不欺信也六國時人尾生與女子期於

來河水大至遂抱橋柱晉文公亡楚耳遭驪姬之難奔

歸國何以報寡人重耳若以君威德還國於原野對

戰當退避楚軍三舍及重耳歸國立為君楚令尹子玉

以報往日之信楚軍逐之後文公舉兵救宋及為楚退三舍

軍楚王大怒責子玉郭伋州牧出行部內至西河界有

頁之三

一第業堂校刊

數百小兒乘竹馬來迎遂問之何日卻還
 繼日告小兒行部內回先期一日至郭門之外不進主
 簿問曰彼曰吾與小兒期不可欺之明日
 小兒皆乘竹馬來迎遂入郭事出漢書
 鄉人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伯至九
 月十五日殺雞炊黍相待伯母曰相去千里沒當信之
 伯曰巨卿信士終不失信言訖巨桓公
 卿至二人相隨拜母極歡後漢人桓公敗莊公於壇上
 邑以平桓公許之將盟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就臣位桓公悔
 欲无與魯地而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
 之一小地而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
 亡地於魯諸晉文公伐原約令三日止過期而原
 侯皆附焉文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約
 何故退也文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約
 聞之請命自降於是諸侯皆附由守信也

贊曰 大車之軌 小車之軌 有車之用

一不可闕 譬之於人 信為軌轍

周游往來 州里蠻貊 唯信與誠

造次勿缺 著敦信篇 以告來哲

烈直篇第十三

唐睢秦王欲以五百里地求隱陵君五十里辭不受
輕大王以受地於先君謹守之耳秦王怒曰子不見天
子之怒乎怒則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睢曰大王曾見布
衣之怒乎怒則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昔專諸刺王僚要
離刺慶忌聶政刺韓相此三人皆布衣之士也今通臣
四人矣即按劍而進怒目視秦王曰天下縞素今則鋤
是矣秦王變色長跪謝曰先生就坐寡人知之乃陰使
倪晉靈公之力士也趙盾數直諫靈公未解衣而寐
忠清倪不其家殺盾盾早晨將朝見星未解衣而寐
遂以頭觸庭槐而死事出左傳之命温序人為魏囂將
軍大敗漢軍生獲序將欲斬乃銜鬚於口曰師經魏文
大丈夫死無令鬚汚遂銜鬚而死出後漢書師經侯府
人善撫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怒使
人曳經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沛國臣撞桀紂
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周昌沛國人漢高祖
過矣乃懸琴以為戒六國時人周昌時為御史大夫

高祖常以戚夫人密戲昌入奏事見之欲出帝徒足而
 逐昌乃驕昌頭曰我為主何如昌曰陛下桀紂之君帝
 慙而止朱雲字子游魯人也曰臣欲斬馬劍斷佞臣一
 出漢書朱雲人帝曰誰雲曰張禹也帝大怒曰廷辱師
 傅死罪無赦令壯士拽下殿欲斬之雲不肯乃扳折殿
 欄檻時有大夫辛慶忌諫曰願陛下思之若雲言直陛
 下察之帝意乃解遂舍之左右欲治殿檻董宣字少平
 帝曰留之以旌直臣也漢成帝時人漢書董宣陳留人
 也光武時為洛陽令時瑯公主奴白日殺人因匿公主
 家宣知率左右於洛陽下伺之須臾公主將出使奴驂
 馬宣呼奴下馬因何殺人公主大怒告帝帝欲殺宣宣
 曰臣乞一言而死對曰陛下縱奴而殺良人何以治國
 臣請自殺遂投殿基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謝
 公主宣不從帝使人頓足伏不起公主即死帝姑公主
 見宣不拜謂曰文叔為布衣時藏亡命慮已死吏不敢
 到門為天子奈何不能制此一人帝曰天子不與白衣
 同遂號強項令乃赦之張剛字文紀武陽人漢桓帝時
 賜錢三十萬出後漢書張剛為八道使因采察風俗牧
 守清濁七使已發剛獨不去乃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帝曰是誰曰是梁冀是日誅冀時
 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陳示禍福嬰等聞門出降迎
 剛乃撫納離散並集親自為之卜宅使各得安居部內

蕭清桓帝嘉之賜錢十萬任座魏國人文侯問羣臣曰
 後漢人出司馬彪續漢書以知非座曰君得中山地
 君也座曰非仁君帝曰何以知非仁君也文侯大怒
 逐而臣直向來任座之直言是以侯曰何以君也
 賢則入拜為上蘇武字子卿江陵人漢武帝時持節北
 任六國時人為蘇武使匈奴單于脇武令拜不從匈奴
 卿六國時人為蘇武使匈奴單于脇武令拜不從匈奴
 以刃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得屈於四夷遂拔劍自刺
 匈奴大驚急召人醫之武得愈匈奴欲封之幽武置深
 窖中時未與食值天大雪氈毛裹雪而吞經七日不死
 匈奴因以為神出武北海牧羊武持節而牧羊飢食求
 肉渴飲羊乳武帝崩昭立與匈奴和親漢使匈奴來使
 武還匈奴詐言武已死武帝因李陵於夜中見漢使來
 者曰君但語匈奴武已死武帝因李陵於夜中見漢使來
 武繫帛書武在北澤中牧羊使者乃以言告匈奴足上得
 伏言武在此武便得還漢武至匈奴持節告匈奴盛昭
 帝嘉之拜武為典屬國武在匈奴十九年去時壯盛及
 回皓首嚴顏入蜀圍成都劉璋使顏守巴郡城劉備
 出漢書嚴顏入蜀圍成都劉璋使顏守巴郡城劉備
 不降備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飛呵曰汝將軍至何
 乃不降令逆戰乎顏曰卿等無狀侵奪城州我州但有

頁記三

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命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斬
何怒耶飛見其忠壯乃釋之引為賓客漢末蜀初人出
三巴 卜式 平準書元封元年早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
記 弘羊天 乃雨 衣稅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願烹

贊曰 損者三友 惡夫善柔 剛忠烈直

惟德之休 犯顏抗論 嘉謨嘉猷

不為詭隨 不為苟媮 敏於進善

疾惡如讐 回邪諂曲 寧不自羞

忠諫篇第十四

三甥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驩甥也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
鄧國者必此入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圖之此其時矣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社稷實不血
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鬻拳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
還年楚子伐鄧滅之鬻拳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別楚人以爲大闔使申
 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申
 叔時申叔時使於齊復命而退楚子使讓之日夏徵舒
 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
 獨不慶何故對曰猶可辭乎曰可曰夏徵舒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而奪之牛罰以蹊人之田而
 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楚子申公巫臣陳夏氏也莊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申公巫臣陳夏氏也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
 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
 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
 止大戊午首史記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叩馬
 下車謝史魚韓詩外傳衛靈公有蘧伯玉賢而不用彌
 遂回子瑕公不從及史魚病謂其子曰吾死後欲進吾喪
 而退子瑕公不從及史魚病謂其子曰吾死後欲進吾喪
 階下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死靈公往弔之見喪停階下
 君死不成禮於我足矣及死靈公愴然變色曰寡人過矣
 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對靈公愴然變色曰寡人過矣

大至忠矣於遷喪於正堂進遂伯玉為上卿退漢高
 謂故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張良前漢高
 未若史魚尸諫忠感其君者可不為直乎張良祖既滅
 項羽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高祖命鑄印張良入見諫止
 高祖曰誰為陛下畫此謀陸下大事去矣時高祖為苻堅
 良遂借前箸以畫八難高祖曰王猛丞相病甚苻堅
 豎儒幾敗乃翁事遂命銷印曰王猛丞相病甚苻堅
 往問所欲言猛曰東晉雖微正朔所在親仁善鄰國之
 寶也臣歿之後願不以晉為圖堅不能親仁善鄰國之
 樊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
 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敬翔五代史敬翔事朱梁末
 願聽噲言沛公乃還霸上敬翔帝時唐莊宗築德勝南
 城於黃河之南以逼汴末帝與宮人遊郡園宮人皆挑
 葉拾翠敬翔密以小繩致懷中於帝前取以自縊帝使
 人急救之問其故翔曰臣雖為梁臣實朱氏老奴事陛
 下如郎君不忍見社稷顛覆誠願先效死於君前帝謂
 曰卿意欲如何翔曰令唐兵渡河事急矣非王彥章不
 可願陛下委之以兵必能拒唐帝於是用彥章三日而
 破南尹綽趙簡子有臣尹綽者常於隱處諫簡子曰綽不
 城南尹綽者常於隱處諫簡子曰綽不愛我諫於顯厥

愛我諫於隱綽曰綽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
 至忠矣狄仁傑唐則天之賁中宗於房陵也朝廷多臣
 從容以子母恩情感動關龍逢夏桀大專行暴虐無道
 則天漸省悟遂還政比干紂之親也紂用妲己之言
 誅夷桀為湯所滅比干紂之親也紂用妲己之言
 諫之妲己患而謂曰妾聞上聖之人心有七孔比干屢諫心必有
 孔紂乃剖比干腹而視之紂兄微子以紂拒諫出奔投
 周武王紂叔父箕子諫而不從恐被害乃佯狂為之奴
 殷時費仲紂之幸臣也周文四友並獻珍寶之物於紂
 人也不加於首冠雖不踐於地西伯得專征伐仲諫曰履雖新
 縱也紂曰西伯食其子肉而猶不覺竟有何聖仲曰不可
 然願察之終不覺後宮之奇荀息之計以屈產之乘垂
 果為周武王所滅荀息之計以屈產之乘垂
 棘之璧遺於虞君以假道而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者虞
 之表也表薄則裏單層七則齒寒號國若敗虞必不安
 虞君不聽遂許之晉伐號詔旋軍而滅於虞虞君大敗
 乃抱璧牽馬而走歎曰兩者能致亡國之禍也周惠王

五

時事出 寒叔 秦大夫也孟明為將伐鄭叔諫穆公穆公

國語入至殺山果為晉兵所敗隻輪匹馬 泄治 陳大夫也

不返公乃悔過自責作秦誓尚書篇 陳大夫御叔之妻夏

徵舒之母為人行通於夏姬即陳大夫御叔之妻夏

治聞之乃諫靈公曰若國人聞之猶可他國聞之如何

公聞乃殺治徵舒聞公與二卿言慙而不足乃仲叔圍

於馬廐伺公乃射公殺之二卿奔楚出史記 仲叔圍

綺從風圍入諫曰昔夏桀內侍婢數百人佩隋珠曜日羅

君內寵无乃太盛乎公下席再拜云先生不此言則社

稷幾傾矣於是出宮女以配驪夫出倉粟以賑貧民孔

子聞之靈公可諫矣 晏嬰 樂捧取冠正使人迎晏嬰而

朝服而王時人出新序 晏嬰 樂捧取冠正使人迎晏嬰而

子去禮嬰曰君言過矣上無禮無以諸下無禮無以

有禮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豈可去乎公曰善即服

衣冠而飲之公使顏燭養馬因失之大怒將欲殺之

刑人持刃而至嬰諫曰今直殺燭而不知有何罪臣請

數罪而殺之公曰善乃左手持刀右手執燭頭而數之
曰汝為吾君養馬失之汝之合死一也使吾君為馬殺
人若鄰國聞之吾君為愛馬殺人必加兵於吾君君國
滅亡又合死二也謂公曰數罪請殺之公大慙乃止出
春伍員字子胥楚國人也其父奢兄子尚皆為楚平王
死其子夫差與兵報越計使文種求夫差於會稽之上吳兵
圍之越王用范蠡之計使文種求夫差於會稽之上吳兵
曰天命以越賜吳越以物送吳王勿受之夫差不聽乃
受越美女寶物遂許越王復國撫養士卒日欲報吳齊
王欲伐齊胥諫曰吳之有越猶如心腹之疾願且釋齊
而先軍於越夫差不聽遂伐齊剋之而歸以誅子胥胥
曰伐齊雖剋猶夫差不聽遂伐齊剋之而歸以誅子胥
差乃賜屬鏤之劍令自盡胥歎曰信讒臣以殺我告我
家人曰吾死後汝懸吾頭於城東門以視越軍來滅吳
夫差大怒取胥屍沈於江中吳人為立祠於江上後越
果滅吳流夫差於海而死又屈原與楚同姓為三閭大
殺太宰嚭周敬王時出秦屈原諫曰秦是虎狼之國無
儀入楚說懷王將入秦屈原諫曰秦是虎狼之國無
信久矣王今入秦必將不還懷王不聽遂入秦果不得
歸其子襄王立又不從諫稍疏原大夫靳尚等共讒原
原憤結乃作離騷以申其志於湘水而自沈漁父見之

屈原謂漁父曰一國皆濁惟我獨清眾人皆醉惟我獨醒遂投汨羅江而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區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見祭苦蛟龍所竊可練葉塞上以練絲縛之二物龍之所畏五月五日原死日傷其所遭並命將舟楫以拯周昌沛國之至今日俗云競渡又越地志云起於句踐太子盈而立高祖時為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始廢嫡立庶臣不戚夫人子如意為太子昌諫之陛下若廢嫡立庶臣不惠帝拜昌為太傅見漢書申屠剛為大中大夫武帝時敢奉詔高祖崩太子乃立為申屠剛為大中大夫武帝時出遊剛叩馬諫曰隴蜀未平不宜遊逸陛下裁之帝不聽剛持刀斷馬足乃止時隗囂據隴右公孫述僭號於趙整中書侍郎朱彤等俱在堅左右故見引納與蜀也趙整字文業洛陽人秦王苻堅時為散騎常侍與整常盡忠臣規諫時頗好酒色常在座乃為詩上主曰昔聞孟津河千里有一曲此水日自清是誰使令濁主正色曰展之也整又上詩曰北園有奇棗布葉承重陰外雖有棘刺內實有赤心主笑曰无卿文業何以知朕過因改王猛字景略北海人也苻王時為大不行事出秦書改王猛丞相及病將困主親臨視之乃

謂猛曰卿既困何不遣朕一言是時主欲伐晉猛曰臣
更無言臣死之後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意臣死無恨主
不聽後遂伐晉傾城大敗而還安云不可伐肯爲延
權翼翼云不可主大怒又問道安云不可伐先鋒軍
須上春爲晉謝石謝玄劉牢之所敗秦師瓦解因遂
至壽春爲姚長范蠡越大夫越王句踐欲使蠡伐吳蠡
衰苻爲姚長范蠡越大夫越王句踐欲使蠡伐吳蠡
所滅出晉書范蠡曰臣雖愚短猶識其大端大王今與
兵伐吳必不利願王深察之王曰貪者不與廉者謀廉
者不與貪者合此之謂也今吳連接不宜二主蠡曰臣
聞稻禾熟不可強堆以弱凌強必至毀傷吳有相國伍
子胥逆知未來越未舉兵吳已知矣王曰相國勿復諫
謀者以命自當豈復悔也而數干亂寡人之心蠡涕泣
而去行至會稽山望見吳兵鬱鬱蠡歎曰必爲其所圖
乃與吳戰越師死傷垂盡王謂蠡曰寡人爲事不明果
如相國之言今欲自殺如何蠡曰大王前何以辱臣
更與大王一計可脫衣解印臣共大王迎吳王求哀請
命稱臣句踐從其言方迎吳王稱死罪伏惟吳國聖代
期運四方臣自惟生處夷狄未見天理臣以輕卒部下
歸投吳國伏願大王行德賜以哀諒吳王乃捨之卻放
大破越王撫治兵將後陰謀伐吳吳春秋

贊曰 事君無隱 賈夫盡忠 補過救惡

古今所同 比干龍逢 遭時鞠凶

夔龍稷契 言則斯從 由其所遇

治亂攸鍾 後王戒哉 聽納惟聰

納諫篇第十五 新添

漳于髡 齊史王欲發兵伐魏漳于髡諫曰臣聞韓氏之

後各死其處為田父所獲可謂勞而無功若齊魏相攻

勞其兵士臣恐強秦乘弊而有田父之功焉王納諫而

止漁父而晉文公獵於澤有漁父諫之曰夫鴻雁厭江海

此何往之失文公納諫而還欲賞之漁父辭曰君能固

能保叔向晉文公問叔向曰富矣君若不能有大對曰大

是在朝賢者不進此國之大患也文公於宛春晉靈公當

是下令有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無赦

池宛春諫曰天寒穿池恐傷民力公曰天不寒宛春曰公衣裘坐褥是以不寒民實寒矣遂罷役

贊曰 聖賢相逢 實難其時 都俞於吁

謀謨疇咨 唐虞敷試 禹拜湯稽

言之斯盡 聽之不疑 如石投水

如木從規 君其若此 永固邦基

拒諫篇第十六 新添

靈公 世家晉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

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志

聽已又見死人手前諫皆不聽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志

驕矣請嘗試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

勿與王不聽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後三年吳其

贊曰 忠言嘉謀 達於治體 通適人情

惠迪物理 將敗之邦 鮮克聽是

峻卻忠臣 囚奴正士 禍不旋踵

巢傾卵毀 拒諫之君 惡夫逆耳

聖明篇第十七

魏文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負薪文侯曰何為反

年東羊上計曹錢十倍諸大夫皆賀文侯曰此無異路

人反裘負薪者今吾地不加廣民不加眾而計錢十倍

於昔日者必取於民非外得也季札吳公子季札聘於

下不足上亦不安大夫何賀焉季札晉入其境曰暴哉

入其都曰力缺哉入其朝曰亂哉從者問其故曰吾入

其境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朝曰暴入其都見其舊室好新室

惡是以知其力缺入其朝見其君自決而不樂止趙簡

下問臣養威而不入諫吾是以知其亂也樂止子沈

吾好馬是日致之吾好賢士是人之不致其長吾過而退

吾善者也

贊曰 聖明之性 匪學而知 不違物理

不後天時 見事精麤 識道幾微

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 不為福先

不觸禍機 繫斯人也 實為世師

行果篇第十八

王褒 字元偉 脩之孫也 魏高貴卿 公時為司馬 文公秉

為之慘 夜哀慟 墓前有數柏樹 樹色 趙孝宗 長平沛國人

所得將欲烹之 孝聞馳往拜賊 曰禮瘦孝肥 請代死 賊

相謂曰 此人兄弟相代 真義士也 並放之 令歸 孝後仕

漢明帝 官至長樂衛尉 吳猛 字出雲 豫章人 年七歲 常

禮為御史 中丞 出漢書 吳猛 字出雲 豫章人 年七歲 常

母恐 晉人

贊曰 見善必行 聞義則徙 若決江河

孰能禦止 沮之不疑 勸之不喜
勇敢則然 勢利莫使 半途不廢
中立不倚 疑然不回 亦奇男子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四

平陽王朋壽編

權智篇第十九

鄭桓公

鄭史鄭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

故曰地近虢郟之民皆公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管仲

如此則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善果園之管仲

吾穎川人馬之智可用於桓公北伐孤竹山中行迷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於桓公北伐孤竹山中行迷失

而歸出伍員字子胥楚平王枉誅其父員乃走邊邑

韓子奔走子今捉我還王我乃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王

必剖子腹而取之候人懼而放之周景王時人出韓子

隰朋為齊大夫桓公北伐孤竹君无水兵馬乏渴朋曰

陳平陽武人平小時附載渡河舟人見其美丈夫疑平

衣知无金故免其難後歸漢高祖用為六奇曹操字孟

之策遂定天下皆平謀計也出太平烈士傳曹操字孟

頁記四

嘉業堂校刊

國譙郡人漢末獻帝封為魏王常慮左右圖已常設猜

謀書臥因伴睡裸身左右為之睡不覺露乃引衣蓋操

卽詐驚起以刀逐蓋者因曰若人有異心欲圖我於睡

中有神告我卽心知之後臥更無人近者操將兵行數

十里士卒渴之操曰前有梅林東方朔次人也漢武帝

其子甚酷兵卒聞之皆水出東方朔曰知朕呼卿意

時呼朔來來遂進前帝乃再叱之謂朔曰知朕呼卿意

否朔曰來來陛下欲賜臣棗四十九枚帝曰卿何知之

之朔曰呼臣來來是棗字又叱叱字口傍作七再叱之

問鵲何方而鳴朔對曰東方朔言時雨新晴樹有鵲鳴帝

東來鵲鳴必向風帝又問曰鳴何枝曰枯枝帝曰何風從

知枯之朔曰新雨之後枯枝澀是以知之楊修字德祖弘

集枯枝帝使人視之皆如其言出前漢楊修字德祖弘

漢司空楊彪之子修少有名為魏曹操主簿嘗有一

器酪操乃題器上作一合字賜羣臣皆莫敢開修乃開

食之操問其故修曰鄧哀王子也年九歲有智及

合字者人一操問其故修曰鄧哀王子也年九歲有智及

成人吳主孫權曾獻大象操欲知斤兩乃詢羣臣智及

莫對仲曰此亦易知操曰如何仲曰置象船中記其水

際然後秤土入船卽知簡雍智蜀主劉備時為昭德將

斤兩眾人咸伏出魏書簡雍智蜀主劉備時為昭德將

軍亦從容譏諷時蜀大飢先主遊行逢禁酒於百姓家搜得酒
 具則加重刑時雍從先主遊行逢男子於路雍謂主曰
 此人欲行姦淫何不縛之
 其人帶淫具與酒具同主大笑遂不搜之
 原人年七歲與諸小兒戲於道傍有李樹其實甚
 繁諸小兒爭取唯戎不取人問之戎曰此必苦李嘗之
 果然田單齊人景公不用晏子之謀燕昭王遣大夫樂
 世說田單毅將兵伐齊閔王乃奔入莒城單入即墨城
 燕軍書夜攻之餘城悉降莒及即墨不降齊大夫淖齒
 遂殺閔王莒人殺齒在城堅守數年樂毅引兵圍即墨
 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城中惟單在乃為謀計堅守又令
 婦人乘城上詐言城內欲降願莫殺吾妻子并惠遺燕
 王金由是解怠之又取牛千頭悉以繒絲衣之畫作龍
 文束刃於牛角束蘆於牛尾以油灌之鑿城開道以火
 燒尾縱牛出兵士五千隨牛後牛尾火熱奔突燕軍大
 驚見牛尾火光眩耀皆言是龍又城中鼓噪應之又使
 小弱皆以銅器作聲震動天地燕軍曹瞞魏略曹操小
 大敗死者過半齊拜單為上大夫輒苦操一日操方在
 畝其伯父惡之屢言之於操父輒不省伯父見之先
 山野遙見其伯父來預為風疾倒臥伯父言汝病何以
 得歸以語操父操久之方歸父迎問曰伯父惡瞞爾自後其

頁已下

二

父不復聽陳平前漢有人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以其伯父言

夢信郊迎擒之此一力士之張良史記韓信既下齊使事耳帝以爲然南游果擒信張良使告高祖曰齊地

新降臣以假王鎮之高祖怒張良以足躡高祖信悟於是改容曰汝自可爲真齊王何以假爲就封信齊王

諸呂崩世家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太后田史記魏與趙攻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

忌走大梁魏龐涓聞之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使齊軍入魏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

喜曰我聞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涓于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

果夜至斫木下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記兵大亂涓自知智窮乃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范雎

范雎伏匿秦昭王使王稽使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乎安平於是引雎夜見王稽載雎入

秦望見車騎來者雎曰謂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吾聞穰侯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得無

與諸侯客子來乎無益徒亂人國稽曰不敢別去雎曰穰侯見事遲此必悔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車

穰侯見事遲此必悔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車

中索之陳平漢書項王聽范增急攻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者來陳平使爲具太牢舉
无乃已見使者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更
欲進之惡食項王使者使者歸以告項王疑增與漢
持去以惡食項王使者使者歸以告項王疑增與漢
有私奪之權
增發背死

贊曰 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 事之未明

疑似之間 非聖莫識 處之誠難

戰國縱橫 譎詐相先 權以私己

智以利言 從斯以降 至道終焉

斷獄篇第二十

邴吉字少卿北海人漢宣武帝時爲丞相陳留有一老
邴吉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已死
翁又娶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妻育子數年前妻女欲
眚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肩郡縣不能斷聞於
臺省吉爲廷尉出決疑獄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
中无影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勻以單衣諸小兒不寒

頁記

三

唯老人之子變色又令諸小兒於日中行唯老人之黃

子无影遂判財物歸於男前女受誣母之罪出前漢

霸共取一女因生二子及分離其子遂訟臺令霸斷之

非人類同禽獸處之戮三張舉吳人為句章令有妻殺

男其子還母事出風俗傳張舉夫因放火燒舍乃取猪二

火燒死夫疑之經官訊妻拒諱不承舉乃取猪二

口一殺之活之乃取薪燒之妻殺與燒死乃取猪二

有灰活者口中无灰以此斷之妻范邵為浚儀令有挾

伏罪吳王孫權時人稱我絹令斷之各分於市者有挾

遣人密察之二人遂爭一稱之各分於市者有挾

出先符融堅之弟也封平陽公善斷獄時長安市人各

賢傳走先者得之盜而趙綽隋書趙綽河東人性質直高

者遲因擒伏其罪盜而趙綽隋書趙綽河東人性質直高

辛稟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刑部侍郎

自惜也命左右將綽斬之怒謂綽曰卿惜辛稟而不可殺

辛稟遂釋之明日謝綽勞勉者久之賜物三百段張

審通隋大業元年兖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

君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慎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使
 者遂封慎兩大布囊內慎囊中負之出郭致于路左波水
 調泥傾囊出之挾其泥賜青衫魚鬚笏豹皮靴取榻令
 到遂傾囊出之挾其泥賜青衫魚鬚笏豹皮靴取榻令
 坐府君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請昨有福州令狐實等三
 十人置罪人程翥等一百二十人引例紛紜已具
 准令曹天曹等罪人程翥等一百二十人引例紛紜已具
 申天曹天曹等罪人程翥等一百二十人引例紛紜已具
 例君謂宜如何慎惟輕亦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復引
 審通辭君語補其左曹錄事仍賜耳君當以判狀申君曰
 頃至府辭即補其左曹錄事仍賜耳君當以判狀申君曰
 善為我辭即補其左曹錄事仍賜耳君當以判狀申君曰
 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畫一苟
 從恩貸是啟竅門令狐實前議減刑已同私請程翥等
 後伸薄訴且異罪疑偷開遞減之科實失至公之論請
 依前付無間獄符來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
 但令遵守周禮八章昭然有不可化匱中釋冲符亦
 日无親不親是典章昭然有不可化匱中釋冲符亦
 不能底三等之親仍敢違須有微謫府君可罰不衣
 絮六甲子餘依前處分者肉塞卻一耳遂无所問
 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卻一耳遂无所問

頁兌四

四

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則甘再罰君曰君爲我去
 罪即更與君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眞太古
 使有親何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
 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
 之心生仲尼觀敢沃心之藥庶其闕實用得平均之
 請寬逆耳之辜敢沃心之藥庶其闕實用得平均之
 狐實等並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者黃衣人又持往
 須臾復有天命符來曰再省來狀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
 天副正使令狐實程翥等並依正法處置府君悅即謂
 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
 小兒擘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二
 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審通賢以上成我美然不與君
 君壽當復以周慎曰甚賴君審通賢以上成我美然不與君
 家使者復以周慎曰甚賴君審通賢以上成我美然不與君
 妻曰君亡精魄已十餘日矣慎果至家寫出顧問妻歸
 通數日額癢踴出一耳通前日矣慎果至家寫出顧問妻歸
 天上有九頭蟲冠上有三張九齡唐開元中張九齡笑曰
 耳秀有才亦號雞冠秀才三張九齡唐開元中張九齡笑曰
 察每有公事赴木司行勘胥吏未敢誅劾先取則於九
 齡九齡引囚於前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
 罪時人謂之張釋之前漢張釋之南陽人帝時爲廷
 張公口案之尉頌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

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
 來聞蹕當罰金上怒曰此親驚吾馬賴馬和柔令
 人犯蹕不毀傷我乎何乃當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馬固不毀傷我乎何乃當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
 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
 天使使誅之則已今以下廷尉安所措手足唯陛下
 則天久曰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當棄市上怒曰
 上良久曰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當棄市上怒曰
 之盜先帝器宗廟屬廷尉者欲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乃盜先帝器宗廟屬廷尉者欲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
 也今盜宗廟器而欲族之如有萬一假令愚民取長
 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法文李惠為長安守廳事有
 帝與太后言乃許廷尉文李惠為長安守廳事有
 巢雙燕爭巢者累日惠令人捕獲試命綱紀吏斷之
 並辭不能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
 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
 彼去者經痛无固心羣下伏其深察

贊曰 片言折獄 古人所難 彛儀是守

令典不刊 狙獪巧偽 心欺面謾

求情覈實 在乎法官 察言觀色

灼然肺肝 神明之政 物莫欺焉

清吏篇第二十一

子產 姓公孫名喬鄭大夫相鄭國路不劉琨 留字桓公陳

帝時初為江陵令有火災叩頭向火即返風滅火後為

弘農太守暴虎負子渡江而去後為侍中帝問曰卿為

江陵令反風火滅為弘農太守暴虎渡河德政之所及

也琨曰偶然爾左右笑其訥帝曰此長者之言命書於

策後漢侯霸 字君房為臨淮郡守罷郡之日孟康 字公

平人也魏初為京兆太守嘗夏出行郡內勸課農 黃霸

桑康母乃自鎌刈芻飼馬不欲煩於人魏時人也 黃霸

為穎川太守仁風大行部內肅清德感上天嘉禾生於

野鳳皇集境內宣帝美之賜金四十斤前漢人出漢書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漢明帝時為中牟令天下大

捕取此維小兒曰雉方將雛不忍害也掾於是遂與恭

說曰我是司徒使故來察君治迹耳君能禳災一異仁
 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久留徒擾賢者遂辭而
 去後徵為司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為漁陽令每至歲臘
 徒出後漢書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為漁陽令每至歲臘
 仁德應期而來有囚歸家得疾家人載來詣獄劉寬字
 死延遂殯於門外延遷太守後漢書吳隱之字處
 饒弘農華陰人為南陽太守後漢書吳隱之字處
 蒲鞭示恥不加楚毒寬後遷太守吳隱之字處
 陽人晉安帝時為廷尉刺史行經五嶺南有一水名貪
 泉飲此水者令廉者貪隱之至水令人取而飲之乃為
 詩曰嶺南有一水世名貪泉深謝方明時為臨內令每
 試令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謝方明時為臨內令每
 至歲節放囚而歸勉時而來為王敦刺史將代更造
 舍宇牀帳宛鄧攸為吳郡太守在政有思惠罷郡之日
 然擬待後人鄧攸為吳郡太守在政有思惠罷郡之日
 而劉陶字子愜然不樂思劉君何時更來臨下民張堪南
 送劉陶字子愜然不樂思劉君何時更來臨下民張堪南
 人為漁陽太守有惠政人歌曰桑無附枝廉範字叔度
 麥秀兩歧張君為政不可及之後漢書廉範字叔度
 為蜀郡太守以前任中多失火乃禁人夜作百姓貧困
 範至令百姓姓財水火任日夜作人皆殷富民歌曰廉

頁記可

六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
 昔無一繻今有五袴後漢人
 民歌曰天下大亂市為墟父
 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安堵
 歎曰恨不取少青土用陸納
 以封書魏文帝時人也
 至云兄遭事納便於此引船
 還都竟不遇郡一無所取而
 一船而歸故曰東南文美唯
 庶子聞之使人往看唯竹筍
 領乃用瑤為昭信中人郎時
 守清直資裝不令人知也
 載黃土積重人示之見土也
 牛歲餘生一犢乃去任楊震
 留之曰是爾土所生無人知
 舉夜懷金上震曰無知遂受
 地知子知饋我知何謂之他
 太守主簿饋魚續懸之絕其
 饋送出懸魚示之以絕其意
 其人曰時人以為寶故受之
 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受之
 則俱喪其寶田國讓田豫

字國讓為并州刺史清約劉寵續漢書劉寵字興祖為
儉素所得賞賜皆散將士各年八十九人持百錢以贖
去任至若耶谿五六父老而去人呼為一錢太守其清
寵寵選一大錢餘悉還之而去人呼為一錢太守其清
如霍去病漢書霍去病辭曰匈奴未滅臣何以家為上益愛
此霍去病漢書霍去病辭曰匈奴未滅臣何以家為上益愛
之李詢東觀漢記李詢為兖州刺史清約率下所范丹
後漢范丹字史雲為萊蕪令清貧時人為之胡威晉陽
語曰甌中生塵范史雲為萊蕪令清貧時人為之胡威晉陽
威字伯虎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兆往省父乃自驅
驢臨辭質賜縑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縑父曰
是吾俸祿之餘武帝嘗問威曰卿清何如卿
父威曰不如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贊曰 敕官居位 祿以代耕 衣食麤給

復何所營 是以君子 務其廉平

如玉之潔 如冰之清 守正不撓

自公生明 芬芳千古 夷齊抗衡

酷吏篇第二十二

嚴延年東海人漢武帝時為廷尉峻刑酷法殺人無數

就延年見其酷虐遂即歸不經月延年應閔太守廣漢

為枉法殺人帝誅之載喪歸家母竟不哭喧喧劉穎南

道而貧常令吏下村覓錢民歌曰狗吠何喧喧太守南

有吏到門前被衣出門視使云須要錢漢人劉穎南

陽太守無賴少恩有題其門曰有王吉陳留人為沛國

三不肯不肖死不肯去不肯遷王吉太守每殺囚磔

曝其屍夏日腐爛即以繩連其骨責載徧示安州從

一郡四年內枉殺萬人漢桓帝時人出漢書安州從

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為倉曹掾太守成公浮

受賊穢揚州刺史歐陽澡造安詣郡檢治拷覆取實安

至收就拷加五毒乃以針刺就十指甲使抱土又燒

鐵令赤使挾之肘內焦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无

款狀安乃覆就於船下而燒馬糞於船兩頭熏之火滅

謂就已死乃撥視之就乃張目謂主者曰何不益糞

添火而使絕也主者謂安聞荀晞字道將河內

之引就共坐談論遂解其事漢時人荀晞溫縣人也為

兖州刺史晞弟犯事乃殺之舉聲大哭曰殺汝謝詢為

者兖州刺史哭汝者荀道將事出于晉書中謝詢為

縣令治政无狀百姓所惡人願遷代終不能去乃歌曰
藜藜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何不來謝令推不去鄧
侯晉人甯誠史記甯誠為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寧逢
善為政乳虎无見甯誠一怒誠又禍急人憚之

贊曰 嗚呼暴虐 夫何不仁 割制民命

羅罔羣倫 抽腸抉目 擢髮刳身

陷害必信 公方莫伸 熏船炙豨

釘模蠶益 好還斯報 宜觀俊臣

聰慧篇第二十三

小兒世說元子出遊路見兩小兒相詰難其一先曰我
謂日之初出也遠及其中也遠其一日我謂

日之初出也遠及其中也遠其一日我謂

熱而遠者涼乎其一日殆非也日之初出也遠其一日我謂

能分於是問於孔子多知乎張安世杜陵人少而聰敏
能答小兒曰孰謂子多知乎

三篋安世嘗誦其文心猶強記遂暗寫其王充會稽上

書後得真本比較无錯封富春侯前漢人一見而誦班固

虞人通百無書嘗游洛陽市問所賣書至侍中

之孟堅扶風人年九歲能屬文長通五經兼蔡琰字文

諸子百家撰漢書仕至大中大夫出前漢

留人爲漢中郎將蔡邕之女也年九歲邕夜鼓琴絕絃

女曰第二絃也邕復故絕一絃問琰曰第四絃也邕

律識南風不競一絃之音何足異之後漢末人事出蔡

邕之本晉明帝來元帝因問長安消息便問明帝曰長

傳也近日常安來不聞從日邊來元帝異之知會羣臣復

安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元帝異之知會羣臣復

問之答曰日近元帝責之何得不應奉字世叔河南穎

同昨答曰日近元帝責之何得不應奉字世叔河南穎

曰可因而誦之不失一物蓋本局為之與人圍棋局畢一為
 覆之初仕者不信乃以物蓋本局為之與人圍棋局畢一為
 魏初仕者不信乃以物蓋本局為之與人圍棋局畢一為
 傳事出魏略楊修至汝南讀之不解其義乃問脩曰解否
 緇幼婦始得乃解曰卿若解之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
 脩曰臣略少解曰卿若解之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
 里魏主始得乃解曰卿若解之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
 幼婦少女乃妙字外孫女子黃絹色絲色絕字
 辛辭字魏主少女乃妙字外孫女子黃絹色絲色絕字
 有智無智校三大笑卿意如朕意黃琬字孝珍江夏安陸
 師不知太守上表詰問所蝕多少左右莫對黃琬曰此年六
 歲在側對曰日蝕之餘如月之初以其言答帝得此知
 名仕至太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
 尉出前漢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與太原郭林宗游
 稚乃問其故宗曰為宅之法如口中有木困字
 不祥也是以去之難宗曰為宅之法如口中有木困字
 有對四豈可居之宗默然楊氏子劉劭幼童傳楊氏
 聰慧孔君時一歲漢時人楊氏子劉劭幼童傳楊氏
 梅君平指以示之曰此君家果也兒應聲即答之曰未
 聞孔雀是夏侯榮幼童傳夏侯榮沛國人幼聰慧十歲
 夫子家禽夏侯榮幼童傳夏侯榮沛國人幼聰慧十歲

頁
四

九

譚吳郡人才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赤烏中代
恪為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下吏以此東方朔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劍十六學書
服之吳志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年十三學詩
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戰之具鉦鼓
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

贊曰 賢智慧敏 性難與齊 賦之于天

解紛稽疑 甘羅任相 項託稱師

秦唯樗里 虞其里奚 指麀巧辯

稱象權宜 守株求劍 吁嗟可嗤

恭敬篇第二十四

陳瑞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謙恭敬讓行惟謹
之抗禮若疾不能答 遠瑗孟儀同載衛靈公時遵伯玉
則輒撫頰以謝之 遠瑗為人恭儉無聲公謂夫人曰伯
必下車公嘗與夫人曰必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伯
車謂誰夫人曰必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伯

王衛之為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車當闕无聲
 是下門也非遽伯玉誰能牆行而不廢禮公使人問果
 是伯韓卓聞好導人卓敦厚純固蒸而多愛博學洽龐
 玉襄陽耆舊傳龐公躬耕妻不懈山濤魏國統山濤字
 公待如賓休息則正中端坐不懈山濤巨源少有大量
 在總角之中耆老茅容後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
 宗長見之皆斂衽相對容獨張載字子厚博學厚重循
 於樹下眾皆箕踞相對容獨張載字子厚博學厚重循
 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張載字子厚博學厚重循
 或問曰君子尚質合於禮可也必貌恭否載舉論語
 子游問孝子曰今日之孝者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有事上曰敬子於禮遠恥辱也子謂
 產其行己也恭其事也敬子於禮遠恥辱也子謂
 明恥之正亦恥之也恭其事也敬子於禮遠恥辱也子謂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勞仲弓問足恭左
 弟我獨无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曰
 人哉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曰色思温貌思
 恭子曰恭則不侮夫子曰居處莫敢不敬子曰色思温貌思
 棄也此論語所錄又曰非淺見所知也敬聞教矣顏其
 恭敬其可廢歟或又曰非淺見所知也敬聞教矣顏其

頁見四

十

唐史補遺顏琪字君玉好學厚體貌矜莊每讀書必
 具冠裳欲稍憩則必掩書方解衣亦未嘗偃仰所親或
 諫之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非處一室友人山陽王逸訪
 事敬聖人之戒其可忽諸顧凝為人謹愿居鄉黨未嘗
 與人忤非寢處不釋冠帶嘗處一室友人山陽王逸訪
 之見其門掩以為晝寢恐驚其睡躡足自牕隙窺之則
 見清卿於室之中瞑目端坐正襟危坐左琳為昭化令縣
 然逸笑曰所謂君子不欺暗室者也左琳為昭化令縣
 灑江當驛路之衝橫江有浮橋壞則計其工役之大小
 調橋閭鋪兵不足則補之以民夫時橋為水所斷發兵
 民修護雖有專其職者以役大司徒使指使之未嘗不
 之琳每晨往役所自董役者及卒徒指使之未嘗不
 禮至於役終未嘗解冠帶臨事皆自稱其名佐貳或勸
 之琳曰聖人有云使民如承大祭安有大祭而不具衣
 邪冠者

贊曰 禮之大綱 不離恭敬 肅以衛身

莊以臨敬 出則謹嚴 處則安靜

毋怠毋荒 必中必正 臨深履薄

維德是競
傲慢弗虔
聖賢所病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四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五

平陽王朋壽編

機巧篇第二十五

葛由

蜀用人能刻木作羊走一二里騎羊王恭亦能刻

能飛與公輸班解飛能造旃車左轂致確右轂致磴行

相類六國時人解飛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石虎驚每

出將此車隨從又造鳳陽門門成忽有一兜率天人下

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在此造門門畢還上天須

與因斫木斧腕傷額而死鳳陽乃謂馬鈞字德衡扶風

天上時有鳳陽門也出石虎鄴中記馬鈞字德衡扶風

舞開閉門戶春磨米麥與人無異明帝時官至侍中

田夫刻木作小麥糶者無疑偃師周穆王時人縛草作

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武侯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

其美注云連弩謂之元成一弩十矢俱發木牛載多而

頁兒云

嘉業堂校刊

斛三斗用以運史記魯般人般名多巧思子貢

世說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瓮負水以灌園子貢謂之

日不亦勞乎何不植木橫木其端使之前重後輕以汲

水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也鹿皮翁列仙傳鹿皮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

能至皮翁白府尹講木工斧斤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成

上其巔作茅舍因止泉旁

贊曰 純朴既散 從生巧機 權移造化

工造玄微 水分晷刻 銅懸渾儀

養生耒耜 固國城池 洪纖應物

用捨因時 木偶嬉戲 卑哉偃師

辯捷篇第二十六

王孫滿左傳楚子至維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蔡澤秦紀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注王孫滿周大夫蔡澤燕人
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蔡澤天俊魁顏所
以來者欲代應侯相秦耳澤見應侯曰子嘗宣言
於人欲代吾相秦有說乎對曰然應侯請聞其說澤曰君
何見之晚矣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方來者進君祿位貴
矣私臣之富皆極矣不陳登魏志呂布因陳登而求
將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陳登魏志呂布因陳登而求
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
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掣去布乃解
陸士龍世說荀鳴鶴陸士龍二未相識因會張茂先
語陸舉首曰雲閒陸士龍荀答曰二賢相見何可作常
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公曰荀鶴陸曰
日本謂雲龍騃今乃山鹿野麋晏子為齊大夫景公
獸弱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其辯捷故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過王佯問之此何
罪人左右答曰此齊人也今之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
善盜耶晏子答曰臣聞江南種橘江北為枳土地使然
也此人在齊不為盜來楚為盜此土地使然也楚王慙
而張重月朝於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
退

重曰日南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雁門
 之郡不見壘雁為門金城之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
 郡不見中而居東海之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
 居日南之郡是向西南看日帝卿何小哉答曰昔子奇
 十六為河東太守甘羅十二為秦相陸
 下豈量骨肉哉善之後漢時人陸
 為冀州刺史舉秀才珍時年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
 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幼未合此舉珍曰昔項託八歲
 為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君與崔杼近遠
 珍曰如公與陳恆相似崔杼殺齊莊公陳恆殺齊簡公
 諸葛恪字元遜琅邪人也事吳太子戲恪曰吾欲使卿富以
 潤屋臣修己而已非敢自娛太子問其故曰所欲使卿富以
 馬糞恪曰臣願太子食雞卵太子問其故曰所欲使卿富以
 道孔融字文舉孔子七世孫也漢桓帝時潁川李膺為
 也孔融字文舉孔子七世孫也漢桓帝時潁川李膺為
 不得輒通融年十二乃造膺門告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
 通家子孫守門者告膺呼融問卿與吾有何通故融
 對曰臣先孔子與公先代李老君同德比義則融與公
 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融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
 膺曰教卿為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吾將近老
 君為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近老

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未死膺問之故答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時了
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座中有大夫陳煒曰小時了
融後仕至太中融謂煒曰觀君小時定當了了煒甚踧踏
大孝君思忠劉道真沛國一人思何所思答曰臣在家
文王大喜悅蜀志劉道真沛國一人思何所思答曰臣在家
日婦女何不調機治杼而傍河因田頭共人對食有一
不跨馬揮鞭而傍河牽船真又因田頭共人對食有一
婦人著青衣攜二子行過真曰青才悖齊國人對食有一
羊將雙于婦人曰兩豬共一槽才悖齊國人對食有一
饗之於梧宮楚使曰大哉梧宮乎齊王曰大海之魚必
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至何怪焉使曰昔燕來攻齊
飲馬於淄澠定樵於琅琊王太后逃于城陽之山敢
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先生曰
臣不如此才悖悖至乃問楚使曰使者欲知植梧之始乎
昔楚平王无道枉誅伍員奔吳用爲丞相與
師伐楚昭王懼出奔隨國子胥掘平王之墓鞭平王
屍當此之時齊植梧之始年齊楚二國由此構怨舉兵
相伐蓋此之時齊植梧之始年齊楚二國由此構怨舉兵
六國時人出說苑由邊韶字孝先陳留人爲博士常書

便便懶讀書晝日眠詔乃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
 便五經笥懶讀書思經事夢與周公通性寐與孔子同
 意率爾而對郭準字伯齊太原使慶賀準於塗山扶風後至使
 後漢人也郭準位太原遣使慶賀準於塗山扶風後至使
 後至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扶風後至使
 被誅今普天慶賀而卿最遲何也準對曰臣聞堯舜為
 政先教導化民以德夏后為政衰始用刑今臣幸逢唐
 堯虞舜之世自知免於扶風之誅文帝大悅拜準為冀
 州刺史封射伊籍字機伯山陽高平人也蜀主劉備使
 亭侯出魏志籍始見權權即曰卿事無道之君乃勞乎
 逆折其詞籍始見權權即曰卿事無道之君乃勞乎
 籍即應聲而對曰臣始拜一起未為勞也出蜀志張
 裔送吳君嗣蜀主劉備時為益州太守郡人雍閭反縛裔
 之女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得貴乎裔對曰蜀卓氏
 卓氏之猶賢於買臣之妻權有慚色出蜀志秦宓志
 秦宓字子整縣竹人孫權使張溫聘蜀因問宓曰天有
 頭乎曰有在何方曰在西方詩云難若無足何以步之
 溫曰有足乎宓曰有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又曰天
 溫曰有耳乎宓曰有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又曰天
 處高而聽卑若无耳何以聽之曰天有大敬伏之諸葛恪
 有姓劉其子姓劉父子豈異姓乎溫大敬伏之諸葛恪

字元遜琅琊人吳主孫權時為郎中蜀遣費禕聘吳
 大會羣臣皆知禕至乃勅羣臣曰蜀使至卿等勿起乃引
 禕入臣等皆不起食啖如故吳主一人為輟食禕朝曰
 鳳皇來梧桐以待鳳皇是何燕雀復食如故恪乃應聲答
 曰爰植梧桐以彈射勿使還鄉恪父瑾為豫州刺史
 自稱來翔何小兒頗解清談即至臺可與共語別駕安瑾
 乃謂別駕曰恪因呼咄咄君未聞兵亂恪曰豫州亂矣何咄
 張昭在座見恪因呼咄咄君未聞兵亂恪曰豫州亂矣何咄
 咄之矣別駕曰君明凶亦有丹朱之患昭無以應事出
 四凶在下別駕曰君明凶亦有丹朱之患昭無以應事出
 世荀爽二世說荀爽字鳴鶴陸士龍吳主孫皓鍾之立孫
 說荀爽二世說荀爽字鳴鶴陸士龍吳主孫皓鍾之立孫
 也晉伐孫皓皓降晉武帝問皓曰朕聞吳人好作汝語卿
 會羣臣時皓在座武帝問皓曰朕聞吳人好作汝語卿
 試為之皓應聲曰因勸帝酒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陳琳
 作臣國汝國春座眾皆失色帝悔不及出語林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也初事袁紹紹敗後琳乃歸操操謂琳曰卿
 輔漢帝使琳作檄操後紹敗後琳乃歸操操謂琳曰卿
 往日為袁紹作檄操後紹敗後琳乃歸操操謂琳曰卿
 琳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善其捷釋之後漢人由余
 西戎入使於秦秦穆公以甘泉誇之間由余曰子國有
 此宮室乎由余答曰臣國宮殿士階三尺茆不翦寡

頁記

四

君猶以作之者勞居之魏武曹操起銅雀臺新成悉令

者逸豈有此宮室乎諸子作此臺賦第二

今富貴之際不學文章豈是人乎彪對曰大丈夫當執

兵為將滅賊以取功名何能區區為博士謝安為太傅

乎魏武賞之拜彪為驃騎將軍事出魏志謝安為太傅

因集諸子弟講書俄而雪中太傅欣然曰白雪紛紛何

所似猶子朗對曰散鹽空中乍可擬安女道蘊曰未若

柳絮因風桓立字信迺沛國龍亢人也晉時為部公與

起出世說桓立荆州刺史殷仲堪語次一人遂相為嘲

立曰火燎平原無遺燎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次復危

言立曰矛頭淅米劍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

贊曰 子貢之辯 出乎聖門 轍環數國

口無擇言 傾僉邪佞 田慎儀秦

喪人之國 刀鋸其身 究觀其弊

本乎不仁 辟乎楊墨 孟軻之倫

隱逸篇第二十七

老子史記老子見周之衰乃去至函谷關令尹喜曰

去後莫知其終而荷蓀丈人論語齊人饋女樂季桓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拱而立止曰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明且日孔子稚

齊春秋鳴蛙王晏鳴鼓吹候之羣蛙適鳴晏曰此蛙殊

聒人德璋曰我聽孫登窟而居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

君自覆好讀易阮籍詣之聞嘯聲響振山谷謂嵇康曰

子今才多寡難而全其曜人用才以識其所保其年

云人於今之代矣董京髮而吟常宿自村中答孫楚詩

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以屈生閒話其泥若汗

下園

頁記

五

贊



類記王

方術篇第二十八

王仲都漢中人也漢元帝時好方術徵仲都著單衣乘駿馬
 東游昆明池從者狐裘患寒不立仲都無寒色帝留仲
 都至夏坐明都於日中面前置火全不言熱事出王充
 論甯封子黃帝時為洲圖遂得史仙傳葛山翁名玄字公
 衡甯封子能出五色煙專具神仙傳葛山翁名玄字公
 冬月坐時天寒與公日居貧无炭火今請與子致一火於
 是四顧嘯呼須臾火滿屋眾人皆熱公又會稽比邪
 螻與真蜂不殊收蜂入口還成白餅公後隱會稽比邪
 山憑几學仙數十年乃棄几乘雲而去化為白鹿三足
 合郡人多蒯子薰不知何許人漢末隱安帝駕入市投
 見後漢人蒯子薰不知何許人漢末隱安帝駕入市投
 口出主人見之乃白薰薰曰无驢忽死時夏月蛆從驢
 遂往驢邊舉杖驢走起後漢人郭璞字景純嘗欲得他
 作數百鬼圍婢家主人大怖乃問璞璞曰汝家婢不得乃
 災可於三十里外賤賣之鬼應去矣婢主依其言貨之
 璞買得之單道開燉煌人日行七百里鄴中佛圖澄見
 鬼怪遂滅單道開燉煌人日行七百里鄴中佛圖澄見

亡若去當有大亂後南度王嘉字子年隴西人姚萇與
 果鄴中大亂如澄之言也王嘉登相持問嘉曰吾得
 殺苻登否曰略得之萇怒斬之及萇死子字略果
 殺苻登嘉死後又有於隴上見之先時釋道安謂嘉曰
 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先行吾負債未果沙門涉
 去俄而釋公道亡而嘉被戮而亡所謂負債未果沙門涉
 西域人符堅時大旱使涉請鳩摩羅什天竺人其母是
 雨俄時龜下鉢中天大雨也鳩摩羅什龜茲國王妹什
 在母胎惠解倍常及年七歲出家受經日誦千偈又著
 實相論二卷姚萇迎入西明閣道遙園與謂什曰何可
 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遍令受之乃則立解舍諸
 僧多倣之什乃取針盈鉢引諸僧曰若能效此乃可蓄
 室因進針與常食之別諸僧慚服乃止林度正尼在
 鼓城聞什在長安曰吾與此子戲三百人從何來持一
 外國法焚屍薪滅沙門曇霍錫杖令人跪曰此杖若能
 形辟唯舌不爛
 以得道可

贊曰

技術之藝

古亦多方

令威獨鶴

左慈羣羊

咒詛之妙

藥石之良

竹龍奮舉 紙月騰光 枕中宦學

空外霓裳 一時遊戲 萬古名揚

相徵篇第二十九

王珪唐書王珪始隱居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
 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曰二客司馬懿三國志略司馬
 公輔才也而與之游兒貴必矣司馬懿字仲達少有
 奇才仕魏曹操聞其有狼顧相使桓溫晉桓溫初生時
 前行令反顧面正後而身不動桓溫父彝與溫嶠友
 善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試越椒左傳楚子馬曰必殺
 觀其嘒温嘒嶠曰真英物也越椒子越椒子文曰必殺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也蔡澤史記蔡澤舉人于諸侯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不相者殆從唐舉相舉視之
 曰先生昌鼻巨肩吾聞所不相者舉曰從今以往四十
 己曰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從今以往四十
 三年澤笑謝而去謂其僕曰周亞夫世家周亞夫封條
 躍馬食肉四十三年足矣周亞夫初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侯為將相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何說侯乎既已侯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

其口曰有從理入尉繚人蜂準長目鳥膺豺聲少恩而

虎狼心君約易得志亦輕叔向晉大夫向至周見靈王

食人不可與久游乃亡去復人間後乃入嵩山經十年

法與世殊類卻後三年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時果

太子見桓曰語我家人七月七日諸侯並起為逆與高祖

乘白鶴往嶺舉許負相薄姬為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為

手謝時人而去許負相薄姬為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為

睢亭單文呂公字單文漢高祖未遇時呂公見之曰君

侯龍泉漢桓帝時京師豪貴一女願為箕帚之妾高祖遂

納龍泉郡守皆自龍泉相之喬玄字翁相梁郡睢陽人

亂安民之主呂后微時共惠帝在田有一老人行過見

謂后曰夫貴由此兒老曰夫去後一里餘后以言告高
祖高祖逐而問之老父曰向者見夫老之子貴者皆由
君起君之相不可言也高祖曰誠如父老之言不敢許
忘德高祖定天下及惠帝呂后悉如老父之言耳許
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善知人之鑒曹操未貴時邵
邵相曰清平之姦賊亂起之英雄操大笑然其言邵
竟不仕避亂江左朱違沛國善相人貴賤卑壽長短
卒於豫章後漢人朱違無不效驗文帝使違平相已年

命長短違曰陛下三十九當有厄若過此厄年壽大
長後文帝至三十九遇疾而崩文帝將出外御馬脫始
以裁備違曰此馬須與當死及欲上馬馬惡帝衣張裕
香齧帝膝帝怒遂刺殺其馬皆如違之言出魏志張裕
蜀郡人曉明相術每照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於地
後在蜀與先主劉備坐為言語不遜遂斬之出蜀志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少時在路見一跳足小兒遂下馬
爾手中於是別十餘年仕晉中書侍郎璞曰吾命當在
王敦誅璞璞死之日乃是昔與袍小兒行刑也唐舉
有蔡澤魏人也請舉相謂澤曰有相分
於是入秦乃代張祿為丞相六國時人

贊曰 道之與貌 天之與形 濶龐重厚

壽考康寧 龍顏隆準 日角天庭

見于神彩 貴不可名 豺聲蜂目

禍患相仍 苟能擇術 相非所徵

仁友篇第三十

柳宗元

唐書柳宗元與劉禹錫坐交王伍事宗元貶知

播遠非所以便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管仲字夷吾

柳易播會大臣有言於上禹錫得內遷以於分財常與叔

也少與鮑叔牙為友二人行賈南陽至於子糾公牙小

牙多自取少後俱仕齊獻公生襄公仲糾公牙小

白糾即魯之外甥小白即莒之外甥管仲傅子糾叔牙

傅小白兄襄公卒二弟爭位遂使交戰管仲射小白中鉤

小白佯死叔牙齧指取血以塗小白鉤帶子糾謂小白

已死便還魯欲擇吉日而齊宮人遂奏小白先為齊

君是為桓公魯人懼齊殺子糾囚管仲桓公曰寡人甘

心焉叔牙謂桓公曰若欲治國可任高偃臣等足矣若

欲服天下非夷吾不可桓公遂迎夷吾入齊官以上卿

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夷吾之功也出史記

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梁

桃遂併糧與角哀桃乃入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

為上卿然後收葬伯桃伯桃墓迫荆軻將軍墓角哀夜

夢見伯桃告之曰我日夜為荆將軍所伐子可救我不

援吾必為荆將軍所虜羊角哀驚覺流涕遂從楚王請

兵鳴鼓奮劍往擊荆將軍墓未知勝負蘇秦少洛陽人

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出列士傳負蘇秦少與魏人也

張儀為友蘇秦遊說六國合從以蘇秦為相張儀為仕
 楚王亡珠玉謂儀所盜榜拷二白放儀遂歸時蘇秦在
 趙為相張儀至趙聞秦為相使入白秦以檄止之令儀
 於城東門外坐以破馬韉上進麤食張儀乃憤西上秦
 國蘇秦令舍人密齎金於路與儀作路資不令儀知儀
 至秦王聞儀到用為客卿秦昭王善儀之說又拜儀為丞
 相齎金者乃見張儀曰舍人是蘇秦使者密遣將金與
 乃徑路今既達矣請辭而去張儀仰天歎曰馬韉少與
 蘇秦六國時人出戰國策王陽貢禹為友陽入仕貢聞
 之彈冠待之遂薦貢禹成帝之後召陽入仕貢聞
 太中大夫世稱王陽入仕禹成帝之後召陽入仕貢聞
 君東海蘭陵人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人稱雷義字仲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二人並至二千石前漢人稱雷義字
 公豫章人與汝南陳重為友時人為之語曰膠趙歧字
 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二人俱至郡守漢人街為京兆
 卿京兆長陵人仕郡為功曹中常侍唐衡弟街為京兆
 都尉岐為功曹每侵之街常懷怏怏唐衡聞之遂奏漢
 靈帝靈帝遷衡為京兆太守衡遂收岐家屬將託以重
 罪誅之岐亡走更姓至青州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重
 賓石乘獨車遊於市中遙見岐呼至與語岐懼是衡親
 屬惶恐色變孫嵩因謂岐曰視子之兒非賣餅也見問

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石也闔門
百口能令於君歧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歧上車同歸
嵩白母曰今得死友將歧上堂拜母訖然後置於覆壁
中密自供給二年唐衡被誅諸唐悉皆破滅歧遂得出
至洛陽朝廷舉歧詔拜太僕歧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
名仕至豫州刺史岐卒嵩為行朋友之服焉後漢末時
魏書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潁川荀彧未冠時
新野里客備為卒或時出見嵩下駕執手曰昔與子搖
扇俱遊太學今子為卒吾亦痛哉或命代嵩嵩以備夫
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華歆與管寧邴原為友
累請辭不赴後漢時人出語亂原寧二人避地遼東歆
為頭寧為尾原為足漢末遭亂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
為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為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
于原原竟不往嵇康字叔夜護國人康與東平呂安為
也而卒出世說

贊曰

古人尚友

擇斯以仁

濟其患難

推以恩親

推惠貴普

博施惟均

分衣推食 託孤撫貧 愛同血屬

義等天倫 堂堂張也 尙媿斯人

友人篇第三十一

范式字巨卿山國與汝南張元伯為友元伯病中
 後葬我語訖便死其夜巨卿夢元伯告曰吾已某日死
 某日葬子幸臨我巨卿遂著素衣乘白馬往赴之元伯
 靈柩至葬日家人舁之不動其母曰當有所待須與遙
 見一人素衣乘白馬行哭而來執紼引柩葬畢而回後
 漢王濟字武子太原人與同郡孫子荆為友武子病卒
 人作驢鳴乃發聲賓客皆笑子荆怒曰諸君不死吳祐
 令我武子死賓客又笑須臾之間或哭或笑焉吳祐
 吳祐字季英後漢陳留人太守冷宏召補文學見而異
 之擢舉孝廉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
 為祐賃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閒祐服客傭
 後為州問國自免歸隱居不仕灌園蔬以為業貢禹前
 王吉字子陽與貢禹彈冠言周瑜以舍孫策與之為友
 其取舍同也彈冠入仕也周瑜以舍孫策與之為友

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時人皆羨慕之

贊曰 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 道以相傳

義以相授 戒夫鄙薄 取夫濃厚

玉尙琢磨 金資鑄鏤 經理誦說

文詞研究 性習相成 共期不朽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五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六

平陽王朋壽編

貞潔篇第三十二

賢女篇第三十三

篇首

漆室女

漆室之女魯國人過時未嫁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非也我憂魯國君老

而太子幼也婦曰乃大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客舍子客馬逸踐子葵使子終歲不飽葵鄰女奔水兄追之逢水溺死使父子終身无兄子聞河潤九里淫加三百步今魯國有患父子君臣被辱婦人可獨安何所避之

贊曰

賢婦懿恭

謹身執禮

孝養舅姑

調和妯娌

截髮待賓

斷機教子

酒食具供

非儀曷以

宗族稱揚

鄉閭贊美

彤管爲書

增光女史

女禍篇第三十四

驪姬史記晉世家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速祭
 于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二
 日公還幸人上胙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來遠宜試
 之祭地墳與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死姬泣曰太子
 何忍也其父而欲弑而代之況他人乎太子聞之奔新
 城公誅其傅杜原款或曰爲此藥驪姬也何不自明太
 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或曰可奔太子
 曰被此惡名殺人崔杼齊史崔杼生子成及疆其母死取
 誰內我遂自殺崔杼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
 无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
 子成疆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助成疆
 殺无咎及偃於是崔杼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
 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攻
 崔氏殺成偃盡滅崔氏陳靈公陳世家靈公與大
 婦自殺成偃无歸亦自殺陳靈公夫孔寧儀行父通
 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是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
 靈公以告二子戲於是泄冶治公弗禁遂殺泄治靈公
 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
 公徵舒怒罷酒伏弩射殺靈公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

也石崇晉石崇愛妾名綠珠善吹笛孫秀使人索之崇

婢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受命取綠珠崇勃然

曰綠珠余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宜加

三思崇固不然使報曰秀勸趙王倫殺崇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汝得罪綠珠曰請先

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收崇詣東市歎曰奴唐

輩利余財行刑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之遂被誅

明皇命楊貴妃智算警敏迎意輒悟恩寵聲燄震天下雖

於詔救兄國忠為相領四十餘使處決樞務自任不疑

帝惑嗜慾不顧天下成敗安祿山反以國忠為名帝幸

蜀妃子縊于馬嵬國忠為亂兵所

殺爭噉其肉且盡諸子姊妹皆死

贊曰世衰道微重色輕德政移寵嬖

禍生肘腋始也專權終於亡國

冶容誨淫滅身殄族麗華玉樹

綠珠金谷以勵後人戒之毋忽

醫藥篇第三十五

桑田巫麥及麥熟王強令刈之令宰人作食未食腹脹

如廁遂於廁中而死扁鵲也初見齊桓公曰君有病公

不應後又見之曰公有病乃可治之公曰卿欲治无病

之入以公病在皮膚針灸所及再見公數日病發召越

曰初見公病在皮膚針灸所及再見公數日病發召越

所及今見公病入骨髓司命亦无所奈何後數日桓公

乃盧醫秦人也晉悼公遇疾因使人至秦求醫秦遣盧

醫至必傷我等一童子曰若居膏之上膏之下視病醫

及湯藥不下其那我何明日醫至悼公命視病醫曰病

在膏盲之上下針灸湯藥不及此病難治也悼公文摯

日此真良醫也遂厚禮遣之周靈王時人出史記文摯

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太子曰王病怒

即愈王若即殺臣奈何太子曰无慮我當救之文摯於

是稽首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解履而登牀帝大怒使左

右拖下殿令鑊煮之皇太后及太子叩頭請救王大怒遂

赦摯因此病愈六董奉官人也時交州刺史杜燮中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國時人出史記董奉藥而死奉以太一散和水沃燮

口中須臾乃甦變自說初死時有一專門直至一處內
燮於土窟中以土塞之俄頃聞太一使至追杜燮遂開
土窟杜燮得華佗字元化沛國譙郡人善養生之術廣
出後漢人華佗陵太守陳登患胃中煩滿面赤不食
使人請佗佗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蓋腥物所爲之乃
作湯令登服之遂吐三升許蟲盡頭赤半身猶是生
論醫之方技有曰家醫而卒魏初人魏志四家劉歆
後果發作時不在病發而卒魏初人魏志四家劉歆
論醫之方技有曰家醫而卒魏初人魏志四家劉歆
有方術家有房中家有醫經家郭玉後漢郭玉廣漢人
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脈法弟子程高尋求積王纂異苑
年翁乃授之玉師事高學方訣後爲太醫丞王纂宋元
嘉中有張氏女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女
遂自是昏亂如狂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召之纂候其夜
始下一鍼有一獼從郭太醫後漢太醫丞郭玉療貴人
女被下走出一遂愈郭太醫時或不驗帝問其故對曰
有四難爲自用不任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關羽蜀志關
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帝善之關羽羽常爲
流矢所中每陰雨所中臂輒痛使醫療之醫曰刮骨去
毒然後可時羽方與賓客飲燕使治之醫乃剖肉見骨
去其毒臂血流漓羽神華佗別傳河內太守劉勳女左
色不變飲啖談笑自若華佗脈裏瘡癢迎佗使治佗以

繩繫一犬於馬後足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郭玉廣
斷腸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口出而遂愈郭玉漢
人後漢帝時為侍郎為人善別脈知人生死帝令童男
衣女子之衣詐言其病使玉診脈曰此女雖言病據脈
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
常善之遷玉五官郎將

贊曰 人命所繫 醫明藥良 部分清濁

經絡陰陽 色脈難素 砭艾明堂

望氣識證 隨宜處方 縱臻神聖

不治膏肓 凡百君子 務先自防

卜筮篇第三十六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時為大中大夫時
取守宮出覆盆下令易博士射之皆莫能中朔

在側乃曰少讀周易請為陛下射之於是布卦於地朔

曰臣謂是龍又无角謂是蛇又有四腳謂是歧伯歧伯

善緣壁非是守宮即是蜥蜴帝善之賜朝帛二十疋時

有郭舍人曰朔偶中請陛下更取一物合於盆下令朔

再射若中榜臣一百朔若不中賜臣正帛帝令取桑中
寄生覆之令朔射之朔布卦說曰內為鱸乾外為寄生
盆下為襄戴帝大笑乃榜管輅清河太守徐季龍取十
郭舍人復賜朔帛漢人榜輅三種物合安篋中命輅
射之輅曰篋中者籍有十三種物一漳于智魏郡人
名之唯以梳為桃謂蠶為蝸也魏時人漳于智善卜筮
同郡人張本母遇重病乃命張本就智卜之布卦已謂
本曰君速歸家至南門外放聲大哭待家中老小出盡
即已一人不出勿止張本如其言還家至門大哭家人
聞聲驚怪大小出扶病母盡出其堂北間忽然崩本母
病乃愈鄒忌戰國策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鄒
晉時人鄒忌忌以告公孫開使人操十金於市詣卜
者曰我田忌人也吾嘗三戰三勝威震天下欲舉大事
亦吉否既而鄒忌使人捕卜者而驗其辭於王前田忌
遂出孔子家語孔子嘗自筮得賁愀然不悅弟子曰賁
奔賁非子貢之家語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至使弟子筮
火賁也子貢之得鼎皆言无下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
正色也子貢乘舟晉惠公左傳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
日无足者乘舟來晉惠公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來也子貢果來晉惠公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
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於秦女為宦女焉邾

文公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遂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嘗至郭恩家確上鳩鳴輅謂恩

小口傷亦無所苦明日果有親知老翁攜狗饋恩命

酒兼射雞為饌逆之箭射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无

所害又有先婦就輅卜曰君但只於路覓擔豬人乃

逐之行次豬忽脫繩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瓮其婦乃出

看豬遂

擒之

贊曰

卜以元龜

筮從著草

從違是占

吉凶隨兆

術既精研

應惟玄妙

有感必通

有祥必告

發乎誠心

合乎至道

過厯之期

德斯可造

占夢篇第三十七

黃帝

少時夢乘龍上天

晉侯

與楚戰夢楚王在上文公懼之以問左右

左右對曰楚王在上而伏向下君王在下仰面江淹文字
 于天將助矣君明日與楚戰楚必敗出左傳年又夢
 通少人一郭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今可還矣淹夢中
 還之自稱後文章曰堯少時夢天而踐之俄殷湯少
 退時人稱淹才盡矣帝堯而帝擊崩堯乃踐位殷湯時
 夢以手撥天而漢高祖後便說之高祖曰此吉夢也後
 王成王即王濬為巴郡太守夢梁上懸三刀復益一刀
 生帝也王濬惡之主簿解之曰三刀為州餘益一刀
 文君當為益州刺史符融妻被入殺以告融融問曰君有
 史後果然晉時人符融妻被入殺以告融融問曰君有
 夢否書生曰發日夜夢乘馬傍水行向北又向南一廂
 溼一廂乾又見天上一日水行向水行向北又向南一廂
 馬近水行馮字也又向南行走離離為中女又向北行
 北為坎馮字也又向南行走離離為中女又向北行
 上有坎馮字也又向南行走離離為中女又向北行
 邑有馮昌乎生是昌字必是馮昌殺汝妻融問曰同
 殺生馮昌乎生是昌字必是馮昌殺汝妻融問曰同
 妻昌乃伏罪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直曰桑者四
 然蜀龔遂字少卿山陽昌邑人也昌邑王即漢武帝李
 人龔遂字少卿山陽昌邑人也昌邑王即漢武帝李

即皇帝位而王无德信用諱王夢見青蠅蠅矢積毀

東西治王問龔遂曰詩云熒熒青蠅止于番愷悌君子

无信讒言而左右讒佞眾多陛下察之王不改楊雄子

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出前漢

雲蜀郡人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

臧出外以手取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前漢人所論

傅毅字武仲北海人漢明帝時為侍郎明帝夢金人身

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此必其神乎居過帝問羣臣傅毅

數日西國有胡僧獻經象而至後漢書郭賀字喬卿廣

蔡茂明帝時為廣漢太守召賀為主簿茂在郡夜夢見

殿上有一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

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

是台中之位得禾而失為乃得祿秩也居旬日茂被召

為司徒後漢程昱字仲德東郡濮陽人也少時事魏王曹

人出後漢書程昱操昱本名立曾夢兩手持日而行因

說與操操曰卿終為吾股肱心腹也操遂於立蔣濟字

上安日為昱因此名焉昱仕至兗州刺史魏志蔣濟子

通楚郡平阿人也魏文帝時為太尉濟有子亡經十年

其妻夜夢見亡兒告之曰在地下屬泰山辛苦不可言

今領軍府南有孫阿者太山府君欲為錄事願母屬孫

阿使其得樂處其母驚覺涕泣告濟濟為人剛強初不

信至明夜又夢兒還如前言復告濟濟召阿至乃述夢
 中囑阿阿曰諾如之言地下與君方便經旬日阿病卒
 後數日其妻還夢見亡兒來曰某地下乃得周宣利樂
 孫阿太山錄事力也魏時人某地異傳周宣利樂
 安人善卜夢魏文帝夢磨錢文欲滅而更明帝問宣曰
 陛下意有不平初欲除之而不得已心復止是時文宣曰
 欲善東阿王而遇太后帝又問宣曰朕初後宮當有暴死
 瓦墮地化為雙死鴛鴦此何謂也宣曰朕初後宮當有暴死
 者言未已黃門奏宮人相殺帝曰朕初後宮當有暴死
 宣曰夢者意有所欲亦如夢焉文帝拜為中郎出魏志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得白日夢見人身長一丈告康
 發露乞為葬埋當厚報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夜
 至半復夢見長人來授廣陵散曲夢中受得及覺撫琴
 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公時康為中散趙直蜀
 大夫為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牛頭梳血滂沱以問
 先主時曰郡蔣珍夢見門前一牛頭梳血滂沱以問
 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血者事明也此夢吉君仕至
 公後如其言羅含字君常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口
 出蔣珍傳羅含及覺心中如吞物意謂之不吉叔母
 解之曰五色鳥者入口有文章兒汝後必有文陶侃字
 章於是才藻日盛晉時仕至侍中出羅含列傳侃字

頁兒六

六

衡一丹陽人少時夢見身上生一門已過八重唯
有一重不至後果牧八州都及九重當得天下晉
初為太尉慕容垂既辭符主徑向荆城既已將發符主
出異苑慕容垂恨遣兵在草藉伏而邀之慕容垂
在道夜夢孔子墓八墳已解又相連及覺甚惡之以語
左右左右曰孔子名丘八字者亦是書高宗夢得說使
也必底有伏兵待我垂於是傳說尚書諸野乃審
從他道而去乃得免難也
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
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矣
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賜女孟諸之麋弗
致也子西諫弗聽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
糞土也弗聽出曰令尹不勤其民實鄭文公左傳鄭文
自敗也既敗王責之及連穀而死
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
信敢徵蘭乎公曰諾聲伯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
生穆公名之曰蘭聲伯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懷從
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
懷乎懼不敢占三年後占之曰无傷也言之曰莫卒
曹人左傳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
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

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
 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
 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姦宋人伐之
 晉不救宋人豎牛左傳昭公四年穆子去及庚宗遇婦
 以曹伯歸人豎牛私為食而宿焉夢天壓已弗勝願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豨喙號之曰牛助之乃勝後歸
 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見之
 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遂使為豎有寵使為政穆子出
 於正猶遇疾牛用讒殺其長子又讒其次子遂之疾急
 人饋之食豎牛曰夫子不欲見人秦繆公封禪書秦繆
 使寘食于个豎牛弗進卒以餒死公上天孔子晨與謂子
 不寤既寤乃言夢見上帝命我平晉孔子晨與謂子
 亂史書而記之而後世皆曰繆公上天孔子晨與謂子
 貢吾夢莫於兩楹之間吾其死矣於是負杖而歌曰秦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是年孔子卒秦
 文公封禪書秦文公夢黃蛇白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
 是作鄜時鄧通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
 用三牲鄧通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而上
 見其衣後有穿覺而以所夢陰唐明皇遺史唐明皇在
 自求之通乃夢所見遂貴幸之唐明皇藩邸嘗之故舊

家食未具寢於閣主人出見黃蛇食藤少頃蛇下入

明皇臥榻下遂不見及覺云適飢甚食藤花良美賀

知章唐賀知章事明皇為祕書監白號四明狂客晚節尤放誕天寶初夢游帝居及寤遂請為道士歸鄉

里以宅為千秋觀表求官湖令狐策晉人夢立冰上與

為放生池詔賜鏡湖一曲冰下人語索統曰

以上為陽下為陰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冰泮而昏成禽

太守田豹因策求張公徵女為婦仲春而成婚三十國

秋春

贊曰 心思所存 夢魂斯兆 嵩岳降靈

傅巖惟肖 丁固生松 魏顥結草

熊則珪璋 鳳斯文藻 扁謝膏肓

晉疑監腦 惟聖惟仁 與齡難老

異識篇第三十八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晉惠帝時為司空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為幻化墓前有華表木亦知

未來之事此狐狸遂語華表曰視我之貌得見晉帝否
 華表曰視汝貌妙解無窮但張司空知度恐難牢籠子
 勿去非但喪子千金之質亦當誤老夫矣狐狸遂變作
 書生年十五六童顏總髮往見張華使人引進共坐
 飲酒談論百家采摭三皇五帝華無應聲屈伏華曰天
 下乃少得此木燒火照之可變矣華遂遣人往取華表以
 應千年得一青衣小兒將向京師去洛陽二十里變為枯
 空中得此一青衣小兒將向京師去洛陽二十里變為枯
 木燼之以照此書生便化為老狸因即殺之又有人寄
 陸機鮮機訝甚異因餉張華華曰此龍肉也機時不信
 華曰以苦酒濯之當有異也便以酒濯之即有五色之
 彩機乃問其鮮主鮮主答曰家有稻積發之得有一白魚
 魚長三尺乃作鮮所以奉獻時人皆伏張華曰此名海
 晉惠帝時有鳥毛墮地長一丈帝以問華華曰此名海
 鳧毛此毛落天下當崩亡瓦解後惠帝崩懷帝立石勒
 作亂通於洛陽懷帝南遷愍帝在長安陷於胡賊天下
 大亂皆如華 龐儉字元約魏郡人年數歲遭亂相失儉
 之所言也 龐儉後長成鑿井得銅錢千萬買得蒼
 頭老奴使主牛馬儉母在堂作樂奴在廚乃竊言曰堂
 上母是我妻也婢聞遂告儉母母呼問其事由緣乃亂
 時相失符合夫妻抱頭而哭然後命新婦拜阿翁還復
 夫妻父子如初時人謂之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

人出應劭 茂先 晉史張華字茂先嘗有人墮枯井中見
風俗通 麗庭院中多大羊其髯上入穴行遠近或見
宮室甚麗 華曰此地仙九館羊號癡龍其珠可食塞翁
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羊號癡龍其珠可食塞翁
馬融傳塞翁失馬人皆弔之曰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好
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詎不為福家子好
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曰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好
入寇丁壯皆控弦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
父子得相保

贊曰 性同天賦 識則殊倫 見於未兆

察於未成 曼倩銅鳩 孔聖祥麟

萍浮楚水 劍躍平津 時危則隱

道泰求伸 夫惟明哲 永保其身

烈女篇第三十九

張茂妻

陸氏茂為吳郡太守被沈无初所害
陸氏傾家產率部曲為先以討充也 尹虞二女

虞為始與太守討杜攷戰敗二女為攷所獲將妻之二

女曰我二千石女終不為賊作姑甚謹其

也陝婦人不知嫁之婦乃毀而白誓也

儒素其父授以周官音義符堅敗禮樂修明乃就宋立

講堂置生一百二十人絳紗幔受業號宋宣文君世稱

韋氏符堅妻毛氏善騎射堅為姚萇所殺符張天錫美

宋母氏辭氏並有寵天錫疾謂曰吾死後豈可為

人閻氏皆請效死誓无他志天錫疾篤二人自刎慕容

垂妻段氏字元如少而婉惠常謂妹曰我望不作凡人

為繼室偽范陽王德聘季如並如其言及垂立寶為太

子元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為仁明之主

處難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見其美垂曰汝欲扶我為

晉獻公乎元如退告季如曰范陽王有非常氣度若燕

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後皆如其言矣汝尚役段豐妻

慕容德女僞署平原公主年十四歲適豐豐被殺謂

侍婢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遂縊而死呂

纂妻楊氏有義烈夫為呂超所殺超將妻之其父告之

楊氏曰大人適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其可再

嫁乎女乃
自殺而死

贊曰 女行能全 終於貞烈 不爲柔存

寧蹈剛折 性馥芝蘭 志清冰雪

利不可回 勢不可媿 三從不違

四德罔缺 爲世楷模 標名史牒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六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七

平陽王朋壽編

文章篇第四十

劉蛻

唐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序云文冢者長安劉蛻復愚為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

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下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

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賦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

未嘗不以文為懷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睡不敢

咳不敢跛倚嗜欲躁忿忘之於心其祇祇畏如臨上

帝鳴呼十五年矣實得千一百八十紙卜於火如秦兆

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

木而悶閣土協吾當既不為吾用惟速化為百工之用

含非珠玉斂無裙襦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正銘

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唐求唐唐求喜吟詠檢藁為

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唐求唐唐求喜吟詠檢藁為

江中曰苟不沈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遂投之孫綽

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詩瓢收詩遂傳之孫綽

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

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劉安西京雜說淮南

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大明禮教自左思晉左思

士篇鴻者大也烈者明也言大明禮教自左思晉左思

云字字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為又出一人左思字太冲

少博學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臨邛事遂構

思十年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便書記之後徵為祕

書梁鴻後漢梁鴻字伯鸞賢而鄭虔唐書鄭虔坐私撰

師立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更為置廣文館以

度為博士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詠宰相宰相曰

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張華晉書阮

華鷓鴣賦稱歎曰梁竦後漢梁竦祖南土歷江湖悼子

此王佐之才也梁竦後漢梁竦祖南土歷江湖悼子賦

文章非日非月天下光匹夫隆漢武帝愛李夫人夫人

之即為聖侯隆之定四方雁南歸蘭有芳兮菊有

菲思風起兮不可依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

波簫鼓鳴兮發棹歌劉向交之後漢成帝令作勳鑪辭

日嘉以正器嶠崑若山實貫太華承以漢成帝班婕妤好

玉盤云云辭多不錄向仕至大中秋節至涼颯團團似明

詩曰新織齊紉素潔白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

棄捐匱箱中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少子建安十

恩情中道絕年十二援筆成其詞曰從明君之嬖

遊各命為詩子建極即廣望關西遙洛京云云詞多

不錄後兄文帝心忌子建欲害之乃命七步成詩詩不

成必當加刑子建應命詩曰煮豆燃豆其探鼓取其汁

其在竈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不言宋玉楚人也王遊於

蘭臺之上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賦者乎大夫唐勒曰

壯士類兮絕天維北斗恢兮太山移宋玉曰方地為輿

圓天為蓋鸞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李陵西成紀人

頁兄七

二

也祖父廣文帝時代郡雲中二太守陵以名家子武帝
 時以大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後轉為建章監領步騎五
 千北討匈奴蘇武先在匈奴囚之使武牧羊及陵
 陸未得還國陵贈武五言詩十六首其詞曰二鳥俱北
 至武得還國陵贈武五言詩十六首其詞曰二鳥俱北
 飛一鳥獨南翔我獨留斯館子今還故鄉一別秦與胡
 會見誰何殃幸子當努力言笑莫司馬相如字長卿蜀
 相忘前漢人出臨川王集之中莫司馬相如字長卿蜀
 也少與鄒陽牧羊客遊於梁孝王以賓禮待之相如作
 子虛賦後鄉人楊得意為漢武帝省監夜誦子虛賦帝
 聞之歎美曰恨不得見此人得意為漢武帝省監夜誦子
 召相如相如至帝與言奇之相如乃作上林賦奏武帝
 帝善之拜相如為武騎常侍遷中郎將今上林賦是也
 武帝陳皇后失寵處在長門陳后聞相如才購百金乃
 命作長門賦以風帝其辭曰夜恍惚而夢想若君王之
 在傍云賦奏帝覽之感悔今夜恍惚而夢想若君王之
 相如死後帝遣人至家中收書曹大家姓班名昭字惠
 唯得封禪一卷餘無書出前漢曹大家姓班名昭字惠
 曹世叔之妻生子穀世叔早棄子復喪沒年十九寡居
 作女誠八篇其詞曰生男如狼猶恐如婦德也浣濯衣
 恐如虎清閨中節潔齋酒食以待賓客婦德也浣濯衣
 裳整頓邊幅婦功也詞多不載漢明帝與馬后召之入

後官從大家受孝經論語詩易等尊
而不名號即大家後漢時人出集林杜篤
事繫獄光武時為大司馬帝使諸文士作諫文季雅
于獄中作之諫文最高帝乃賜帛免刑事出後漢
琳字孔璋廣陵人也善為檄文漢獻帝時曹操乘政
檄遂差公曰愈我疾阮瑀字文瑜陳留尉氏人也事魏
也賜琳練帛出魏志阮瑀主曹公韓遂之隴右曹公因
出行令瑀馬上作書與韓遂瑀具草即成乃庾闡字仲
呈曹公索筆欲改無下筆之處出魏志使於午夜以
川人也作陽都賦未成去妻後更娶謝氏因此賦成流
燃燈於瓮中仲初思至速火來即為出鐙琴不好弋獵
於後世宋淮南王漢淮南王安好讀書鼓琴不好弋獵
時人也淮南王常朝武帝令作離騷旦受詔食時便
言又著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老之術

贊曰 文章貫道 琢磨乃成 日星雲漢

煥然彰明 詩傳雅頌 書歌載賡

褒揚休功 紀述太平 繡紋霞綺

玉價金聲 播之千古 騰耀飛英

感應篇第四十一

符堅載記符堅升平元年僭位號大秦天王五年鳳皇

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筆須臾有一大蒼蠅入自牖

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市人相告曰

宮中將大赦有司以聞堅駭謂融猛曰禁中无耳屬之

理事何從泄於是出外使窮推之咸言有一青衣小兒

大呼於市曰宮令放赦忽不見堅悟曰黎景逸唐貞觀

其昔者蒼蠅平聲狀非常吾已惡之黎景逸中黎景

逸居空青山飼一聲甚馴熟景逸被誣下獄有鵲於氣

樓中下視景逸喜噪似語有赦官詰其日又似語三日

當至已而果然景逸清脫後有人云赦前孫叔敖楚孫

路逢一立衣素袷人云有赦乃知鵲也孫叔敖

為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

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出而見之懼死耳其母曰蛇

今何在叔敖曰恐他人復見之兒殺而埋之矣相國曰燕

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不兒殺而埋之矣相國曰燕

丹春秋後語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曰烏頭白馬

丹兵虜燕丹入秦拘留久之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

生角放汝歸太子丹至館舍仰而歎烏頭文公晉文公
 白俯而呼馬生角秦王聞而異之遂放還文公出遊見
 大蛇當道以爲不祥退而修德恭謹自責放罪人布恩
 惠未經旬日左右夢天使殺蛇責之曰汝何故當明君
 之路乎遂使人視之果蛇死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各
 文公曰禍不及福信有之然夷齊讓其國而來仕周周
 武王伐紂夷齊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采
 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
 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入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
 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
 子遂夏禹爲舜司空代父治水有功天賜玄珪以告成
 餓死龍何爲也及拔劍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讒之乃
 斬之龍掉尾而去劍仰天而歎感夏五月天爲降
 霜杞梁齊人也齊莊公襲莒杞梁戰而死其妻孟姜向
 也杞梁城而哭城爲之崩一云秦始皇時杞梁築城而
 死其妻乃田真資財物並分訖唯庭前有一紫荆樹經
 哭而城崩兄弟相泣謂曰樹而歐默黃帝時人也家有
 宿忽枯死兄乎遂不分前漢人歐默五曜神珠於男有
 如此何況人乎遂不分前漢人歐默五曜神珠於男有
 三女各嫁諸侯默病臨終謂左右曰可投神珠於南海
 中吾死後三女若來可以語之及默將死而三女奔赴

頁見七

四

問父左右曰五曜安在曰投南海矣女俱往號朱亥大

哭其珠為之浮出女等取之而歸出閔像傳無忌無忌不

人也隱於屠肆是時秦王遣使召魏公子無忌曰市屠肆

肯行募求堪使報秦王夷門監侯嬴謂無忌曰大喜乃乘

之中有朱亥者賢人也此人堪遣使秦無忌大喜往謝秦

車至市就屠中訪亥同載而歸無忌令亥奉璧往謝秦

王王大怒置亥於虎圈中使虎食之亥大怒髮往謝秦

張目叱之羣虎見之伏不敢動秦王大驚遂禮遣之秦

王即始皇也時六國競興魏公子無忌為信王業字子

陵君令五國之兵攻秦獲秦五城出太史傳王業春陳

留雍正人也漢和帝時為荆州刺史卒喪遠鄉忽有

白虎一頭宿其側入境內而迴荆州民嘗立碑號曰荆

州白虎王君陳留舊傳於此曹娥會稽上虞人也父漢桓

朱亥

人出宋 吳文章 陳留人遭亂世兄伯武相失二十餘年
書也 吳文章 忽一日相遇於下邳因市相鬪兄伯武
歐文章文章怒欲報之心惻愴手不能舉自怪 臨江
而問之乃是兄伯武也漢時人出應劭風俗通 臨江
王閔王名榮漢景帝之長子也初立為太子後廢為臨
江王更立東膠王傲為太子即武帝也閔王至
國二年坐假賈地被放還京臨發車轉折江陵父老泣
曰車轉折吾主不反也到長安廷尉所王恐自殺葬於
藍田有鵲數萬枚銜土置冢上百姓見而憐
之藍田在長安東四十里前漢人出漢書

贊曰 神道至隱 感而遂通 順則福應

逆斯禍鍾 善言出口 千里初同

凶德萌心 一家相攻 事親思孝

入仕思忠 竝看獲報 餘慶无窮

報恩篇第四十二

知罄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罄楚人許之王送知罄曰子其怨我乎對

日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覺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曰

二國求紓其民而釋纍囚以報其好二國有德臣不與

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無怨無德不知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晉君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免之使嗣宗職及於戰事帥偏師

以遇執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而歸之晉文公

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晉文公

者三公人令軍士毋入釐負羈之家以報其盤飧實璧

德蘇秦史記蘇秦相六國過雒陽散金賜親友初秦之

所嘗見德者莫孟嘗君二史記孟嘗君舍人魏子收邑入

不百倍酬之故不致入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

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

孟嘗君於齊潛王言孟嘗君將為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劉於

粟賢者上書言孟嘗君不作為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劉於

馬驚曰必是豫讓搜得數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
 之不報何報我之深也讓曰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故以
 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因請襄子
 衣挾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地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
 死靈輒乃傾壺飡以哺之曰君何人也餓人曰我是齊
 人姓靈名輒遊學三年今欲歸去糧食乏盡不能前進
 盾更遺之食遂得歸為晉靈公守門者盾以直諫靈公
 公欲殺盾乘車公先令人脫車輪乃呼葵蔽盾盾車
 无輪靈輒乃扶車輪而行盾既免難問之輒曰我便是
 昔日桑下魏顆晉大夫魏武子之子武子有愛妾武子
 餓人也曰魏顆初患疾救顆曰吾死之後可嫁此妾及
 疾重又曰吾死之後可以殺此妾殉葬武子死顆計曰
 從父始言以嫁此妾後顆為將與秦戰秦將杜回陣欲
 相見一老人在陣前結草回躡而倒軍大敗顆夜夢
 一老人語課曰我是汝嫁妾之父故結草相報也
 隋侯姓祝字元陽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
 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
 銜珠來以隋侯前放珠去隋侯意不敢取是夜至家漢
 宿忽夢中脚蹠一蛇便驚起乃見雙珠在足前矣
 武帝有鉤因為脫而放之帝後遊昆明池此魚乃銜珠
 出遊昆明池見一魚張口向帝帝取之乃見口中

六

而報伍員字子胥楚平王誅其父兄捕求于胥胥乃急

澆衣子胥往投乞食女子問其由子胥以實告之女子

因饋飯一盤食之訖胥囑女子曰慎勿洩前言遂辭而

去可行數步回顧見女子投水而死及胥往吳為相吳

王闔閭使胥將孫武等伐楚大破之楚昭王奔陳胥慕

求女子家欲報之百金不知其處遂投金於水中而去

吳軍去後女子母行泣來至水中取金而去周景王時

人見翟母大梁人漢高祖與項羽戰軍大敗高祖急走

史記翟母投於延鄉有翟母羽戰軍大敗高祖得免

其難後項羽滅高祖定天下乃封翟母於鄉以報

其恩今陳留封丘城是前漢初人出陳留風俗記

乃放鴿飛去後鴿雌雄各銜珠以報參也麋竺字子東

吾聞食駁馬肉無酒必死公遂賜之以酒後秦與晉戰
 忽有五人從惠公而來穆公怪問之曰是昔時盜馬之
 人春秋楚莊王與羣臣夜飲中宵燭滅坐內有引王美
 時人得其纓王曰飲人以醉何責之以禮悉令在坐大
 斷各斷其纓然後上燭楚王後與晉戰兵圍王數重楚
 臣大懼軍中乃有一人登鋒陷堅大破晉軍楚王怪
 王之而問對曰臣是絕纓之士也以報王恩出韓子怪
 寶疇為農華陰人也年七歲行於華陰山中見一黃雀被
 花飼之經十餘日瘡愈且飛去暮來宿於箱中忽一孫朝
 化為黃衣兒持玉環二雙與寶謂曰君好掌此環子孫
 當累世三公報訖而去莫知所在寶生震漢明帝時
 為太尉震生秉漢和帝時太尉秉生賜漢靈帝時
 為司空賜生彪彪樊暄字仲華南陽新治人也與漢光
 漢獻帝時為司徒樊暄字仲華南陽新治人也與漢光
 新治縣獄暄時為司徒樊暄字仲華南陽新治人也與漢光
 光武登位拜暄為河東都尉帝嘗饋飯一壺德之不忘及
 暄再拜而後孫鍾為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種瓜
 漢人出漢書後孫鍾為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種瓜
 遂引三人入草菴設飯摘瓜以食之三人食訖謂鍾曰
 蒙君厚恩無報也請視君葬地遂將之上山謂曰欲得

頁二

七

世等是司命君下天子鍾日諾遂指一處可葬之三人曰
 我八化作白鶴飛去鍾於地葬父母冢上常有紫氣
 屬天漫延於地長沙太守孫氏興矣鍾生堅字文臺仕靈
 帝為破虜將軍揚州號建業後都武昌權末據江東
 建立為吳天子都揚州號建業後都武昌權末據江東
 林生皓為晉所伐皓降晉武帝封為景皇帝皓為後
 世天子為王孫權號太皇亮被廢休為景皇帝皓為後
 主皇帝相繼六十八年事楊公字雍伯洛陽人少時賣
 出宋臨川王幽明錄中頭致義漿終三年忽有玉人於終
 山飲訖出懷中石子於坡頭謂伯曰種此石當得玉君必
 富又得婦語訖而去伯如其言經二年伯往所種地
 看地中有玉子致平徐氏為婚伯於未嫁伯試求之徐
 氏笑曰但得玉一雙與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出漢書毛寶
 美玉一雙與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出漢書毛寶
 陳留平正人也晉咸康中寶行江邊見人鈎得一白龜
 寶贖而放之於江中後十年寶守鎮郟城與石虎交戰
 寶敗走投水脚如踏石漸漸至岸寶回
 顧之乃是昔日放之白龜來報寶之恩也

贊曰
 受恩思報
 本自仁賢
 窮達反復

卷一

廢興變遷 恩則當報

下

報怨篇第四十三

嗜酒篇第四十四

蕭琛南史蕭琛字彥瑜蘭陵人思話之從孫常自言少

壯時好音律喜讀書嗜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讀

書不衰常忽自解寵陳暄南史陳暄回山人學不師受

事畢餘餒陶然復飲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偏

歷王公門沈湎謹諛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

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略曰吾既寂

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求動於卿相若不

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

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陳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神

生曹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

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

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

營糟工吾將老焉爾鄭虔唐鄭虔高才曠達性嗜酒而

無多言非爾所及也鄭虔貧不能常致故杜子美贈之

又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張翰常世說張翰字季鷹

頁七

八

名不如卽王孝伯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李

時一盃酒適之唐李適之好賓客為參知政事為李林甫陰中罷

今朝幾趙襄子晉趙襄子飲酒七日七夜不醉自矜以

簡來趙襄子為好優真對曰昔殷紂飲酒七日七夜

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趙襄畢茂世持酒盃左手持蟹螯

子覺而自歎曰幾亡乎唐李白嗜酒孟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池中便足李太白蓮花開序并宮詞十首使撰

了一生也晉人李太白好酒不離口子反楚莊王

白大醉中使以冷水楊雄好酒雲蜀人為子反楚莊王

沃之稍醒一揮而就酒子飲之醉明日又戰莊王

反為將時有穀陽豎殺之君子反飲之醉明日又戰莊王

召子反謀怪其醉遂殺之君子反飲之醉明日又戰莊王

飲酒一石教書生講論無有失錯官至劉表諸子好酒
南郡太守後漢懷帝時人出桓譚新論曰季雅陳遵
官爵有三品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陳遵
在座客有辭者輒以針刺其面險之後漢人陳遵
兆人王莽時為河東太守會賓客飲宴將酣恐客逃
席輒令人將客車轄投井中欲去而不醉琅邪太守單
輅字公明平原人年十四飲二斗而醉謂子春曰府君召
儒生輅春請之召輅相見欲論經史輅謂子春曰後論說
春悅使人酌三斗與輅輅飲盡於是唱大雅之端妙引
經籍發言對答如流時人出魏志鄭泉曰願得三百斛
號為神童魏時人出魏志鄭泉曰願得三百斛船酒滿
中以甘餚置兩頭加以金卮便為足矣臨死之日謂妻
曰殯我於陶家之側百年後化為成土見水為酒誠獲
心矣吳主孫權時為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飲酒至
大中大夫出吳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飲酒至
人推之頓止之處即輒飲大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飲
醉官至東平太守魏末人也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飲
妻責之伶謂妻曰卿可致酒五斗并脯羞之類吾當飲
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伶咒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傾五斗解醒婦人之山簡字季倫河
言慎不可聽於是復飲頽然而醉語林山簡字季倫河

徒濤之子為荊州牧時每出酣醉時人為之歌曰山公
往何處來詣高陽池日久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
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阮宣字宣子陳留人常杖頭挂
謝葛強何如并州兒
雖當世貴盛不肯畢卓字茂世東平人晉為吏部郎中
語之晉人出世說畢卓常飲酒廢職比舍釀酒熟卓因
醉夜至食開盜飲為掌酒者
所縛明日示之乃畢吏部也

贊曰 禹惡旨酒 著于聖經 麴蘖有毒

沈酣是懲 耽夫涵淫 害于康寧

忘親阮籍 輕死劉伶 陶侃限約

屈原獨醒 存忠思孝 千古儀刑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七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 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
 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荀助 晉荀勗字公曹穎
 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荀助 川人常在武帝坐
 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師曠 晉平
 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寶用故車脚皆服其知師曠 公時
 人為大夫公食以間曠曠曰此勞薪為易牙 齊桓公大
 舉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脚為薪耳 易牙 夫也淄澠
 二水為食牙亦知二水之符朗 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為
 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 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
 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
 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關中美味
 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痾保軀 易牙符朗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况 王子年拾遺郭况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

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銀之聲震於都鄙時人

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无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

京謂郭家瓊廚金穴况小其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

不于世事為一 范蠡越范蠡為相日致千金家童閉算

時之智者也 范蠡越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

於越都以為器銅鐵積如山臯或藏之 王元寶唐王元

井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卿多佳客元寶曰但

而錦纏頭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

費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

之木執多元寶曰若每樹挂一 甘寧吳志甘寧比朕南山

縑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給无窮 甘寧性奢侈以錦綵維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周犢干寶搜神記曰周

張遼孤有與霸足天帝過而憐之敕外有所賜千萬然

案籍曰此生請與之天公歐明錄異記彭澤湖每以珍

日善自是遂富累千萬元歐明錄異記彭澤湖每以珍

寶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

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使要須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梁冀太后所寵冀恃勢貪財舉錢萬億及誅冀斂資貨

入府庫遂減半年租稅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潤及天下百姓也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荆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貲有別館在洛陽金谷一

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諂事賈謐廣成君每出崇車路

貞心

二

金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

紉繡與晉惠帝身王愷及羊琇以奢靡相尚愷以精沃

崇望塵而拜財產盈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侍女皆曳

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諂事賈謐廣成君每出崇車路

荆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貲有別館在洛陽金谷一

潤及天下百姓也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入府庫遂減半年租稅石崇字季倫晉河內人也晉惠

梁冀太后所寵冀恃勢貪財舉錢萬億及誅冀斂資貨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使要須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使要須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使要須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使要須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无怖青洪君使要須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厚遣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

見青洪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於此願得數年大富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明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樹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
 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為私服幸崇家崇有
 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祇承帝乃慙之崇廁
 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絨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
 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燦爛快出謂崇曰誤入公
 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廁內婢所逼不成如故崇為客
 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日得韭齋愷出遊爭入洛陽崇
 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
 來作白粥投之韭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馭者逐之
 愷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
 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
 出侍女任崇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曰綠珠
 是我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正宴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
 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歎曰奴輩
 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
 禾在化為螺人以為族滅之應水磴三十餘所蒼頭
 奴入百人珍寶田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潘岳同日斬
 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崇曰殺士滿溝

壺餘塵來及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為散騎侍郎家
 人出晉書貴瑋而效之炭尹吉甫周之卿也家大富食
 時浴陽炭貴瑋而效之炭尹吉甫周之卿也家大富食
 燃之作粥鳴聞聲數里既食訖失三口數百人曾遭飢餓鼎
 鑊之見在鑊中齧取焦粥事出周書人乃卓王孫蜀郡
 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每稱疾
 不見王孫曰間今有重客遂設酒請往請相如并王吉
 吉先至未嘗須臾相如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喪夫
 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於相如相如撫琴音調家
 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如資巨萬陽令家
 以車馬奴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何曾陳郡人
 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何曾陳郡人
 卽般紉糟止之戲也後漢人形使之進酒此何曾陳郡人
 晉時為司隸校尉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筋處蒸餅不坼
 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邵卒太僕卿有下子嵩綏機羨邵
 為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寡婦清得丹穴以擅其利遂
 錢一萬為限綏官至侍中寡婦清得丹穴以擅其利遂
 巨富能以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身衛財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贊曰 富贍於財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頁兒八

三

斯為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勛

愚夫斬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温曰昨中路見一鬼擲揄

隣之以友為劉伯龍南史劉伯龍貧嘗召子弟欲營

襄陽太守劉伯龍什百之利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无

伯龍歎曰貧乃榮啟期孔子見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

為鬼所笑遂止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

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

人一天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吾二樂也命

終吾處常待終矣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

乃釋之儀歸其婦嘻曰不說諸侯安得此辱原憲孔子

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原憲弟子

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過謝原憲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生病邪憲曰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身躬恥其言之過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身躬恥其言之過
 周準謂司命曰極貧夫富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
 富也今來張車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閒其可乎
 天帝曰善司命之救所因借其錢準於是日漸富得
 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中生子與名車子
 其夫甚惡之因答曰夫姓張此子車坊中生子與名車子
 準意甚惡之因答曰夫姓張此子車坊中生子與名車子
 家道日衰還復如故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於庭
 羅列衣物咸貧无物乃脫犢鼻布視以范丹字史雲陳
 竹竿頭挂之貧人問其故答曰未嘗免俗范丹字史雲陳
 郡尹包為友俱貧每出傳一單馬相如成字長卿蜀郡
 衣包年長先走迴卽脫與丹也司馬相如成字長卿蜀郡
 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為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
 酒常灑掃身著犢鼻視於市中使文君當壚而坐卓氏
 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家才必將出前漢書而
 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而
 王良以事往東海良因遣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頁記八

四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 良家見良妻身著布
裙從田叟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藁草
也使大驚出漢書
一束夜臥其中亮即衣之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後漢時人出三輔扶錄
妻不免飢寒織荆顏子孔子弟子傳
筮籬自給出魏書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為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釜魚甑塵

桑樞瓮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其真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 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
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

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司馬相如前漢司馬相如字
遂為楚上卿食祿萬鍾矣長卿家徒四壁立

能文章揚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為子虛賦武帝聞之
 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人司馬相如之
 所部使也帝即令召之既見帝以爲卿銜命使蜀至太
 蜀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爲妻太公但讀書
 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
 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麪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
 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入十值周文王出獵
 文王問曰君既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
 年公無子唯憂天下無主虐何主之有天子何言無主
 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號泣公問曰怪而問之太
 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
 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婦人也太公喜再拜欲求再合
 曰可取一字盆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
 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韓信
 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豕更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糞被其主捉得
 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頂羽不能用亡歸於
 漢因蕭何用之爲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爲楚王信取
 賣食者別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與之食信既爲楚

頁兒

五

王漂母報樊噲沛人也家貧以屠為業從事漢高祖高
 以百金卽位封噲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于
 難高祖侯出前漢公孫弘十郡始學春秋武帝對策天
 為武賢良文學之士淄川一郡解大弘到長安對策天
 下舉賢良文士淄川一郡解大弘到長安對策天
 第一武帝善之拜為中郎遷御史寄止人舍盜遷丞相
 出前王章字文卿大山人也家貧京師見大將軍牛
 漢書王章衣臥主人答之章後就學京師見大將軍牛
 鳳凰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賊下獄妻謂
 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物累身已哉
 章不獄官每夜打鼓尋常囚女有九十二謂曰父已
 死母曰何死以知之夜女尋常囚女有九十二謂曰父已
 是以知其死前漢甯戚衛人為欲仕齊家貧無以資
 視以果死桓公乃叩牛角而謂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此飯牛望非桓公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為
 卿後乃丞陶侃字士衡陽人也鄱陽大廉范達宿侃為
 相列士傳侃舍侃家貧母為截髮為聲石勒字季
 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達感之乃為髮為聲石勒字季
 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關晉時人出語林聲石勒字季
 上黨武鄉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出語林聲石勒字季
 乏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謀計令汲桑與勒作奴主賣與

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鞞
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
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
遂封汲桑為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
遷都於鄴城鄴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王猛晉書王猛
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
陽人家貧織蠶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
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為相聲譽甚
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飲牛甯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習永 李尚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
有秃筆頭十八登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為

之穿穴乃以鐵葉張旭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

裏之謂之鐵門限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與擔夫爭路而得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頭搵墨水天下呼為張顛

其書為辟稷唐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

草聖書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

宗其書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

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

采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

字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後竇

懷貞伏誅稷以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知其謀死獄中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龍其度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程邈字元令下

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為今草書也張芝字伯英安平

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張芝字伯英安平

池學書池水乃黑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紙不遺世謂草聖也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石經之文見存焉韋誕字仲將學書日家之素帛必先

晉帝造凌雲閣令誕書之而後練數十年間遂大能書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能師宜官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

也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輸十文方與之看計倉頡黃帝時

還酒錢已足遂拭去之後漢獻帝時人龍見帝亦乘龍遊

跡以造文字鬼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

行及倉頡造書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

倉頡所造書即古文篆是也史籀文為大篆今篆書是

也崔寔字直涿郡安平人也善草書後漢桓帝時遷

不暇篆錄梁鵠字元鴻安定人也善草書起秦始皇時

因為草書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漢鍾繇字元常

武人也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為入分陳太尉碑

蔡邕為文元嘗書之此碑文字最工妙魏武帝時為太

尉胡昭字孔明穎川人與繇同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

獻之字敬尤能骨法與父書不羊忻為山人善篆書子

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人

勢遠布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入分真

相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始皇時上會稽山乃敕李斯

勒石紀功若曰盡得天下乃李斯之書今猶存焉

羊

欣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書
自是書法愈進矣
取篆書欣所著白練裙數幅欣後覺而見之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淳龐 篆隸鍾鼎

鳥跡雲章 逸為真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芳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平陽王朋壽編

善射篇第五十

裴冕

唐書裴冕善射一日射虎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

之有一彪也前有真虎將軍遇之殆矣冕怒之馳馬赴

吼冕馬辟易弓矢墮地冕哮咎君謨射閉目而射應手而

中冕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若謨殺之時君

謀無弓矢執短刀擊折之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以齧

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庾公之斯射子離婁章逢蒙學

年但未教汝齧法耳是殺弄孟子曰是亦弄有罪焉公思

天下惟弄為愈已於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公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疾作不侵衛使庾公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子也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射者也夫之子也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

頁兒心

嘉業堂校刊

作不可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注云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瘡疾也端人用心不

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

孺子所言孟子是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

他教之何由曹彰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子少而剛

有逢蒙之禍曹彰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子少而剛

虎弭耳無聲南越獻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甘蠅飛

能擊劍百步中髻髮又善於左右射發無不中甘蠅飛

衛相射而矢盡乃扶棘相刺既不相勝乃誓為父子一

乃蠅得箭鏃反射衛樹而走其箭亦遶樹而射也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美言

雲中太守以待匈奴之號為飛將嘗夜行見石
 言其是虎乃引弓射之沒羽往視之乃石更射即不入
 也 弄堯時人堯遭洪水後有九日並出王濟字武子太
 舒字陽元濟陰人二人善射鄧艾喜放弩見猿在樹上
 名重當時並仕晉出語林鄧艾弄兒艾乃放弩射中
 猿母其兒為母拔箭將樹葉塞箭瘡艾呂布後漢呂布
 悔傷之遂捨其弩終身更不放弩矣 呂布字奉先時
 劉備為袁術所敗以兵追之備走投布須臾術至布命
 俱會於布軍中布曰布昔不喜合鬪惟喜解鬪乃使
 人植戟於棘門謂術與備曰布請為二公射戟小支一
 發中者當解去發而不中留戰以決雌雄一發中戟小
 支解者曰將軍
 天威也遂和

贊曰 射以觀德 和志和容 引而欲發

率先正躬 弄惟中的 進技之工

薄乎云爾 傳之逢蒙 道以賈禍

伊誰云從 子濯取友 師道斯崇

音樂歌舞篇第五十一

朱虛侯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
 乎章曰臣知之太厚曰試為我言章於是起舞遂歌曰
 噫深耕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厚默然
 師古注曰秦昭王難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渾池趙王
 以斥諸呂秦昭王難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渾池趙王
 不行視趙之怯弱也趙王乃行相如廉頗諫曰趙王
 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琴請鼓之趙王為之鼓琴
 秦王命吏書之相如進曰寡君聞王五步之內請鼓之
 不肯相如乃按劍而前謂秦王曰王不悅乃擊缶既終
 王豈恃眾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遣使強秦不悅乃擊
 藺相如亦命趙史書之終會而還強秦不悅乃擊
 以相如趙王必如吾言使者曰王遣使之鼓琴何美也
 故也如趙王必如吾言使者曰王遣使之鼓琴何美也
 日徙不調矣使使者曰琴美如使臣可書記其辭逢吉則
 逢凶則可常定之師經魏文侯與羣臣讌會師以撞琴賀
 琴柱不可常定之師經魏文侯與羣臣讌會師以撞琴賀
 侯文侯怒令殺之師經曰臣請申一言而從之死侯曰何
 言乎師經曰堯舜之君唯恐民無言而從之死侯曰何

唯恐民有言而違之臣所以撞桀紂之君不撞鍾儀晉
 堯舜之君文侯慚而謝之乃懸琴於門以自戒史
 晉伐楚獲鍾儀執之獻於晉君解儀問族儀曰伶人
 也君曰知樂乎儀曰是臣先祖之職豈知其二授之琴
 儀操南音為楚曲晉君問楚子反不知其他對曰為太子
 時師保奉之朝詣嬰齊夕詣子反不知其他對曰為太子
 儀之言告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樂則稱先祖之
 職不忘本也作樂則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君則信師保尊
 君也不忘本也作樂則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君則信師保尊
 以孚之忠義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可赦令還使合晉楚
 之好晉君從之放儀使之還楚王奴唐鄭愚津陽門
 使公子振報鍾儀之信遂結好楚王奴唐鄭愚津陽門
 弄煙月怒如別鶴呼其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
 聲嬌悲注云上皇善吹笛常以一紫玉管貴如善彈琵琶
 香板云龍

贊關

壯勇篇第五十二 篇首關

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妻孟光字德耀

許褚

潁川許人

力如虎時人號曰癡虎後為將軍與賊相見未交戰之
 間賊出來與褚易牛褚以手捉牛倒拽與賊賊見皆闕
 則魏王曾與超各並馬交語魏武唯將一人自副馬超
 自恃其力欲突捉武帝褚怒目視之超不敢動出魏志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後飛乃據漢水大呼曰吾是張益
 德敢來決敵也魏軍不敢進前魏朝臣程昱張遼為魏
 日張飛關羽萬人敵也人畏之出魏志
 振江東兒嘯父母恐之曰張
 遼來也兒乃嘯止魏初人出魏書

贊曰

壯勇天性

扶危敵兇

拔山扛鼎

暴虎屠龍

在德為下

於道非中

用之以禮

濟之以忠

庶幾其可

舍斯曷從

負此技者

圖維厥終

美婦人篇第五十三

李勢女

蜀記晉桓司馬娶李勢女為妾桓尚南郡公主
 公主知之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欲研亡之見

李氏在窗前梳頭髮垂至地姿貌絕麗乃徐下階結髮
 斂手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能見殺雖死
 之日猶抱曰我見尚憐汝何況老奴遂善遇之一矣宋玉
 地向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白登牆而窺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白登牆而窺
 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著粉則太白登牆而窺
 臣者三年臣孔嘉左傳孔父嘉之妻美華父督見趙
 未之許也 飛鸞本平陽公主侍女帝成帝甚美之 東郭齊大夫
 妻也公死崔杼弔之見其貌乃求為妻 王昭君漢元帝人
 後與莊公通焉 乃殺其公齊國大亂 王昭君漢元帝人
 時選入後宮 後為末喜 耽之荒淫無度 坐喜於膝喜好
 旬奴和親也 漢書末喜 耽之荒淫無度 坐喜於膝喜好
 聞裂帛之聲 桀順之縱戲 無息殷湯為侍臣數忠諫之
 出桀為之妖言 囚殷湯於後臺 關龍逢直諫 桀殺之
 太史公 妲己 蘇國侯侯大懼 以進妲己 紂不來進女欲伐
 本紀 妲己 蘇國侯侯大懼 以進妲己 紂不來進女欲伐
 見好不作權 見惡即悅 紂為大銅柱 燒令赤 使人抱之墮
 地又作銅斗 重一百斤 火燒令赤 令人抱之墮
 其手妲己乃大笑 劖一十斤 火燒令赤 令人抱之墮
 良為惡非一為周武王所滅 出史記 褒姒也 褒國龍胎 爛

頁
冠
心

四

美色遂獻周幽王王耽之廢申后立褒為后幽王為之
 舉烽火打大鼓諸侯聞之謂胡賊至皆赴殿前幽王曰
 無賊朕使褒姒笑耳如是非一逮及戎來伐幽王舉
 烽火打鼓諸侯謂之無賊不來救幽王獨戰敗於水
 幽王身死驪山之平并殺帝世紀立西施越王之美
 幽王之子宜白為平王出帝紀陳大夫世叔之妻
 以寵之吳越春秋夏姬三為舒之母陳大夫納之無
 愛寵之吳越春秋夏姬三為舒之母陳大夫納之無
 不迷惑陳靈公大夫申公儀行父共通於夏姬廢失
 朝政徵舒遂弑靈公又申公儀行父共通於夏姬廢失
 殺巫臣又娶夏姬黃公醜二女皆美色公每曰奔於晉人
 周時人出史記黃公醜二女皆美色公每曰奔於晉人
 出尹陰后南陽宛人也轉麗華皇兄識為金吾光武
 文子陰后每見執金吾也車騎甚盛帝歎曰仕宦當得
 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李夫人隴西成紀人病武
 后美也事出漢書後傳華李夫人隴西成紀人病武
 帝臨之夫出後以被蒙面不承帝顏帝以手揭被夫人轉
 面向壁帝出後夫人姊謂夫人曰帝自臨之承帝顏不能
 今患將困奈何不言囑其兄弟而蒙面不承帝顏不能
 曰帝顧我者以我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
 面當有棄我之心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
 夫人死後帝常思其顏兒時有方士能致其神靈

如平生帝見夫人於帳中遙
而視之不得相近出前漢
梁冀妻有美能為愁眉嘔
鵲齒笑以為媚漢桓馬貴人
漢桓帝甚愛之死後三十
時人出後漢梁冀傳馬貴人
年羣盜發冢如生見其容
兒競姦之至於張麗華
陳後主之美人也後主極寵之
相殺多死者冠絕六宮常妝罷登綺閣人
望之若神
仙中人也

贊曰 婦人之絕 節行居先 顏色之美

姿態之妍 兼之懿範 茲焉乃全

妖至敗國 豔至妒賢 恃愛怙寵

蠱惑恣專 禍家滅身 斯當鑒焉

美丈夫篇第五十四

嵇康 晉書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
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隈然若玉山之
將頽陳

平 漢陳平家貧好學善黃老術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
而夫輒死莫敢娶者平欲娶之負偉平隨至其家乃

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多長者車轍負遂妻之負子仲
 不許負日豈有美如陳平者而長貧賤乎後為丞相
 王濛濛字仲祖美姿兒常戴破帽王衍晉王戎曰王衍
 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衍常執何晏美姿容魏明帝見
 玉柄塵尾與手一色而無分何晏美姿容魏明帝見
 之謂其著粉因命晏賜之湯餅晏食湯餅汗出魏明帝見
 流面以巾拭之轉見皎然帝方信魏人出語林潘岳安
 仁榮陽人與譙郡夏侯湛為友二人並有美容相韓壽
 隨洛下時人號曰連璧友人魏末晉初人世說相韓壽
 穎川人晉武帝時為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女在室見
 壽美容心悅之遂與壽通充有異香女竊香與壽壽得
 因帶之充怪壽香疑壽與其女通遂問於婢香與壽壽得
 婢以實告之充因以女妻之晉時人出世說衛玠字叔
 東安邑人甚有姿兒觀者塞路玠有宿疾因發而死時人謂之看殺晉時人

贊曰 五事之先 貴斯容質 玉樹瑤林

貫珠連璧 濯濯同芳 巖巖獨立

望之可敬 卽之無斃 眉目東方

肌膚姑射 人之表儀 美書載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

平陽王明壽編

醜婦人篇第五十五

孔明婦

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有醜女黃

人以爲笑

鄉里爲之諺曰莫登徒子妻宋玉賦云登徒

作孔明擇婦

正得河外醜女登徒子妻之妻蓬頭攢

耳又疥

賈后晉書武帝爲太子納妃久不決上欲娶衛

且賈充女有五種

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無鹽女齊邑

正而長白賈家種

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無鹽女齊邑

女也有德行極醜

曰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

少髮折腰跌胷皮膚

若漆年四十一不售嫁乃拂拭短褐

謂齊宣王願備後宮

王乃留之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

而笑一日對君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三宣王怪而問之

答曰大王有秦衛之患

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二國之難

內有姦臣之眾賢不附

王嗣未立三日不安此一始

也漸臺五重飾以金玉

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於山林讒說竟進於左

右此三殆也宣王納之乃停

頁兒十

嘉業堂校刊

臺退讓說納直諫開四門納眾賢乃媾母黃帝時人極
以無鹽為后齊國中與諸侯來朝也醜帝納之使
訓後宮而有婦阮氏陳留阮德儒之妹也阮氏甚陋嫁
德出帝王世紀阮氏許允一宵後允竟不入房卻出次
婦捉衣裾留之允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何答曰所乏
者容耳婦問曰士有百行君有幾後以禮待魏人出語林
好色不好德何謂俱備允大慙後當有意卿宜察之允
不答允因友人李範謂允曰阮氏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允
暫入房

贊曰 無鹽之陋 嫫母之奇 懿行內光

兒非所嗤 嗟夫後世 妒行危機

有虧婦道 徒貽世譏 阮內之對

初無媿辭 好色棄德 曷以人為

醜丈夫篇第五十六

賈大夫左傳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笑公孫
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於是始言笑

呂衛靈公臣也身長七尺面長子羔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兒

甚惡為支離疏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張孟陽

人篤孝支離疏肩高於項圍在上兩臂為脇張孟陽

載字孟陽甚醜嘗乘車出游市羣女競笑爭以瓦礫擲之至於滿車

贊曰 道兒天形 不無妍醜 傾頤折頰 面色犁黝 儻正其心 何陋之有

苟或行乖 中無所取 兇麤暴惡

動皆邪謬 天討人誅 磔同雞狗

長人篇第五十七

世紀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

長巨無霸後漢王莽使王尋王邑伐宛以長人巨無霸

匹尹緯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防風氏國語吳伐越

馬其節專車子胥使人間仲尼於魯仲尼曰禹車千秋
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是也
漢書車千秋姓田身長八尺餘體
兒甚美辰太子敗千秋訟其冤

贊曰 天生萬物 人為最靈 四方異處

隨卽殊形 惟此華夏 十尺其盈

魁梧碩大 智敏聰明 為聖為哲

為雄為英 六合之外 其長不經

短入篇第五十八

僬僥國 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巨靈 漢武帝故事曰東郡送短人長七寸其名曰巨

靈 嚴延年 漢書嚴延年為人短 西北荒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

小人長七寸 王敬 宋書王敬形狀短 張松 益部雜記曰

未衣玄冠 小而放蕩 不埋節操

贊曰

天地之間

寔生萬物

稟氣隨宜

同名異質

短纔寸餘

長或十尺

或為棟梁

或為榱楔

豈伊眾林

人匪齊一

羽林侏儒

返殊優逸

肥瘦篇第五十九

陳平

漢記陳平陽武人也。有權智，常渡河中流，船人疑其有金，平意知之，於是脫衣袒，助之逆篙，以示無金。其肥高柴，小短瘦，獨居不勝衣。微沈約、宋沈約、東

白如瓠矣

謂病瘦。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書辭官以謂病瘦。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腰圍減帶，孔移。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中後數日，李爛莫出，乃泣謂家人曰：我陽爛將死。矣。明日視之，乃有李核，出知向小兒所藏。李子也。伯翁

矣。明日視之

乃有李核，出知向小兒所藏。李子也。伯翁

妹肥於兄嫁

於王氏，嫌其太肥，遂誣云：無女身。乃董卓

字仲穎，隴西人

後漢獻帝時，為相秉政，卓尋暴死於長

安市，既肥大膏

流出守屍者於臍中，然鏡光明徹，旦後

漢人陳羣穎川許昌人祖寔大正令父元方冀州刺史也
不能勝但乘獨孟業為幽州刺史解官還京晉武帝見
車上下魏時人肥大欲秤之歎其大乃作大秤挂
於駁壁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
業曰陛下意欲秤臣無煩聖躬於是秤業重一千斤出
晉滿舊山陽昌邑人甚肥大每至要離為人疋弱逆風
善時人夏月膏流地妻收之燃燈
周時人蔡義漢時為丞相瘦弱常令人
出史記扶之前漢時人出漢書

贊曰 陰柔豐肌 陽剛隆骨 隨人所稟

因其生育 膏梁珍羞 廣居大屋

氣體為移 肥膚皤腹 清癯玉立

風塵外物 二道非真 貴乎神足

怪異篇第六十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能屬文漢帝愛之絳灌等害譖之乃出為長沙太傅到官有鵬鳥飛入其舍止於坐

有禍乃西入胡口周靈王人壅之二太史諫曰擁水不如	夏亡今山崩周當周幽王時蒙山崩蜀江水道流三百	鳴地陷兩日並出周幽王時蒙山崩蜀江水道流三百	竭天雨血鬼哭山遂陷夏桀將亡於市竭殷紂將亡	見遂走上北山城遂陷夏桀將亡於市竭殷紂將亡	以告吏遂此地當陷為湖後數往侯之門使問姒姒具	眼血出此遇一老姥持之厚生謂姒曰此縣門石龜	是有書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老姥述異記云和州	無作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老姥述異記云和州	日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老姥述異記云和州	公與九子俱復為龍是牛哀淮南子云昔公牛哀轉病	而死今龍穴見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東北去投合川	明日候之果見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東北去投合川	可令吾子挾吾池自謂焉鄭公池吾屢與鄭未勝明日取決	騎白石異之而詢焉鄭公池吾屢與鄭未勝明日取決	濯石氏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戍至丑歸常體冷目	石氏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戍至丑歸常體冷目	諱路斯頴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德中為宣城令夫公	為墳號武儋山在成都西北張路斯公碑趙耕撰云張龍	故王甚思之王使五丁擔土蜀王納以為如無幾物	為不祥武都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人顏	隅誼以武都色甚美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如無幾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兒十

四

擁石勒天上忽有旋風下屬地隱石虎孟津水斷守有

德乃秦始皇池君言畢不見始皇崩又巴郡出巨人長

通也五丈六尺遺徐福入海求不死藥徐福回以奏曰

臣從東來聞歌曰亡秦者胡也始皇於是遣將軍蒙恬

北築長城過隴西一萬里以待匈奴始皇三十七年崩

其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為丞相趙高所滅因而亡國

漢哀帝建元二年長安男子化平帝元始五年長安婦

時王莽篡靈帝河內婦人食其夫兩頭五年京師馬生

位之兆靈帝河內婦人食其夫兩頭五年京師馬生

也晉惠帝弟司馬周封齊王又為大司馬忽有婦人伏

同後吳孫權有赤鳥見乃改為赤鳥元年遂作玉兔赤

其年米一斗價一十文○元初元年安固縣有神秦襄

自稱袁周旋人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不見其形秦襄

漢昭帝三年大山有大石自起立高六丈五尺大三十
 旦忽遷京兆陌北社稷遷言漢祚將宣帝甘露元年長
 於他姓後至王莽篡位之應出漢書宣帝樂宮鐘自鳴
 銅人後漢桓帝三年雨魏文帝黃初元年清河女子
 毛矣武縣神人現長三丈有餘跡長二尺一漢安帝永
 年襄髮拄杖著黃巾謂縣人曰今年太平也
 七年二月地震日冲帝冲帝崩後漢書李勢據蜀反為
 蝕大風後漢書冲帝冲帝崩後漢書李勢據蜀反為
 勢將亡蜀地毛生起成帝時有二日相承晨見東方漢
 兵入中原兵大亂也成帝時有二日相承晨見東方漢
 梁孝王山有獻子孟河東人宣帝惡之遇疾翌日薨於梁
 九梁城是霍光字子孟河東人宣帝惡之遇疾翌日薨於梁
 也出漢書霍光字子孟河東人宣帝惡之遇疾翌日薨於梁
 禹與親戚謀反禹室內有鼠向日羣舞光妻夜夢見竈
 在樹上又井沸禹甚惡之經旬日事發宣帝誅滅霍氏
 應之出晉恭帝九月九日畫馬於梁上共羣臣射之以
 前漢是祥也未經旬有識者曰天子姓司馬今日馬射
 殺馬是不祥也未經旬有識者曰天子姓司馬今日馬射
 日為劉裕所滅出晉書

頁凡十

五

贊曰

天道好還

善惡斯報

美祥善應

凶為惡兆

耳目見聞

為之驚悼

秦皇夏桀

魏文梁孝

富貴驕奢

濟其兇暴

禍不旋踵

率皆自召

祥瑞篇第六十一

黃帝

以德治天下景星見其星形如半月瑞應圖曰唐

叔子

尚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帝堯皇來儀率舞鳳

紫芝

有觸邪之獸入帝舜慶雲現天下大禹治水錫

九龍

老人擊壤而歌至孟津白魚入王舟朱鳥銜書投

負舟

周武王欲伐紂至孟津白魚入王舟朱鳥銜書投

百諸

侯不期而會同孫叔敖楚人小時出行見兩頭蛇

必獲

福陰德陽報汝漢昭帝元始五年鳳皇集改元天鳳

再活又泰楊震初為太學博士忽有鵠銜鱸魚飛集堂
山石自起秦獻公二十年雨金於洛陽秦都高祖初
尉太秦獻公二十年雨金於洛陽秦都高祖初
豐澤中忽見一白蛇當道高祖以劍斬之兩段而去見
一老嫗後於蛇所大哭曰吾白帝子出行今被赤帝子
所殺人以爲不祥打之忽然不見高祖聞之喜乃隱碭
山呂后覓見高祖相問何以知吾在此后曰君之處上
有紫氣是以知之漢武帝元年初六年獲白麟改號元符
後滅項羽登帝位漢武帝元年初六年獲白麟改號元符
降出前孫權字仲謀黃武二年
漢書

贊曰 天垂休應 以啟聖賢 河圖洛書

見于簡編 白魚玄鵠 雲彩星躔

帝王之兆 治泰之先 率由積德

其祥罔愆 昭然監戒 以謹弗虔

諱謠篇第六十二

孔子家語魯國小兒翹一足唱曰天將大雨商羊楚王

楚王渡江得一物圓且大曰何識者王使人持以問

孔子曰孔子曰此萍實也王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先是有

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董卓乘政京師童

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王食之果然董卓謠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卓字不得生千里草符融鳳皇止阿房融皇

董字十日卜卓字不得生千里草符融鳳皇止阿房融皇

之以阿房殿上多植梧桐以待鳳皇出秦記晉惠帝時洛陽中

後為慕容冲所滅冲字鳳皇出秦記晉惠帝時洛陽中

女莫阡妖至三月抱胡腰五鹿君用權當世而每為朱

明年胡賊劉淵石勒反矣五鹿君用權當世而每為朱

雲挫折之時人為之歌曰華元左傳宋華元其御羊斟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日華元左傳宋華元其御羊斟

後逃歸役夫歌曰恥之于思廉叔度有善政百姓歌曰

廉叔度復來何暮昔之遂出奔廉叔度有善政百姓歌曰

無一襦今有五袴繇駒孟高唐而齊右善歌賈佩蘭

西京雜記曰賈佩蘭說於宮時常以弦管歌舞相娛競

為妖服以樂良時月五日共入靈芝象帝德兮露

上雲之曲既而連臂蹋班固論功歌詩靈芝象帝德兮露

地為節歌赤鳳皇來班固論功歌詩靈芝象帝德兮露

應圖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
光輝漢書曰武帝時寶鼎得於汾陰遂有寶鼎之歌
戚夫人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舒姑宣
記曰臨城縣南一千里有蓋山登百步許有舒姑泉俗
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采薪於此女坐不動牽
挽之竟不起其父遽歸告其母同來視唯有清泉澗
然不見女處母云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迴流

贊曰 童稚無知 有物斯使 事過多驗

一皆有理 天其或者 以戒先事

人苟能遷 災為休美 其或不悛

應無差軌 慎斯聽斯 考祥視履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一

平陽王朋壽編

天文篇第六十三

天河圖括地象云混沌清濁既分謂之兩儀伏者為天
 偃者為地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
 氣升為天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
 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
 里二五步東西減四步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
 宙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天謂之乾天
 圓而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滿
 色玄月而復闕也朔月初也朔蘇也死復蘇生也晦盡
 也晦夾也弦月半若張弓曰說文曰日者實也淮南子
 望月滿日月光曰暹相望也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
 纂要云日光曰暹星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
 影曰晷日氣曰暹星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
 言精也陽之榮也日分雲元命苞曰陰陽聚為雲風莊
 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雲說文云雲者山川氣也風子
 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入節之風謂之入雷穀梁傳曰
 風春晴日出日光風吹萬物有聲曰籟入雷陰陽相薄

頁心一

嘉業堂校刊

感而雨釋名云水從雲下雨輔也言輔時生養雜雪大
 為雷雪日霰疾日驟徐日零久日苦亦曰霖雪戴
 禮云天地積陰溼則為雨寒則為雪汜勝之書云雪為
 五穀之精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雪雲日同雲左傳云平尺為大雪雪有七尺雪有
 丈餘雪有千里雪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霜
 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雹說文雹冬之愆陽也左傳云凡
 陰氣勝則凝而為霜也雹皆冬之愆陽也左傳云凡
 霧春秋元命苞曰霧陰陽之氣虹蜺元命苞曰虹蜺者
 雌日蜺釋名曰虹陽氣之動也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
 婚姻失序即生此氣與日相眩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霽說文曰雨止也

贊曰 圓蓋之下 萬象三辰 風雲雷電

雨雷紛繽 窅然其氣 歛然其神

照臨有赫 利澤維均 惟人事之

順則道循 忠孝有闕 乖戾斯陳

歲時篇第六十四

春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虛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日在營室律中夾鐘季春之月日在夬律中下闕

贊闕

佛教篇第六十五 篇首闕

道安高僧傳道安名重當世習鑿齒謂曰四支遁高僧傳支遁嘗畜一鷹人或問之曰賞其神俊又為愛養焉

贊曰 佛教之來 歷二千年 得人為多

聲名藹然 圖澄羅什 神變无前

道安支遁 交結英賢 辯辭奇巧

信史光傳 舉其大者 後來勉旃

道教篇第六十六

老子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
 有五下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室於陳國渦水李樹
 有剖母左腋而生鶴髮童顏廣顙長耳大目疏眉方口
 厚脣頂有日光長二丈二尺有四十八齒耳豎天三門
 後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為函谷關令尹喜著道
 德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
 經魏伯陽三人入山作神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
 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者然後人可
 服若犬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即死伯陽謂弟子曰
 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即死伯陽謂弟子曰
 意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
 吾背遺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
 吾當服之丹入口即死弟子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
 之即死奈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得元
 意矣因乃復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死得元
 為不此乃復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死得元
 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
 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仙去道逢伐木
 人作書寄謝二弟子弟子悔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

類凡三卷其鬼谷先生號晉文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

說似周易儀從之學縱橫術二子欲馳騫諸侯之清谿山

中蘇秦張儀不可化以道先生痛至道廢絕數對秦儀

智詐相須不能痛秦儀道成別去先生與一雙履化爲

涕泣然終不即日秦宛先生凝神守一在人閒數百歲

犬以引所之子即日秦宛先生凝神守一在人閒數百歲

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

以覆死人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

先生曰海中有十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亦劉政沛

名養生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以活千人耳不

也高才博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尋異聞

學道可得長生乃絕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子五行

記兼服未央丸年百八十五歲如童子復治墨子五行

以一人分作百千人能種五果立使花實坐致行廚供

數百人吹氣成風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壺器便欲頽

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忽少忽大入水王遠方

不沾召魚鱉蛟龍即登岸後去不知所之尤明

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散大夫通五經尤明

文圖識河洛之要逆知盛衰之期後棄官入山修道

成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

頭問不答詔乃懸宮門四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

頁
一
一

三

事帝惡之使削去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遠還鄉里同
 郡陳耽為駕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在
 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會無疾病死喪奴婢六畜繁息田
 乘倍獲遠忽語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中
 當發至於遠死耽知其化去百餘日亦卒或曰夜忽
 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後委之而去遠初過吳行蔡
 得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應得度世汝不知道今氣
 經家經小民耳遠語經曰汝應得度世汝不知道今氣
 少肉多不得上於經是告以要言委經而去經後忽身
 體發熱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
 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其家視其被內唯皮頭
 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曰七
 月七日王君當去其日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王
 君果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而莫知所在遠冠遠遊
 冠朱衣帶劍遠坐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
 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
 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拜遠為之起立坐定麻姑於
 云接侍已來見東海三桑田向蓬萊水又淺於往
 日將復為陵陸平麻姑手似鳥爪經見之心念曰
 背大癢時得此爪爬背當佳也遠已知使人牽經不
 之謂曰麻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爬背邪遠曰吾鞭不
 可妄得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皆盡亦不見有人飲

食者經亦去其後數十
年經復暫歸家而已

贊曰 大道無為 而無不為 德侔天地

把握玄機 生而神靈 造化推移

經傳尹喜 禮答仲尼 耀古騰今

莫之等夷 玄元之教 萬世之師

神仙上篇第六十七

赤松子

列仙傳茅君學道成而歸自說吾有神靈之張

果隱於

恆州條山嘗往來汾晉閒人傳其有長年如紙置

巾箱中乘一

白驢日行數千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遣

通事舍人

裴悟馳驛迎之肩輿入宮被加禮敬累試仙

術不可窮

紀有道士葉法善亦多知玄宗問曰果何人

耶答曰臣窮

知之然臣言訖即死若陛下免冠跣足果救臣

七竅流血

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免冠跣足稱其罪

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久之果以
水喫其面法善復生其後果累乞歸恆州甚乃語給驛
送之歸一云賜銀青光祿大夫
號通立先生入常山不知所終

贊
關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二

平陽王朋壽編

神仙下篇第六十八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

帝退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

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無搖爾精乃可

長生慎內閑外多知為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士

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與日月參黃安黃安代

將汝去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獨存矣黃安黃安代

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黃安黃安代

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謂安舌耕年可入十餘強

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長
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
龜以授吾其背已平矣此蟲得日月之光一趨世人謂安
出頭我坐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

頁記一二

嘉業堂校刊

萬歲周穆王巡不還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

矣年一百四歲帝乃乘入駿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

天下以傲黃帝乃乘入駿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

白狐立貉以祭于河宗尊車涉弱水魚鼈鼉鼉以爲梁

還登於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

在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此女比及三年將

復而野又生于雷首大行遂入王曰闕周時尹喜既適

流沙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有舊跡招隱士尹軌杜沖

居於草樓因號樓觀駕從詣焉王造崑崙時飲峰山石

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雲沖

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

瑤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

得不延宮相與升雲而去彭祖孫也至殷未已七百

母降王宮而不衰老少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

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

間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擣雲母粉麋角

鼓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或

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少周游時還獨行人莫知其

十日不止乃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
 且止中笑其體面九竅五臟四支便引毛髮閉氣以攻所患
 起行其體頭中故於鼻口下達十指未尋即體和王自
 心一雲行體中致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
 其氣道不告致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
 往問無所留彭祖曰欲舉形登天此道至大非君王之
 賤略為其次當愛精神示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
 所能為其虛飛行不知交憂患和氣折傷今肌膚不澤
 使鬼神乘虛飛行不知交憂患和氣折傷今肌膚不澤
 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憂患和氣折傷今肌膚不澤
 營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又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中
 有青精先生者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
 王但以彭祖之教試之有驗王傳彭祖之道欲祕之乃
 下令國中其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祖知之乃
 去不知其彭祖之後七十年人於流沙國西見之有彭祖
 山君者修彭祖之道壽數百歲乃追論其言以爲道人形
 經黃鶴樓兒魁偉人幸氏酤酒爲業一日有一道人形
 云黃鶴樓兒魁偉人幸氏酤酒爲業一日有一道人形
 顧謂幸曰能以一杯好酒飲吾否幸氏許諾即以上雅亦
 好道舉常與方外之士爲友聞之欣然許諾即以上雅亦
 一杯奉之道人舉盡之亦不相謝拂袖出門去至來
 日如期而來幸不待其求即以飲之飲已輒徑去似此

頁兒十二

二

者僅半年道人多負爾酒資也屬此行無倦色一日忽呼
 幸氏子謂曰我多負爾酒資也屬此行無倦色一日忽呼
 所攜一藥籃中得橋皮少許於壁畫一仙鶴畫畢指示
 幸云以此奉答但有客飲酒即唱調拍手以為節而此
 鶴當為君舞以佐尊言訖遂去幸亦未甚信之繼而有
 客三數人來見所畫鶴問其所以幸以實告客於是依
 其言唱拍以橘皮所畫其毛羽帶黃人莫不驚異當其舞
 音宛然素壁也舞罷而去則依然畫鶴也自是當其人爭
 時宛然素壁也舞罷而去則依然畫鶴也自是當其人爭
 欲來觀幸氏遂限之以沽酒之價非數千不能得觀也
 十年之閒家貧道飲萬一其道否幸見之拜且跪謝幸
 氏曰嚮時貧道飲萬一其道否幸見之拜且跪謝幸
 日賴先生所畫鶴今事產方之居今日何幸見之拜且跪謝幸
 日敢忘恩德但恨不知先生所居何處承蒙不棄凡俗
 復此榮過若能少留當舉家具廁役之職供備灑掃中
 生有意終惠之乎先生笑曰吾豈久此者耶於藥藍所
 取一短笛作數弄須臾有白雲而垂簷楹閒然
 畫鶴飛下猶聞笛聲幸氏於是就其處建一樓榜之杏
 沒於霄漢猶聞笛聲幸氏於是就其處建一樓榜之杏
 黃鶴樓後崔影題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樓空餘日
 鶴胡釘較日得百錢便詣酒家醉則臥於路衢人以呼之
 樓胡釘較日得百錢便詣酒家醉則臥於路衢人以呼之

有道者然亦畜妻子蹤跡疏散不可測其能他人或問
 云爾能釘較還釘得虛空否應聲曰你打破將來時鄉
 里縣尉聞其名往見之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
 來相訪笑著荷衣出後舉白樂天唐會昌中李師稷中
 深處藏人多傳誦不知所終白樂天丞為浙東觀察使時
 家隱於嵩高山不為所測白樂天丞為浙東觀察使時
 有商客遭風飄揚不知所終白樂天丞為浙東觀察使時
 白鶴異樹非人閒所須有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
 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院宇扁鎖云白宮觀
 通入見一道士鬚眉皓白復有一處院宇扁鎖云白宮觀
 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其人回以語樂天題詩云吾歸處歸則
 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
 須歸兜率天闕願常降於雄家闕萼綠華闕神也與羊
 無諸惡惱闕願常降於雄家闕萼綠華闕神也與羊
 所不能勤學人所不能學他人嗜慾我權云云勤人
 嗜色味我學恬淡他人動聲利我勤內行世人獨他人
 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
 并隱影化形術而去時有人見於湘東山中

贊闕

女仙篇第六十九

頁兒十二

三

毛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人游嵩華間松梢

秦之宮人二曰我秦之役夫也秦皇役調繁我遁跡山

中爾宮人云始皇欲以我為殉因爾逃竄吾二人在山

服草木歲久身輕徧體生毛久之曰吾當去矣王積薪

相別但覺超然莫知所之陶尹自此亦得道矣

唐婦人嘗行山間迷失道遇夜見小茅舍即叩門求宿惟

兩夜長無以消遣新婦可共奕棋婦應曰諾積薪素亦

善奕訝其無燭遂竊聽之新婦云新婦先從第幾著也

棋局至十餘往返姑曰新婦你輸十一口言其著處初無

薪一衣冠夜不寐悉記其著而終不能曉十一路也婦曰然積

具衣冠見之叩以棋事老婦云汝熟思當自得之積薪

自此復見天下第一數日復往詣之并茅屋李筌李筌自

皆不復見但荒山耳人言積薪遇黃帝陰符經本觀
子居嵩山少室中於虎口巖中得黃帝陰符經本觀
糜爛筌鈔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一日於驪山下逢一
老姥奇之因隨其後見一楛樹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
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筌曰此黃帝陰符經母何得而
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二百甲子矣筌乃具告所
以燒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爲師受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如傳同
 好當盟齋而受之本命日誦三七徧可以延年益壽時
 已過午吾有麥飯相與可取水來遂授一盃筌於谷口
 取水水滿盃而不能舉遂沈及回已失母所在惟留麥
 飯數升于石上香美取而食崔煒不知何許人家貧常
 之後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崔煒於僧開元寺棲止有
 一老姬行乞誤倒賣饍人擔其人苦辱幾死煒因解救
 得免脫衣爲出直遇患齋一灸便止後煒遊海光寺行
 乞有艾少許相與遇患齋一灸便止後煒遊海光寺行
 遇老僧患此在耳一灸即愈僧大喜曰貧僧無以奉酬
 直此處有任翁者其家巨富亦患此疾君去當隨之
 酬遂修書遣人送之煒隨其往至其家炷之隨手痂落
 主人喜曰幸毋草草而去當以十萬錢奉之置酒飲罷
 至夜就寢其室不知戶已扃矣其家妻事猖神三年必
 殺生人以獻之至是事已迫矣主人謂其子曰門下客
 可享神即磨刃以俟其女知之私以刀詣煒曰我家將
 不利于一子汝可破臆而遁煒即破臆遁去而身墮胷井
 中井傍一穴有白蛇而頗有贅疣竊念得火可灸忽
 有風飄野火入井得而灸之亦應手痂落煒禱視蛇曰
 汝若飛去當救我於難即跨其身蛇遂蜿蜒如有所適
 即於穴中觸一門即有一人開蛇去及入如神宇一室有
 琴棋煒取琴鼓之有一女出喜曰玉京子召崔家郎君

頁兒十二

四

至矣延坐茶話久之又曰聞有鮑姑艾可留少許良久
 又二女出迎相見煒惟求速歸女曰待羊城使者來當
 送汝歸鄉里少頃果有一人騎白羊自空冉冉而下女
 曰崔郎欲求歸帝已配田夫人矣煒曰夫人謂誰曰齊
 王田橫女也即召夫人不至曰未奉帝命不敢私
 詣遂與羊城使者歸女曰當與國寶陽燧珠可直十萬
 貫錢至彼當有胡人自求買至鄉可具酒肴於蒲瀾寺
 迎我我當送田夫人來此遂別去羊城使者於蒲瀾寺
 煒至鄉不投諸寺而抵野邸貨珠果有胡人見珠而喜
 曰郎君入南越趙佗墓中來不然何以得此寶珠我大
 食國失此寶已久有能玄象者云來歲國寶當還我固
 俟之已久遂與錢十萬貫煒由此巨富至期日具酒肴
 於蒲瀾寺至夜半二女果送田夫人人至夫人儀兒甚整
 出語溫雅二女酒後別去煒問夫人曰鮑姑是誰曰鮑
 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人閒曰呼蛇為玉京子者
 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京故號玉京子遂與夫
 人入羅浮山

贊曰

神仙之道

本乎精專

陽精陰魄

各務純全

煉陽致一

飛昇九天

漳陰至極

亦造重玄

瑤臺圖錄

閩苑宗傳

上元王母

游焉息焉

鬼神上篇第七十

盧佩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腰腳不能

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忽一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馬

從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復待請問之佩

以情告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彥

伯請以身為僕隸佩即入白母遂引至母前婦人纔舉

手候之未已能自動矣於是家權躍遺以金帛婦人

壽母曰猶未也當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可上答婦

則曰可但老婦將死之骨為大師再生未可知何可上人左右

為夫有何論功乎母曰佩願以身為大師奴今反得
匱中取藥一丸至以進母入口諸苦釋然頓平即具六

貞元一

五

禮納婦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
一歸本家欲以車輦送迎固辭不肯唯乘舊馬從女僮
候忽往來略無蹤跡頗以為異一旦伺其出佩潛往窺
之出延興門馬行空中驚問行者皆不見之佩自隨至
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餚紙錢瀝酒祭地見婦人下
馬接而飲之女僮隨後收拾紙錢於馬上即變為銅錢
方知其為王紹明經後夜深讀書有人隔窗下讀書聲
妖異矣為紹明於窗上題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
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詩訖將筆還紹寂無人聲紹出視之外門扇閉如故乃
知其非人也

贊曰 鬼物陰靈 感斯則見 人苟惑之

隨情遷變 福少禍多 應機宜辨

桃茆巫師 靈符丹篆 邪氣既成

祛之已晚 以正處心 敬之斯遠

鬼神下篇第七十一 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三

平陽王朋壽編

婚姻篇第七十二

晉太子

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以女將逃歸謂秦女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

秦子之

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以固子

也從子

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圍遂逃歸曰

溫嶠

當與妹求一嘉婿嶠曰安比姑曰何敢希汝比後

數日

嶠白姑曰已得婿矣因下玉鏡臺一枚至期乃嶠

也女去

障面扇笑曰我固疑是家禮不備女曰婚姻

申女

列女傳邵南申女許嫁而夫家禮不備女曰鄭太

子左

傳北狄攻齊齊侯欲以女妻忽忽曰齊大非吾耦也辭

而大

敗狄眾齊侯欲以女妻忽忽曰齊大非吾耦也辭

取不

朱陳村徐泗間有一村居民皆姓朱有一村居民

法簡

嚴天下稱陳於是一村世為婚姻風俗淳厚禮

之日

朱陳村

頁尾十三

嘉業堂校刊

贊曰

婚姻之道

古昔所敦

以重嗣續

以正人倫

鳳占協吉

雁幣斯臻

恩則夫婦

職則繫殯

慈於教子

孝以安親

孰云齊鄭

有媿朱陳

死喪篇第七十三

魯哀公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

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性化於陰陽

性之始也死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也淮南子云

吾生有七尺之軀季平子魯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

死有一棺之土季平子魯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

以寶玉是由暴屍於中孔子禮記檀弓曰孔子之衛遇

原示人以姦利之端孔子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衛出

使子貢脫驂而駢馬曰驂注劉元濟宋劉元濟出賦詩

云賻助喪用也駢馬曰驂注劉元濟宋劉元濟出賦詩

曰漢涼徒見日冥莫詎知年秦始皇史記秦始皇之葬

丈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爲日闕
魚膏鬪水銀爲江海金銀爲鳧鶴
水之尾樂水蓄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之
朝使百姓墨子墨子曰古者聖王制
皆見之無通臭三王豈財以朽體衣
及泉上無通臭三王豈財以朽體衣
用不足哉以爲葬埋之法董卓後漢
數日

贊曰 死生定命 冥數莫移 進德積善

或能過期 驕恣兇暴 短折傾危

紙衣瓦棺 巨盜莫窺 奢淫厚葬

剖封暴屍 儉爲世戒 墨翟何譏

牀席篇第七十四

孟嘗君

戰國策孟嘗君豪俠出行五武帝
西京雜記武帝宴西王母

設珊瑚牀又為七寶管寧高士傳管寧字幼安常坐一
 牀於桂宮紫錦帷帳管子曰華而腕大夫之贊與管子
 穿而曾子止之日勿言之曾子聞之謂曾元曰子之愛
 我不易若是童子劉玄漢書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號
 遂易簣而死劉玄更始皇帝見羣臣列位羞不能對
 以手戴憑能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
 刮席戴憑能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
 以與通者憑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
 遂坐數十席管幼安有鳴鼓吹以過門者其友起視之
 幼安曰大丈夫當自取富貴何用看之原憲結駟連騎
 人子非我友也遂割其坐席之半與之原憲結駟連騎
 來見原憲原憲桑樞成王尚書成王將崩南嚮敷重蔑
 甕隔以席為門云成王尚書成王將崩南嚮敷重蔑
 豐席南嚮晉太子晉東宮舊事曰太毛詩柏舟篇云我
 敷重筍席晉太子晉東宮舊事曰太毛詩柏舟篇云我
 也卷

贊曰

牀席之設

木為身謀

以安以適

以息以休

龍鬚象牙

妝飾雕鏤

誨淫習奢 或承之羞 隱居志學

蒲管茅蒐 槁梧枯木 惟道是修

扇枕篇第七十五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儒至孝 王羲之 晉書王羲之

賣素扇義之取而書之 後持數扇來求書羲之笑而遣

書姥如其言人爭市之 第寓邯鄲邸中坐而長歎傍有

之盧毓 唐進士盧毓下第寓邯鄲邸中坐而長歎傍有

囊探一枕傍有小數與毓曰但枕此可以如意故歎亦不

甚信姑順其意取而枕之以臥則遂夢入枕竅中則宛

然在京師遂赴舉擢第一日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

已至年老官顯甚榮耀一日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

尚聲遂颯然而悟則身在邯鄲邸中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

為相有故人來見安安周其何有 謝安 晉書謝安

頁記一三

三

盡故大遂大有所得其為人望如此

贊曰 資生之具 既多且繁 扇枕之設

隨時便安 寢焉斯稱 揮則生寒

蒲葵角枕 望重朝端 幻化罔測

孝思莫刊 名同製異 巧拙存焉

舟車篇第七十六

丹朱 尚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罔 周易 繫辭云剝木

楫舟楫之利 陳季卿 唐陳季卿衡湘間人久住長安未

以濟不通 時有一褐衣老叟亦來同坐季卿看壁間華

憩於僧房 尋其鄉里不覺長歎叟曰先輩何故歎季卿

夷圖於是尋其鄉里不覺長歎叟曰先輩何故歎季卿

取之叟即將竹葉作一小舟黏於華夷圖渭水上日先

輩熟視之即當如願季卿視之則渭水波瀾洶湧身已

在舟中順流而下旬餘到家住一日自思以謂試期逼

不可久留因復上所乘舟而來既已到長安則方李膺
 悟急來開元寺則僧尚未至老叟尚猶擁褐而坐李膺
 後漢李膺字元禮郭泰字林宗後歸鄉諸儒盧充志怪
 送之泰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盧充錄漢
 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
 朱門大第有人迎充見少府日近得君尊書為君娶吾
 小女故相邀將書示充充乃充亡父手札崔乃命女妝飾
 相見成禮留三日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充出臨水
 戲忽見水上一二犢車乍沈浮既達岸充視車中見崔
 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日此
 君兒也俄而不見及袁彥伯著名乘船宿牛渚于時始
 兒長成後歷在數郡起誦所作詩時謝商估問誦此渚
 秋風清月朗宏中夜聞乃乘小舟歷諸商估問誦此渚
 聞宏言詞皆素所未聞乃乘小舟歷諸商估問誦此渚
 或云袁郎也謝於是進舟荀勗世說荀勗為中書監和
 與語大相賞結交而去荀勗世說荀勗為中書監和
 出入嶠性雅正常疾助諛後公車來嶠便登車向張
 前坐不復容勗助方便覓車監令各給車從此始乘張
 湛後漢張湛為蜀衛玠晉衛玠有異人之望鬢亂時乘
 璧太守乘折轅車衛玠白羊車於洛中觀者皆曰誰家
 先有人後徙豫章至郡人久聞名看如堵玠者老子道
 有羸疾至是不堪其勞遂死人曰看殺老子道經注

頁兒十三

四

三十輻章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尹喜列仙傳尹喜為函谷關令之老子乘青牛車而來

贊曰 舟車之利 以濟不通 四溟浩渺

雖遠必窮 九州遼邈 雖廣斯從

一航萬斛 其用則同 梁輶軾鞞

戰艦艨艟 聖人製作 世享厥功

鐙燭篇第七十七

四明夫人 洞冥錄唐進士李華讀書於開覺寺時夜將

紅裳女子 半聞窗外有人吟誦聲華就窗隙間視之見

誰是相顧 人牽衣弔孤影華愛其吟因具衣冠出而邀

之女子遂相 顧揖詣華書室共坐女子自稱云我為四

明夫人也及 將曉辭去華躡其後見其入闕至佛座前

長闕前遂不 見來闕言之於寺僧有老僧曰此是闕鐙

漢武帝 幽明錄 異書 漢武帝 以玄豹白鳳膏磨青淮南

子淮南子 萬術曰 取蛻脂 匡衡 徐吾者 東海上 貧

婦人為燈 置水中 可見諸物 夜績李吾曰 徐吾無燭 請無

待來者 吾曰 妾以貧 故起常在 先臥常在 後灑掃 陳席以

人燭不為益 闇何愛 東壁之餘 光去一令狐綯 在內廷 直

謂車駕來 皆趨階 陸之下 少頃乃獨居 叩門來投 叔子叔

燭柄唯至尊 顏叔子 舍顏叔子 寡婦叩門 來投叔子 叔

方得用故也 顏叔子 舍顏叔子 寡婦叩門 來投叔子 叔

於門達曉 乃已執燭 嬾婦 紀異曰 東海有魚 其肉可以為

織維婦功 之乃已 則寇萊公 冠一 時照夜 不以油 燈一豪侈

以蠟燭所至 雖涸 楚莊王 戰略曰 楚莊王 賜羣臣酒 日

援絕其冠 纓以告 羣臣 皆絕去 冠纓 然後 欲顯婦人 之

失以辱士 乎乃命 羣臣 皆絕去 冠纓 然後 欲顯婦人 之

以正禮王 媿其言 於是 命坐客 皆絕其 纓

五

五

贊

冠履篇第七十八

酒食篇第七十九

羹肉篇第八十

傅說 尚書說命篇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乃命 宋公子

家左傳鄭公子家子公入見謂靈公曰公食指動之子

及食大夫鼃羹公故不與子公華元說苑曰鄭伐宋

公怒染指於鼎而遂謀弑靈公華元將戰華元殺

為政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昔日之羊羹子漢

高祖史記高祖父太公為項羽所得致於俎上以招高

即爾父也若必欲烹之幸分我一杯羹高祖微時常過

釜聲高祖恨之及即位封宗族而兄之子不及封太公

侯司馬子期戰國策曰中山君享大夫司馬子期在馬

羊羹至於亡國穎考叔左傳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有獻

問之曰小人有母嘗君之食孟子孟子曰君子之於禽

矣未嘗聞其聲晉文公孟子曰晉文公之於亥唐也入云

其死聞其聲晉文公則入坐云則坐雖疏食菜羹未嘗

不忍食其肉孔子鄉黨第十云祭肉不出三日非祭肉不

敢不飽蓋不孔子拜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割不正

不食君賜腥王曾王曾宋人為丞相家人未嘗見其怒

必熟而薦之王曾一日下朝甚晏極餒急索食家人欲

試之使左右進羹至前佯為蹶仆羹與器皿皆覆於

地左右徐起請罪公徐曰羹爛汝手乎其寬如此陳

平曰善平曰使里中社分肉甚均父老桓譚漢桓譚著

聞長安樂出西向而笑楚辭楚辭曰懲於羹者吹齋

人知肉味美過屠門而嚼楚辭楚辭曰言人食羹而

熱心中懲之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

冷齋而吹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云善學者若齊王食

雞必食其跖數張協後語云張協嘗作七命曰封熊之

干而後足也張協躡翰音之跖鷲髀脣髮殘象白

閔仲叔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東方朔神異經

日南方有歌名曰彭鏗楚辭曰彭鏗斟雉王逸為之注

无損其肉可作鮮 王遠神仙傳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何曾每食蒸餅上

不垢作十荀氏餅夏以白環餅代之又五行書曰十月

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贊曰 食之有羹 以調五味 魚肉脯羞

老疾斯貴 各務適中 輔成食氣

飛走山淵 甘鮮肥脆 撕以刀砧

烹之鼎器 奉養過差 實傷仁類

奴婢篇第八十一

箕子 史記殷紂暴虐箕子諫之季布漢書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漢得

天下布遂逃匿賣身於魯朱家為衛青漢書衛青為平
 奴後高祖赦之乃見帝帝遂封之
 者曰後當富貴青曰為人奴得石勒晉末石勒上黨人
 免咎捶足矣何富貴之敢望
 為山東童區寄唐柳子厚文云童區寄者柳州蕘牧兒
 李氏奴童區寄也行枚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
 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噉恐慄為兒怛狀
 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
 伺其睡以縛背刃刀上下得絕因取刀殺之逃未及遠
 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之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
 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計
 日與其殺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
 幸而殺彼以縛即鑪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
 夜半僮轉以縛即鑪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
 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奴賊
 二人得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自虛吏白州州白
 大府大府召親兒幼願刺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不
 肯吏護還之鄉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計盧全唐盧全才高豪放韓退之嘗
 殺二豪豈可近耶盧全贈之以詩曰玉川先生洛城
 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
 老無齒云云文多不載玉川先生盧全道號也

頁
 三

七

相如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於臨邛市文君當壚

裴秀猶裴秀之母裴氏婢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起拜

矣陸賈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太尉以奴婢鄭玄說苑云鄭玄之家奴婢皆讀詩玄怒

何為乎泥中答曰薄徐甲關欲賃一僕尹喜為求得徐

言往想逢彼之怒徐甲關欲賃一僕尹喜為求得徐

甲遂與之西至流沙且約曰以百錢為直凡役使富

於是以辭老子欲迴老子謂之曰待我至廁賓國得金當

悉以還汝徐甲不從遂於所至投牒老子知之日汝投

牒耶曰然曰汝試俯首徐甲俯首有符從口中復出甲遂成枯骨左右為懇求老子復以符內甲口中復生

贊曰 奴婢之名 非古所設 以罪目之 從而為別 盜財曰臧 禽逋曰獲

後世因之 利其廝役 始賤終榮

初窮後達 人未易知 遇之毋忽

四夷篇第八十二

冒頓 前漢匈奴傳月支欲殺冒頓冒頓歸頭曼頭曼令

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頭

射冒頓知眾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頭

曼遂自 東夷夫餘國 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接

立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

珠玉貨貝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

杖搖繩終日力作不為勞又置別邑曰蘇塗立 辰韓氏

水懸鈴鼓其上蘇塗之者其似西域浮屠也 辰韓氏

在馬韓東又有弁韓風俗頗同馬韓又 肅慎氏 婁在挹

王生子便以石押頭使扁喜舞善瑟 肅慎氏 婁在挹

咸山之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有石磬皮骨之甲檀弓

楷矢周武帝貢石季龍間之云每後秦漢之盛莫之

致也武通貢石季龍間之云每後秦漢之盛莫之

向西南鳴者三年是知有大國使來也 倭人 在帶方

海中年計牧時以爲年自謂太伯之後皮囊徒跣不知歲時
也裨離等十國皆肅慎西並不詳其土西戎有吐谷渾據

下甘松之南逐水草蘆葦爲屋內酪爲糧烏耆國洛陽
男子通服長裙褐或帶鞬以騎射相誇也

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利西北至烏孫樓蘭丈夫剪
髮婦人衣襦龜茲其城二重中有樓乃王宮壯麗煥若

居大宛娶婦人以金同心指環爲聘無義爭分銖之利
也康居國在大宛西大秦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

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琉璃爲牆壁
水晶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一宮

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則更立南蠻林邑國馬援
賢人放其舊主被放者不敢怨也

南海三千北戶向日無扶桑西去林邑三千里人皆
霜雪貴女賤男婦先聘婿扶桑去林邑三千里人皆

其國無北狄殷曰鬼方周曰獫狁
飢饉無北狄漢曰匈奴實其一也

贊曰 四夷八蠻 殊方異俗 別其冠裳

奇其稱目 斷髮文身 輕生易戮

神武宣威 梯航相屬 古先哲王

羈縻撫育 文德仁恩 遠人斯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三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四

平陽王朋壽編

經典篇第八十三

毛詩 漢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之

毛詩 尚書 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 上世帝王之遺書

周易 世紀曰伏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 周

禮記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後通儒各有闕至漢宣帝

又刪為四十六篇 乃刪后氏禮記為八十五篇 名大戴禮 聖

樂記 凡四十九篇 春秋 魯史記其後諸儒加月令明堂位

傳 卜商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 孝經 孔子為弟子曾參

赤亦為之傳曰公羊曰穀梁 孝經 孔子為弟子曾參

其說孔子假曾參為名曰論語也 趙岐注孟子序云論語者

頁兌十可

嘉業堂校刊

五經之銷鑿 孟子 趙岐注孟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名
六藝之喉衿 孟子 軻字則未聞也著書七篇二百六十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贊曰 大樸既散 澆漓失真 斯文未喪

挺生聖人 明於物理 著以人倫

五常百行 典籍斯陳 君臣以別

父子以親 日星同耀 萬世彌新

史傳篇第八十四

蒼頡 世本注蒼頡仰觀日星之象俯視
鳥獸之跡以制字為黃帝之史官彭祖
殷紀彭祖

封於彭 以其壽故謂之彭祖陶唐之世生至於殷為殷
之史官紀述當世之事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老子 老子姓李生而鬢髮皓白故謂之司馬談漢武
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
公自序云上自黃帝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

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
公自序云上自黃帝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

七十列傳凡班彪後漢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
 一百三十卷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當獨立一史
 遷所記乃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
 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
 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
 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
 而亂臣九家三國志唐書薛居正五王肅魏志王肅對明
 隋書宋庠歐陽脩唐書薛居正五王肅魏志王肅對明
 代史前賢云九家皆良史之才王肅魏志王肅對明
 事不虛美呂不韋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
 不隱惡呂不韋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
 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二十餘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賞千金孟子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倚相左傳楚王與
 趙王會于渑池鼓瑟擊缶兩國之史倚相左傳楚王與
 臣各書之是雖小國亦有史官也史倚相左傳楚王與
 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史倚相左傳楚王與
 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贊曰

史職記事

其來尚矣

始自蒼王

言動斯紀 逮至夏殷 左右以位

惡不文飾 善無溢美 謂之寶錄

聲光燁燁 九家粲然 日星同軌

書字篇第八十五

說文

說文云書有六義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秦書 許慎

說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著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贊曰 世之有書 本乎上世 蒼頡精英

象形由致 日月並明 王門閨位

假借蟲麟 各從其類 逸為鍾王

剛方妍媚 自此以還 紛然磔蝟

講說篇第八十六

夏侯勝

漢夏侯勝每講說必語諸生曰經術既明禮記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鳴董仲舒景

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董仲舒景

下帷講誦弟子轉相傳馬融後漢馬融常施絳紗帳授

授或莫能見其面者魏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

鮮有入其室者授魏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

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彫傷子獨何人能全其

壽遂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勤無倦孫卿

孫卿子曰達師云教使弟子亡焉樂焉往焉游焉

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門則邪僻之道塞矣

贊曰

聖經玄奧

講說能通

詮文論義

雅正斯從

文學導志

理以折衷

不僻不陋

率取中庸

難疑答問

極究研窮

師資是賴

成允成功

筆墨篇第八十七

蒙恬製筆世之有筆自恬始班超東觀漢記班超家貧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孫權吳祚國統曰吳王孫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孫權嘗夢北熊顛首於

天帝前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覺以問徵士熊顛曰

祥矣大王必為主者人之首額少者王之上加點

權大喜也江淹此有文章後數十年夢一丈夫授五色筆因

謂淹曰前者借君退人稱淹才盡矣谷子雲漢書谷永

還之自是文章日長安號曰谷子雲王羲之晉王羲

之筆札或君卿之唇舌君卿護字也唐事遺文韓定辭

日昔麗飾則有琉璃象牙為筆韓定辭唐事遺文韓定辭

州麗飾則有琉璃象牙為筆韓定辭唐事遺文韓定辭

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舍於賓館命慕容馬郁延

別後學問韓即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意在

藝其學問韓即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意在

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江東王時好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

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為管或用斑竹忠

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奇
 麗中意者即衛夫人掩其不意自後掣其筆莫能得歎
 麗雪兒歌之日史弘肇五代史漢史宏肇起身卒伍不識
 付此子他日直須長劍安班孟不知何許人也
 以書名天下直須長劍安班孟不知何許人也
 國定禍亂直須長劍安班孟不知何許人也
 用此毛錐子為毛錐子謂筆也班孟不知何許人也
 墨一噴皆成字陸雲曹書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
 竟紙各有意義陸雲曹書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
 用不知兄頗見葛玄神仙傳葛玄往河伯處賣大魚者謂曰暫
 之否令送二螺葛玄煩此魚往河伯處賣大魚者謂曰暫
 立日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中魚曰魚已死
 頃魚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也鄧后東觀漢
 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智永李綽尚書故實云僧智
 絕惟歲時貢紙墨而已智永李綽尚書故實云僧智
 學書後有禿筆頭十八人來覓書者如市所東坡唐
 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東坡宋
 遺事蘇軾字子瞻居黃州之東坡因自號東坡居荀況
 士嘗云筆禿千管磨萬錠不作羲之必作索靖荀況
 筆賦非帛非綵成文章非日非月天下
 光匹夫隆之即為聖諸侯隆之定四方

頭况十四

四

贊曰 筆墨之利 紀事記言 秋兔之毫

老松之煙 加之束縛 和以丹鉛

錫之異號 毛穎陳玄 經書簡冊

賴爾成編 螢窗雪案 功斯著焉

硯紙篇第八十八

孔子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有石蔡倫後漢和帝元興

故布擣抄作紙又求古魚網擣抄作紙故其字從端歛

巾後人又以故麻或楮木皮作紙或名爲穀紙日色有鵝

硯譜云端州端谿之石紫肝色在水不溫潤色如瓜皮

者爲上端者曰歛端高麗王師中蓬萊錄異曰河船自高

六王曾名賢遺範王曾青州人爲相莫無子使濼于生

異聞集云唐濼于生夢游一處其榜曰槐安國既入遂

僑其王之女既而出爲南柯郡守在那嘗與其妻游龜

山硯池釣魚于池上數年其妻死遂辭其王而歸遂覺
試以夢尋之見一大槐樹樹根有穴螻蛄出入甚眾
于以杖掘之探得一穴大如螻蛄穴徑路宛然夢中市
井也復尋所謂南柯者即槐南一枝柯窟中亦有眾蟻
又近樹分枝處見一龜殼乃所謂龜山也又異號四寶
得一古硯中有水乃所謂硯池也文多不載
筆墨硯紙是也各有異號筆曰管城子墨曰
陳玄硯曰陶泓又曰石丈人紙曰楮先生

贊曰 硯之爲器 誰能具陳 鐫鑿堅石

或以陶鈞 方圓厚薄 妙意斯存

紙之爲體 砥石平均 楮皮魚網

滌以齋淪 相須爲用 萬古之珍

金銀篇第八十九

禹貢

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云金銀銅也

陳平

漢書高祖與陳平金四萬斤使

不問楚君臣出入

雋不疑

史記雋不疑南陽人爲郎中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金去金主

意不疑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價之告歸周穆王列子云周

者還金之主大慙以此稱郭況為長者鴻臚卿上數幸其第

人游化人之宮闕郭況賜以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為金

皆以金銀為飾郭況賜以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為金

穴瑞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蠶出朱提漢書朱提縣

銀其價比他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

處出者增倍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

官二疏後漢疏廣字仲翁子受字翁子榮廣曰子聞知

止不殆又聞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為榮廣曰子聞知

上許之既歸鄉里以所有金盡以散鄉黨宗族焉病季

布信重人語曰得黃金百鎰不赦之為郎一甚見甄彬南史

中山人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如季布一諾甄彬南史

於苧東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道有入

見驚云近有越人以此金質錢時庫僧有事不得舉而失

堅不受到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卒還彬

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為益州錄事參軍

帶鄆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並誠以彬為益州錄事參軍

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自此名德益彰

范蠡

史記范蠡辭越王泛五湖不知所終

孫綽晉孫綽

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賦甚工

孟子孟

一示友而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聲

孟子孟

鑑而受辭餽五十鎰而受杜子美唐識金子美詩云不貪

孟子孟

則其天地之閒惟不貪者能識之伏夜里諺家雖貧飲酒須

孟子孟

使用銀家雖富手巾須武帝漢書武帝學神仙長生不死

孟子孟

瀛洲三神山皆以黃金白銀為宮莊子韓詩外傳曰楚

孟子孟

莊子固辭不受相顏淵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問於仲尼

孟子孟

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數能告若乃

孟子孟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孟子孟

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

孟子孟

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

孟子孟

凡所矜則重外也周公尚書金縢第八武王有疾周公作

孟子孟

緘之以金不使人聞之傅說尚書說命上王曰列子列子云有人
市為人所執或問之答曰攬若金用汝作礪正晝攬金於
金之時但見金不見人故也

贊曰 五金之英 黃白斯貴 剛柔得中

與德同類 不為布泉 不為利器

人自寶之 珍藏於世 辭則清貞

貪為濫穢 取之與之 務行乎義

珠玉篇第九十

黃帝莊子云黃帝游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正而南

索之而得黃帝歎曰象罔乃可以得邪罔而不得使離

黃帝之少子曰青陽是曰少昊有白雲之瑞號為白帝

故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以下
也宋王莊子列禦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下

其車驕楫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緯蕭而

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遭其睡也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
 珠者必非直九重之淵宋王之寤非直龍也哉今宋
 國之深非其睡也宋大儒莊子外物篇大儒以詩
 車者必遭其睡也宋大儒莊子外物篇大儒以詩
 王而寤子為齋粉矣宋大小儒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
 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珠詩固
 之曰青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珠詩固
 壓其顛儒以金槌控其頤卞和璞於荆山中獻於王
 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後王卽和璞於荆山中獻於王
 王謂其欺己別其左足後王卽和璞於荆山中獻於王
 三日三夜繼之以血王使人理之乃得玉名曰和氏之
 寶郟詵帝晉書郟詵以廣基舉賢良射策為天下第一
 玉帝淵客自稱淵客從水中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山片
 大笑以鍾離意坐馱敗以資顯宗時為尚書時交趾守
 與主以鍾離意坐馱敗以資顯宗時為尚書時交趾守
 悉以委地詔問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
 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帝曰賢哉賜庫錢三十萬拜
 為右孟嘗資珠璣前政貪殘珠徙交趾嘗清潔無耕稼所
 僕射孟嘗資珠璣前政貪殘珠徙交趾嘗清潔無耕稼所

頁兒一日

七

乃悉子貢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

也曹植魏曹植與楊德祖書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京當此時人人自為握靈蛇平公孫柔之瑞應圖於土

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賦曰石蘊玉通義五經通

八而銜明陸機晉陸機文賦曰珠而川媚通義曰王

有五德溫潤而有似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

於禮似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贊曰合浦崑山靈珠美玉光粲温良

比之仁德 明月夜光 固難韞匱

以暗投人 按劍怒目 抱道懷才

監茲為則 待賈而沽 慎無欲速

錢絹錦繡篇第九十一

鄧通

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

而相者相之曰當餓死帝曰富之在我遂賜蜀道銅山

使自鑄錢號曰鄧氏錢餓死郭子橫曰漢帝升望月臺

天下後景帝時禁通竟餓死郭子橫曰漢帝升望月臺

錢五枚以置帝前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干

寶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類蟬其子著草葉如

十蠶種得子以歸則飛來就之殺其子以血塗錢入

市物用其子所塗錢則勿用其母所塗者則錢復來用

其母所塗者市物則留其子所太公殷夏以前其詳靡

塗錢其來亦如之名曰青蚨太公殷夏以前其詳靡

記太公為周立九王隱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其積

府圖法即錢也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利易不患

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利易不患

耗難折象壽不匱象口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故如兄

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

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笑之口錢多者處其前錢少者居

其魯衰

錢可以役鬼神況於人乎云云黃尋

錢可以役鬼神況於人乎云云黃尋

錢可以役鬼神況於人乎云云黃尋

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無織女漢書董永父死就主人

數尋取斂之後富擅江北織女貨錢以葬天降織女與

之為妻為主人織絹一月織楊脩看曹娥碑碑陰八字

三百正償錢既足凌空而去楊脩看曹娥碑碑陰八字

云黃絹幼婦少女妙字外孫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

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

受辛字羊欣宋書羊欣年十二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

辛字羊欣宋書羊欣年十二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

去欣書本工因此書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法彌進名行當世書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尚書舜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趙壹後漢趙壹詩云

山龍華蟲黼黻絺繡作服汝明趙壹後漢趙壹詩云

門邊文籍雖滿煬帝錦為纜使宮女衣綺繡挽之

腹不如此囊錢煬帝錦為纜使宮女衣綺繡挽之

崇晉書石崇巨富為項羽史記項羽與漢高祖既滅秦

曰大丈夫富貴不歸故鄉左元放魏志左元放有道人

如衣錦繡而夜行遂還徐左元放魏志左元放有道人

中釣一大魚令烹以供客操日須蜀中生薑以筆之元

放曰容往市之操恐其不實乃謂日若於成都市生薑

吾先是使人於蜀市錦五十端今計之若更益二端可

也司為使人言之能元放日能少頃元放袖中出生

畫操曰曾見使人爲道益買錦二端乎曰言之歸貴妃白
 矣居數日使者自蜀中還果更市錦二端而歸貴妃延
 翰唐拾遺云楊貴妃縊于馬嵬驛店媪得錦劉延朗丑
 勒一雙過客一翫百錢前後所得數十萬劉延朗爲孔目官
 史劉延朗宋州人廢帝起事於鳳翔時延朗爲樞密副使
 率城中民錢以給軍帝入京師遂以延朗爲樞密副使
 專任事納賂多者與善州少及無賂者與惡州由是人
 人皆惡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迴其家指而歎曰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鄭愚驪山按樂東風煖宮
 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矣何鄭愚驪山按樂東風煖宮
 姓賜浴長湯池劍成玉蓮噴香水漱迴煙浪劉峻南史
 浴透池屏象薦雜羅綺錦鳧繡雁相追隨劉峻南史
 字孝標平原人博極羣書錦被事咸言已齎帝試呼問
 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曾策錦被事咸言已齎帝試呼問
 峻請紙筆更疏十餘事坐客
 皆驚帝失色自是不復引見也

贊曰

錢之爲物

以濟不通

縑絲綺縠

衣被爲功

制之有等

絺繡文龍

不僭不陋

服稱其衷

取之不義

或喪厥功 過差不道 鍾為鞠兇

印綬篇第九十二

張良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高祖令鑄印及張
 祖罵曰豎儒幾敗迺顏真卿唐朱泚之叛顏真卿憤忠
 翁事於是趨令銷印顏真卿義欲徵兵而無印遂倒用
 司農張顥搜神記張顥為梁相雨後有一山鵲飛墮令人
 寺印張顥視化為一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其文曰忠
 孝侯印顥上之孔瑜流龜左顧及封侯鑄印紐為龜相
 藏於宮中矣孔瑜流龜左顧及封侯鑄印紐為龜相
 鑄成輒左顧如是者趙后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
 三瑜悟乃取而佩之趙后上遺以五色文綬四采
 善侍拜騎都尉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入

贊曰 在昔唐虞 省方班瑞 印綬等差

革于後世 金玉青黃 名同制異

忠孝賢能 佩之無媿 付與非人

姦凶所利 封錫審詳 庶幾不墜

都邑城郭篇第九十三

劉敬漢書劉敬上書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河向洛其固亦可恃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地夫關中左崕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之國

也上意周公漢書云昔者周公營洛邑以為在張儀華

遂定秦遣張儀收蜀儀至蜀築城都故立京師張儀華

儀志秦遣張儀收蜀儀至蜀築城都故立京師張儀華

龜患之忽有大龜行於野其跡周圍數十里儀使役夫

龜所遺殼於武庫後至唐高崇文守蜀以殼為帶攜去

至今號鯀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居崔豹注曰秦始

皇所築長城土色下魚袁山松宜都記曰岷山縣縣六

皆紫故謂之紫塞下魚袁山松宜都記曰岷山縣縣六

唯兩道可上皆險絕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

田種昔永嘉之亂土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盡取

池魚擲下與賊以示不賈
 賊遂退因名爲下魚城
 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
 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給饘粥足以給絲麻回不願仕也
 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
 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
 死而民弗去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則是可爲也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
 不勝夫環而攻之必不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
 時不如地利也攻之必不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
 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鄭伯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鄭伯夫爲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叔段繕甲治兵祭仲諫
 莊公曰都城不過百雉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
 度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姜氏欲之何厭
 之有叔果叛公知其期攻之叔走孔子書曰鄭伯克段

贊曰 都邑之稱 爰從古昔 外郭內城

渠隍溝洫 以建國藩 以爲民城

衛善防姦 高深峻極 德苟不修

險安可必 貴在人和 守之勿失

宮殿樓臺篇第九十四

始皇秦始皇建阿房宮唐杜牧之阿房宮賦其略曰釘

帛縷曲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謳呀多於市人

之言語又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繞繞梳曉鬢也

渭流漲膩奔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

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日之內一宮之

間而氣候不齊云云觀高祖漢書蕭何建未央宮成高

此賦則其大可知也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古之絕唱

也秦本紀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載五丈旗矣前

皇后東觀漢紀明德馬皇后嘗有不安後唐五代唐莊

苦熱欲於內苑建一樓以避暑計費錢數十萬三司使

郭崇韜以庫藏匱乏難其事諸宦者從旁言曰臣等及

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等宮樓閣百數今之大內不
 及故時卿相家陛下欲營造一樓三司使郭崇韜眉頭
 不展莊宗於是使人問崇韜曰朕昔與梁相持於河上
 不避寒暑亦不以爲苦今無事深居覺暑熱不可當夫
 何故也崇韜對曰陛下昔日以天下爲心文王臺毛詩靈
 今日以一身爲急故也莊宗遂罷其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懽樂之
 伍舉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夫
 過容宴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人罷
 財盡數年乃成諸侯不至若君謂此臺爲美殆矣賈逵
 注曰所謂匏居寡婦清史記蜀寡婦清先得丹穴之利
 乃高臺名也寡婦清數葉家大富清寡婦也能以財
 自衛至使人不見犯秦始皇以相如王褒益州記司馬
 爲貞婦爲築臺號女懷清臺以相如王褒益州記司馬
 竿橋北百步許今海漢光武後漢光武皇帝築雲臺上
 安寺是也南有琴臺漢光武後漢光武皇帝築雲臺上
 以椒房之魏明帝世說漢有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
 威不與焉魏明帝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錯
 錙銖遞相負揭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損魏明
 帝登之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之卽便頽壞論者謂輕

重之力偏故也
後竟不能修
梁孝王
漢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作

元達載記劉聰元海第四子以永嘉四年僭位於平陽

廷尉陳元達諫聰大皇怒曰吾為萬機主將造一殿於後庭

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

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

所言社稷之計陛下殺臣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

而及至即以鎖繞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

聞之密遣中常侍敕左右停刑于是不動聰怒甚劉氏

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遙園為納賢園魏武略魏武帝

李中堂為魏賢堂鷄儀殿之議遂罷魏武於鄴都築銅

雀臺殿上以銅鑄鳳儀殿之議遂罷魏武於鄴都築銅

皇高二丈置之殿脊

贊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四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平陽王朋壽編

堂宅門牆篇第九十五

論語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於此之門也管子
 云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
 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十月而君不聞
 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十月而君不聞
 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矣楊震好學講書有鱣魚
 三被鶴雀銜飛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
 數有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昇矣後果為三公時人
 服都講宮殿簿洛陽宮殿簿洛陽有樹閒堂堂杏閒堂
 之博物宮殿簿洛陽宮殿簿洛陽有樹閒堂堂杏閒堂
 堂堂醴泉堂皇百戲孟子孟子云說大人者勿視共王
 漢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晏子左傳曰齊景公
 室聞金石絲竹之音遂不壞宅宮晏子左傳曰齊景公
 公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辭曰君之宅
 臣容焉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先

頁兒一五

一嘉業堂校刊

也請辭卒復其舊周瑜吳志周瑜與孫承同年相友善瑜推道
 蕭何漢書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巷僻處為家所奪
 封衡後燕錄封衡字伯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
 子一飯書名春秋宜給宅一區從之何文干寶郡搜張神
 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應舉家病復賣宅與人
 氏本富忽衰老財散賣宅與程應上三更中忽有宅與人
 何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三更中忽有宅與人
 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其人曰誰也答
 人氣答曰無使去問君誰也曰我杵也今在竈下諸
 至明文於是掘東壁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諸
 舅漢紀曰建初二年封諸舅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
 用冀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
 默止子貢曰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之富不得其
 門而入得其馬援漢南紀曰馬援奏曰武帝時善馬
 門者寡矣其馬者以馬骨相鑄作銅馬去獻之吾
 立馬於魯般門季氏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吾
 外更名金馬門季氏恐季孫之憂而在蕭牆之內也張

昭吳志張昭字子布數諫孫權權恨之黜於家塞其門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權後固謝昭昭不起燒其門以
恐之諸子扶昭權魏舒晉書魏舒字陽元少養於外家
命升車同載而歸舒有相者過門曰此宅當出三公
舒曰當為公成此宅相後果為司徒

贊曰 上古民凜 巢居穴處 聖智因之

易以堂宇 陶甓門牆 以蔽風雨

綢繆疏達 以有寒暑 夫何後人

淫侈非度 刻桷丹楹 自詒譏侮

園囿道塗篇第九十六

董仲舒 前漢董仲舒下帷讀 子貢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

水灌園子貢教以桔槔 莊子 史記莊周嘗 文王 毛詩王

丈人嫌用機巧不肯從 莊子 為漆園吏 文王 在靈囿

依伏 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

小也日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日文王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
 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方
 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云楊子鄰人亡羊其黨請楊子共追之楊子曰亡之
 一羊何追者眾曰多歧路既返問獲羊乎曰符堅前滅秦錄符
 中道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羊生曰符堅前滅秦錄符
 大道以多歧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羊生曰符堅前滅秦錄符
 之後自長安至於羊州皆夾道植槐柳二可汗唐平定趙
 十里一亭四十里一州皆夾道植槐柳二可汗唐平定趙
 可汗通東北開驛路萬里鄧艾魏略於塗會伐蜀取劍門
 置亭驛號曰通天可成道良史記張良與高祖至漢中
 馬懸車遂至險竹在成張良勸高祖燒絕斜谷棧道中
 都西北乃至險竹在成張良勸高祖燒絕斜谷棧道中
 示項羽揚子雲諸塗雖曲通諸夏則由諸
 無東意揚子雲諸塗雖曲通諸夏則由諸

贊曰 園囿陂池 養生之具 上之帝王

下焉民庶 莫不資之 禽魚菜茹

與眾同之 久彌垂裕 利苟自專

民無所措 大道通塗 安行奚懼

市井篇第九十七

毛詩陳國風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云不績其麻周制夕市禮曰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

俗通風俗通云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井有所鬻者當

畝為井因井秦惠尚書傳秦惠時狼又入咸陽市中

呂不韋為秦相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中

漢書曰刺繡文不如倚市司馬季主

南楚國先賢傳曰熊宜僚楚梅福

子去九江人隱居市南不屈於時梅福

見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伍員

頁記一

三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揚雄法言曰一卷之書必立

陳相孟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古

語云先生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贊曰 市井致民 其來尚矣 自昔神農

玩爻析理 噬嗑象宜 緣情逐類

以聚貨錢 以通財利 壟斷之登

關司征稅 貪殘之為 率非善治

果實篇第九十八

李少君史記李少君見武帝言曰臣嘗游海許栖巖洞

記許栖巖於蜀棧路絕險處馬失俱墜適有積葉得不

食之乃數日不食陳仲子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陳仲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蟾食實者過半
匍匐往將食之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漢書班固漢書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
仲子為巨擘焉樹栗江南千樹橘與千戶侯等

東方朔漢武外傳西王母降於漢宮與武帝坐方朔自
千一花三千年而實此兒屈到國語屈到嗜芡有疾
已嘗三盜吾桃矣帝始異焉屈到召其宗老而屬之曰

祭我必以芡及祥宗老將薦芡屈到命去之老曰夫
屬之建日不然而夫子承楚國之政其刑法在民心而
在王府上不譽其德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諸侯莫不譽其德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

用注云芡菱也家臣夫子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賜
曰老建屈到之子也孔子之桃與黍焉公曰請用之孔
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五穀

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止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
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
用不登郊廟正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貴雪賤今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貴雪賤今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貴雪賤今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貴雪賤今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貴雪賤今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貴雪賤今

頁兒一

四

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
 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救
 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貧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
 不貴汝衣食歲上一正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
 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客十戶來七八年必
 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當封
 侯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居貴而能貧好耳
 用此何為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正家道遂殷足
 矣宋就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
 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
 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己因夜往竊
 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
 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暮合人
 分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於是梁亭乃每夜
 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具瓜以
 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
 美楚亭怪而察之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
 王楚王怒然媿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
 他罪乎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
 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為功因魏武世說魏武帝姓
 禍為福老子謂以德報怨之謂乎

小字阿瞞嘗行軍失汲三軍皆渴乃給曰李太白遺事
 前梅樹子繁而酸士卒聞之口皆水出曰李太白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酒酣顧謂李太白曰我朝
 太后朝敦愈太白日太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我朝
 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我朝
 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
 所陸納晉書陸納字祖言吳郡人少有清操為吳興
 飾陸納守書不受俸祿謝安常詣納而納殊無供辦
 兄子徽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欲詣納而納殊無供
 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怒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移
 我素業耶於王戎甚繁羣兒爭往取之戎獨不去傍
 是杖之四王戎甚繁羣兒爭往取之戎獨不去傍
 之曰李在道旁而繁度索君魏文帝列異傳袁本初時
 必苦李也而已果然度索君有文出河東號度索君人
 共立廟兖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
 冠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已三千日
 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曾子盡心篇曾皙嘗羊棗
 索君曰此南海君也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
 所獨也諱名不諱姓而王吉漢書王吉少好學居長安
 姓所同也諱名不諱姓而王吉漢書王吉少好學居長安

頁一

五

而啖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
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乃已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桃及蒲萄邵平漢東陵時人種瓜於長安青莊子曰枯

移植中國邵平漢東陵時人種瓜於長安青莊子曰枯
瓜化為魚楊妃唐明皇幸楊貴妃如師地遠而荔支荔
物之變也楊妃唐明皇幸楊貴妃如師地遠而荔支荔
譜云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於是每荔支熟時
置驛以貢其未變而得進御也故杜收之詩云長安

回望繡成堆萬戶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西王母內傳
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見郭思秦中記西王母內傳
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青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

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侍女捧以進于王母
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帝食而留其核母曰用此何
帝曰欲種之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

劉阮續齊諧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
有一桃樹共取食之如覺輕健下山得一澗水飲之遂各
澡浴見有蔓菁從山腹出又有一杯流出中有一胡麻

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一大谿見二女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來之晚也。因邀過其居堂宇服用無不精嚴。左右侍者
 悉皆端麗。設酒食須臾。又有三五仙客。將桃五七枚來
 云。共慶新郎也。劉阮駐者半月。求還家。女留之曰。今來
 此。皆是宿福。當且留此。於是遂住。以日月詩之。約半年
 其中。天氣恒如二月。時又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
 使君苦如此。爾劉阮從山洞去。不遠至大道。還鄉並
 不見舊人。詢訪宗族。得七代子孫。二人驚悟。卻鑽核
 還山。竟尋舊跡。不獲。後二公亦不知所終。云。唐有人中
 以饋遺。或賣必鑽其核。恐移種也。四皓庭有橘。或取摘
 之餘。葉間猶有一大橘。主人遂自取之。手至未摘。其橘
 皮自裂。橘中有四老人。相對奕。碁一老曰。橘中之樂。不
 減商山。遂齊戍。左傳。齊使連稱。管至父。戍邊。謂之曰。瓜
 俱不見。老。子。苦。縣。人。其。母。娠。者。七。十。二。年。一。日。庭。下
 遂謀。老。子。攀。李。樹。從。左。腋。而。生。老。子。生。即。須。髮。皓。白。指
 弒君。老。子。攀。李。樹。從。左。腋。而。生。老。子。生。即。須。髮。皓。白。指
 李樹。曰。此。吾。姓。也。遂。姓。李。氏。

贊曰 果實之味 非甘即酸 土木之性

惟斯兩端 荔支之毒 菱芡之寒

各以所處 隨而變遷 棗栗榛橡

有功歎年 新斯薦廟 罔敢弗虔

花竹木植篇第九十九

袁保兒 南都煙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顏色

常著人衣袂經月香不減其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

帝每御輦使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曰司花女一日在便

殿命虞世南草詔保兒定目視世南帝曰汝不識此人

耶於使世南漸之世南朝之應制為一絕以進曰學

畫蛾兒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憨生緣慙鬼仙唐西川蜀

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有閣居常封

後園有紅梅六樹正月閒花正開時旁有小閣梅花笑

語甚懽吏意其太守家人引避久之不聞人聲往視之

閣之封署如故塵埃宛然吏驚以告太守使人開而登閣

上則杳無人跡於壁閒見題字墨跡猶溼乃一絕句也

日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欄杆識者寇萊公未寇萊公下邳人為

云此必鬼仙也載於拾遺寇萊公相不慎密為人告其

出不軌之言既為雷州司戶過庾嶺嶺上有神祠往來

人甚神靈之萊公至其下遂取折竹一枝插於祠前誓

之曰若寇準不負朝廷號曰萊公竹梅聖俞歸田錄梅

栗活至生筍成林後人號曰書成未奏而卒土論惜之

人知名以詩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土論惜之

其初受敕修唐書也謂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

孫入布袋其妻應聲曰君於仕宦何湘如博物志舜死

異鮎魚上竹竿間者皆以為善對晉書云元康二年春

竹即斑如死為湘謝靈運謝靈運西界竹生花紫色結

水神竹號如死為湘謝靈運謝靈運西界竹生花紫色結

實如羅浮山羅浮山見也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

為史記其人與干戶侯等韓退之華峰頭玉井蓮開

杖史記其人與干戶侯等韓退之華峰頭玉井蓮開

花十丈藕如椽冷比雪霜王者德徵祥記曰王者德至

甘比密一片入口沈痾痊王德徵和氣感而甘露

降尊賢容眾則倨佺劉向神仙傳曰倨佺好食松實能

竹葦受之也倨佺劉向神仙傳曰倨佺好食松實不能

服萬儲喪與官行禮負土成墳種松柏千株鸞鳳棲其

上白兔東方朔漢武帝問之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株

游其下東方朔漢武帝問之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株

枝上東向然莊子莊子名周道遙游篇云楚之南有冥靈
 而鳴果然莊子莊子名周道遙游篇云楚之南有冥靈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百歲為秋又山木篇云莊子
 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求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其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曰鷓鴣發於南
 莊子笑曰周將處材與不材之間莊子曰鷓鴣發於南
 梧桐不棲非陶淵明號五柳先生解官歸作五柳傳自
 竹實不食陶淵明號五柳先生解官歸作五柳傳自
 子告子上篇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
 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贊曰

奇花異卉

在處有焉

土性秀發

何必丹延

昔稱西洛

綦布名園

功參造化

妙口先天

巨材脩竹

喬岳渭川 棟梁邊綆 比用才賢

禽獸蟲魚篇第一百

莊子逍遙游篇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

擊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海闊將徙於南冥也水

詩疏孔演圖曰鳳火精也雄曰鳳雌曰皇雛曰鸞

頭像地天二日鳳像日三不棲非竹實不食鳳有六像一

龍文龜背鸞頷雞喙五色備舉出相鶴陽鳥也而游於

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

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

色白六年大變百六十一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其

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口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

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

止不集林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

人之騏驥也飛則一舉千里仙衛懿公鶴鶴有乘軒者

頁元一二

八

林逋 林逋處士居於錢塘西湖養一鶴每入市未歸或

田饒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

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左傳左傳曰古

德猶淪而食之者何也其所從來近也

御龍氏 陶侃 晉陶侃嘗捕魚於澤得一織梭歸去三友

魏志華歆 龍頭原管寧三人為友號為龍尾莊周曰枯瓜化為

龍伯 列子龍伯丈人揭竿於東海上釣而連六鰲海

員嶠 二山遂沒於海底羣仙遂無所居訴於上孔鯉家

帝帝怒侵小龍伯國之人至今長五里

子魚 賜孔子榮君之賜以魚名鯉生而昭公以公牛哀南

義天寶遺事長安城中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

劉遂陳言其夫不歸慮為鄉里知其情劉氏遂自訴于

官官亦未之所考時人亦莫究其弊縣官再詣崇義家
 檢校而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遂捕付
 獄備伏情款事奏明皇歎訝久之劉氏李弁棄市封鸚
 鵡為綠衣使者付後宮宮人養之張說舍人撰綠衣使
 者傳好事者**裴耀卿**天寶遺事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
 傳之甚著**裴耀卿**案牘書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
 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高太素**撫遺商山隱士高太
 鳴耀卿日為知更雀云**高太素**素累微不起山中構
 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處清心亭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
 異卉每至一時即有一猿詣亭下鞠躬而嘯不易其候
 太素因目為報時猿**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問左右
 時人多師事太素**晉惠帝**曰此蝦蟇屬官乎屬私乎
 賈盾對曰在官地者屬私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化為
 屬官在私地者屬私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化為
 猩猩能言**楚王**震澤事苑云楚王畋於震澤遇羣鹿約
 不離禽獸**楚王**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羣鹿入一大
 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
 突圍而走至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鹿也今者與其族
 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鹿也今者與其族
 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獻一鹿則大有
 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遂命諸將開道
 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羣整行而出入大山

頁
冠
十
五

九

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
 旁人奇其事為立廟號為鹿王廟此說與青鎮所載稍
 不同兩尚書旅葵第七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旅葵惟
 存之戎之長致貢其葵犬褒史記夏之世有龍鬪于
 注西尺曰葵以致大為異褒如宮庭而遺其祭收之
 高四尺幽王時開之其流不出化而龜走于後宮觸
 匱中至周幽王時開之其流不出化而龜走于後宮觸
 宮中女子既而女子有娠以師中知登州于褒中遂
 生褒王師中唐宋撫遺別錄王師中知登州于褒中遂
 姒海中魚最大者曰海鰭將過此則必先有大風此
 日海中有魚曰荀果爾當其欲到時幸見報與父老共
 幾是也師中曰荀果爾當其欲到時幸見報與父老共
 觀之翌日父老云海鰭且至矣邀師中至蓬萊閣候之
 須臾魚至不見其首至矣邀師中至蓬萊閣候之
 南經二日始見其尾莊子云如出水上隱隱自北而
 未有知其脩者此謂與周疆錄異記唐周噩字子嵩
 少聞忽望見前林麓間光彩晃耀近之稍覺寒氣逼人
 行至林間則去道數十步外見月中大蝦蟇如數十開屋
 光出其身之四周噩意其必是月矣列子行而逢鹿
 物也大駭奔走出林迴視之不見矣蕉葉覆之歸途恐忘
 揜而斃之力不能舉埋之者遂以蕉葉覆之歸途恐忘
 之遂詠其事時有從後聞之道者遂以其語求之得鹿潛

取以去其人至家將刀繩之屬復來取崆峒倦游錄平
鹿至其處則無有也於是自疑以為夢崆峒涼崆峒山
乃廣成子修道之山絕壁有石穴謂之阜鶴洞鶴頂如
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
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為僧徒所反河豚有大毒肝與卵人
據鶴或見則僧必闕有闕或反河豚有大毒肝與卵人
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飛此魚大
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云云

贊曰 鯤鵬之大 斥鷃之微 鳳皇鴟鴞

因地因時 貴安其分 隱見從宜

昆蟲鱗介 各以類推 或潛或躍

孰是孰非 以資口腹 聖仁所嗜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類林一冊共七十三頁沈民則王仲山先生舊藏壬子
秋予得之同里黃氏內缺五葉假雅廉兄藏本補足之
置諸篋中已十七年矣人事升沈如煙雲萬變莫可名
狀余亦奔走四方計此十七載所遊不下二萬餘里一
官羈絆進退維艱暮鼓曉鐘誰爲覺者今春得告假歸
田以守此於荒庭老屋閒展閱三復可爲一嘷亦可爲
一笑也時崇禎己巳孟夏中澣稼墨氏周穆識

崇禎庚午秋九月虞山毛晉借觀一過

崇禎五年春日吳郡孫士鎔得于武陵書棚子孫寶藏
之

康熙元年秋趙思蘇在愛古書棚購得仲冬日重裝因

誌

類書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稱首若太平御覽等卷帙浩繁學者每以不便繙閱爲恨此類林一冊爲大定閒王朋壽所增廣者徵引博洽裁取精細所采事實甚有他書不經見者信考證家之祕笈也噫古書散佚殆盡得如是舊本讀之亦可資眼福矣康熙甲午仲春鹿原林佶讀畢漫記

類林一書見諸讀書敏求記類家郡中小讀書堆有此書卻未寓目近年小讀書堆散出聞爲琴川張月霄所有月霄銳意搜訪金人書籍得此詫爲珍祕此余聞諸月霄友人何夢華者茲春初昭文同年張子和之孫伯

元以此書寄余屬爲題跋余頗疑之述古原物當是元人舊鈔月霄所得未知述古物否若伯元所示者斷非元人所鈔不知顛末未敢下筆因遣力專書詢之覆云係書友王姓所售據云爲吾鄉席氏舊藏月霄藏本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之同唯缺處稍異耳余方恍然於書之留傳于世者正無盡藏也類林世不多見今月霄得諸郡城而伯元得諸本邑席氏之說未可憑未有孫從添一印則故藏書家也此鈔雖屬甚舊然就伯元借校于月霄本言之知二本同出一源矣海禺素稱古籍淵藪又得後之好古者尋其墜緒繼其流風安見二古之盛不再見於今日邪因書數語而歸之道光元年元

夕前一日專力趁夜航歸卽爲識之宋塵一翁

類書盛於六朝其時風尚隸事學者博觀羣書每自輯一編以便采取昔人所謂百貨聚處也近世古籍散亡若華林徧略長洲玉鑑等書久已無傳北堂書鈔等之傳於世者又爲後人增改攙亂廬山眞面目不可得見矣類林十五卷金大定閒平陽王朋壽取舊錄增廣至一百門某篇各繫以贊遺文舊典紀載繁富不獨敏求記所舉眉閒尺一事也按新唐書藝文志云于立政類林十卷崇文總目同中興書目云唐于立政類林十卷分五十日記古人事跡觀此則朋壽此書實以于氏爲藍本原書十卷此十五卷序稱多至三倍蓋實多至三

分之一耳讀書敏求記云大定未知存否則遵王時所見已屬鈔本近代藏書家無著錄者予於戊寅歲得此於書友王姓爲吾鄉席氏舊藏古香可挹觸手如新不獨奇文祕籍足誌欣幸卽周稼墨林吉人跋語亦可寶貴也卷首有王氏子裕方印係明王仲山先生正字下西室二字則王祿之別字也吳原博沈民則俱有印記首行邊有華補菴藏長方印是冊曾入錫山華氏華氏所藏奇籍幾於充棟曾刻真賞齋法帖行世其鑒別不在項氏下觀此則是書在前朝已爲世重入我朝爲孫慶增購得慶增卽著藏書紀要者冊面有遐寄齋散逸五字遐寄爲蔣郁文從氏齋名陸敕先素與之交故

得借閱也毛子晉又從周氏借閱一過數百年來輾轉
還紙毫無所損抑足爲是書幸矣己卯冬家月霄先生
過我齋頭見之詫爲奇異據云近在少讀書堆得一冊
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之同余聞之欣喜欲狂遂假歸
手自校勘知二本同出一源想當時必有大定刊本好
古者俱從之影寫耳今年春郵寄土禮居主人乞爲題
識主人擊節歎賞意欲留諸案頭余不能割愛遂錄副
本以贈而以原本留諸篋中重加裝訂漫記數言於末
俾吾張氏世世子孫永寶之道光元年臘月海虞張蓉
鏡芙川氏識

右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金平陽王朋壽魯叟本
唐于立政類林作也于氏類林爲卷十此廣爲十五爲
門五十此廣爲一百魯叟自序云較之舊書多至三倍
實則增廣三分之一耳于氏類林僅見於唐藝文志崇
文總目中興書目並爲十卷而其書久佚四庫亦未著
錄得魯叟是編猶可迹其崖略唯其所記時代多無次
序昔香山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標門目爲七層架
排列之命諸生依類采集投瓶中倒取鈔錄成書故所
記時代多無次序魯叟殆亦用香山之法與其每類所
引之人有再見三見者如權智篇既有曹操又有曹瞞
陳平且三見醫藥篇既有郭王又有郭太醫文章篇既

存劉安又有淮南王攻書篇既有玉右軍又有王羲之
花竹木植禽獸蟲魚二篇既有莊子又有莊周凡若是
者皆當合而爲一也且其所歸之類亦閒有未安者如
費仲紂之幸臣而入忠諫許劭有知人之鑒非善相人
也而入相徵華歆旣與管寧割席矣而入仁友孫叔敖
埋蛇當入感應而入祥瑞舟車篇陳季卿當入神仙盧
充當入鬼神硯紙篇之漳于生當入占夢金銀篇之孫
綽當入文章花竹木植篇之鬼仙當入鬼神此其排比
之偶有未覈也又所引之文往往與今書有異如列子
之爰旌目作袁精目左傳之鉏麇作鋤倪戰國之任瘞
作任座漢之張綱作張剛寧成作寧誠許劭作許邵樓

護作婁護樓煩作婁煩黃鶴樓酤酒之辛氏並作幸清
吏篇張堪下樂不可支作不可及之凡斯異文其魯叟
輯錄時寫官之誤抑亦所見本有異於今行者邪是編
亦罕傳本且所采多宋以前舊籍故錢遵王毛子晉黃
蕘圃張月霄皆矜異之予從書估段鏡軒得此舊鈔遂
壽之木俾世之好古如錢毛黃張諸老者得快所未睹
焉歲在庚申孟冬之月吳興劉承幹跋

二 垣 策 記

二 齊 垠 讖

二 齊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牽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

事見管世銘韞山堂詩集自注

宜在搗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

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丁氏所臧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臧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

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

深

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闖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尙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引光時亦有爲祖頌寃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劾碧澥去者卽璫其不爲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豈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稿隱以沒蓋吾宗觸然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峯陽之獄短其僞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胥井鐵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
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
由作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雜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
書闕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
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
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
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
知人論世與顛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
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予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子
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爲所噬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子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日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首領是記亦如予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
幸也

三垣筆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
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 上必
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 上爲老大人旋
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 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
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
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
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萬曆

己未韓城人

孔輔貞運

萬厯己未句容人諡文忠

等謂聽其為政遂置私

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

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子為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

崇禎戊辰江寧人國朝順治九年

改諡文毅

相善即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

選予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

烈日中為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

應遜若居先予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

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

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

天啟乙丑寧都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崇禎戊辰義烏人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瀄崇禎戊辰程鄉人年耄矣時田家宰惟

嘉萬麻丙辰饒陽人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瀄首其名士瀄懼

且怒大闕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瀄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崇禎辛未益都人王公章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闈難諡忠烈涂公必泓崇禎辛未南昌人予叔

嗣京崇禎戊辰興化人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子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

崇禎戊辰洛陽人

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

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

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

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

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宄有

揆席豈養濟院為彼伴食素餼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

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

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剛峯

名瑞諡忠介瓊山舉人

疏內呼嘉靖

爲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子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

萬曆戊戌建德人

獲譴歸子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寃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吁嗟

田冢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爲楊翰林士聰

崇禎辛未齊南人

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爲士聰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同奏茫無以

五十一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夤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寃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擇肥而攀俟罄擄旣飽然後呈廠廠上疏皆厯厯有詞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爲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招災莫此爲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爲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

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厥

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戊辰

舒城人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

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中牟人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崇禎辛未涇安人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天啟壬戌涇安人不寤遂詰責去國

遂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 上雖暫宥

心不善也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颺

天啟壬戌 孫給諫晉 天啟乙丑 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儀曹昌時 崇禎甲戌 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 崇禎戊辰 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 宏治己未 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達季先道先道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達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殁

請於弟先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達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繇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

萬麻癸丑山陰人

親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成化辛丑狀元餘姚人

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為業洵所有已業浩為業洵謀謂已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達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達為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瑜

崇禎辛未番禺人

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

業弘與先通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贗且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曾具疏萬
厯時指先達爲贖今留中耳予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徧簡自見予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贖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贖
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
然諸公侯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
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
兩家眞贋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
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
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奔競時王侍御萬象

天啟乙丑

掖縣人

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

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
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藪亦以同籍兼至戚爭高下相
詈詈毆之聲闐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
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
虎相鬪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
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予居最末而忘言所
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

崇禎甲戌
嘉善人

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
加派爲長策龍正旣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
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
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
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
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
差如坐縲縶惟日資緣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
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
惟闕冗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
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
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
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
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
子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卽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

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

天啟壬戌 穀城人蘇州陳郡伯洪謚崇禎辛未 晉江人有住俸數十次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遼餉

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

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

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

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子入垣後有求子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爲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
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興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
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

遼王府裔

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

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

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

山東武舉

冊封某

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

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爲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攻

天啟乙丑

萊陽人

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

都掌科親我子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喜甚聞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
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
盡心奉公吾官卽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爲書手故其言
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

閉劉輔字亮

萬曆己未
綿竹人

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

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
濶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
械坐卧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驟驢載
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
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菜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勳臣分守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 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崇禎戊辰江都人

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固

守而以遏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天啟壬戌意亦微諡忠烈

矣 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墻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

勝門外入覲 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

楊閣部嗣昌萬曆庚戌武陵人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佛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檄高總監起潛兵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捷音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淳駐城樓上有以首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濶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繇是兵益殺良爲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宇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宇亮出削象昇職尋鑄其尙書秩以侍
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爲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
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
奮馬出後不知所在忌者乘之以爲偷生 上嚴詰死
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厯己未 龍溪人 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顧予歎曰若象昇
不死必爲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

萬厯辛丑

爲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 上之以大司
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

天啟壬戌
漳浦人

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瑛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卽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安枕京畿於以鱗天
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追斧鉞之或加最擅欺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掇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

萬麻丁未
永寧人

撫張獻忠

陝西膚
事

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羣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未爲有無而一恃降寇爲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爲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鎖於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峭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勦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爲文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再試爲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爲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盪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厯丙辰鉅鹿人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

天啟乙丑德化人

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贈實與敵通黃少參衷赤鞫以爲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爲道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衷赤及密雲令王應元

崇禎甲戌通州人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馮撫軍任萬曆丁未慈谿人報四王子嘗征

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輿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偽

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既重有

所携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莫

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崇禎

辛未宜山人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逡巡

不出尋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

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

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將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

敵與鄧希詔駢斬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撓者孫總督傳庭

萬厯己未振武

衛人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

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言云吾淫若妻女
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
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
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衆

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
新安官生楊光先歷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
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旣荷殊恩當
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
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四項絕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
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
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
革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
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 上看破
討不得個明哲保身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
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
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 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
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逮肇此

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填積握豪如夙構俄頃
數紙人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鞏

萬曆癸丑
遷安人

成爲姚

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夤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視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寨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

劉輔字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字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褫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

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耀夢繼祖囚服堦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戟傷者死者纍纍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耀曰若
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邊
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闔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逼
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

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崇禎丁丑宛平

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婭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

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

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

法律以辟擬予疏言之姚輔明恭萬厯己未斬水人不爲票明

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上悉允之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汚以死拒之被殺
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
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爲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
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

同年袁給諫愷

崇禎辛未
聊城人

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

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

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辜給諫朝薦

崇禎

辰揭

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鬪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

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予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爲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予商之愷
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再責予回奏予直指
戶科何疑予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予不應守
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勤慎邀有耳是晚草疏明
晨卽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
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
人卽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娓數十言皆 上御筆諸

臣爲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
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 上初

卽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

萬曆癸丑諸城人

等閣臣或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 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
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纍纍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

崇禎戊辰
富陽人

爲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

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子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
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
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爲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
嗣昌 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
謂必廷杖及同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
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爲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囑
刑官查質真者據實參奏誣者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卽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爲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鈔
予爲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鄭天啟王戌武進人 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爲鄞令鄞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鄞子曰慎行孫
宗伯萬曆乙未探花武進人貴邑端人何獨善鄞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鄞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鄞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鄭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予以問鄞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鄆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鄆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鄆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
臾數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爲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盧侍御世濂天啟乙丑
德州人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鄆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光先

天啟乙丑
汾陽人

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鄆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爲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顧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鄆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 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同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爲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爲首予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爲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

崇禎戊辰
沂州人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
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
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
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
至科俟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
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侍
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
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
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
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輩耳予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爲政予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予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

南安人

張獻忠猾虜也屢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予表姑閻姓家表

姑母與子語妃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
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予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予言
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篷覆其上
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
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 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
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 上所冠平天冠舊
時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
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 上曰妃
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 上
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庫內官爲予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 上言皆自稱女
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
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光貴
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 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
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
以母授對次日卽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
之先朝后妃母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
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中

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盃卽止中席後掩門邀子輩
至後堂初以爲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
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聞子恥之
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鋤異

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沈樞曹迅

崇禎辛未
蓬萊人

曾樞曹應

遴

崇禎甲戌
寧都人

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

指麾矣或旨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
時刑垣與兵垣近子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
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張侍御孫振

崇禎戊辰
霍山人

巡按山西爲吳撫軍牲

萬曆癸
丑興化

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牲噺者予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宋穎二公諡與子微隙遂以子私孫振爲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子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卽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卽衛
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比
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
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
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
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
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旣羅布
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鑽營無竇則官之可商一也欲
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旣恐驚下鄉之蠶魚欲集兵
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
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旣難爲點金之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剝肉敲骨之下豈能爲炊石之供
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
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
復罷旣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瘤將奈何
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
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卽爲將軍卽爲兵
軍糧卽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予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
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 上不可過寵
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 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
仕路其三言 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尙書劉

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

尙綱

崇禎辛未
大興人

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

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

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

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 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

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

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

時乃爾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

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

五
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
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

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適意則或抹或又閣
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 上意淵微原未
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閣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
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
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
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索動云 上意不測
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
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

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
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 上謂以孕作一命

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樾

天啟壬戌

蘄州人王鳴善辟 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

賊知縣劉業嶸

崇禎丁丑樂安人

不時決

上命改棄城者爲

秋後其矜慎如此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

故予疏有云近見 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

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

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

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

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 上意
止批該部知道 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
票閣臣疑 上怒聞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
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
遵以成明允 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
諭其精詳如此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導駕列見 上升御座時
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
止將入御屏必回顧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 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
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

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爲所欺也

姚輔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爲太廟犧句
人哂其言及後薛輔國觀周輔延儒

萬曆癸丑狀元宜興人

相繼

賜死人始以其詩爲識

上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兩直
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訂正者乃閣
臣多假手深年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模
揣周張故爲上所輕致無煖席

上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爲皇太后時予導駕
見 上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以手拭淚潸然不

能止

禮科徐都諫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楊司馬嗣昌忽以邊才薦一日上召耀與楊侍御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平數言耳同鄉姚都諫思孝生平尙氣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予曰予書生耳若令披甲彀弓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爲能此予之能也

予同年左給諫懋第

崇禎辛未
萊陽人

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

氏喜讀書尤好談節義子時疏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謚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尙如此後懋第以兵部侍郎使北竟不屈死或得之母教居多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謝冢宰陞

萬曆辛丑
德州人

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予曾密問曰何推
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
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吳儀曹昌時爲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爲政其視同鄉葛給諫樞

崇禎辛未丹陽人

等皆貌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急

推王大行重

崇禎辛未沂州人

上聞故三部衙門皆不得

兵科沈給諫迅疏云卽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
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一時闕然訛傳謂
不日議行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

偶僧爲懼聞者莫不傳笑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

定遠人

士世嫡孫

捧高皇御筆龍封白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

善長子

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爲民卽臨安公主

高皇長女

出也

因主號泣上前故賜之龍封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

孫李盛慶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

春爲民依數滿我封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勳爵

護國永遠世世不忘劉李徐勳臣保障我爲主收伐陳

友諒

僞漢王河陽人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豪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善長眾

臣詐稱僞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豪不干你事

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豪無犯忠臣與我股肱

心腹你爲國爲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

基誠意伯青田人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兵今你男李棋外孫

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

爲民取復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

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上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胡惟庸爲容書祺爲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

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臣以爲疑適

錢少宗伯謙益萬麻庚戌探花常熟人出都以所鈔閣中奸黨錄

示宋給諫鳴梧萬麻已未沂州人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
偽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長後俱
實但龍封真偽不可知時熊給諫維典崇禎辛未建昌人先為
績溪令語予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
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予時為刑垣
疏請世選方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偽卒莫
能辨惟鄭司寇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
可也此言為得

沈樞曹迅博學多才與張樞曹若騏崇禎辛未登州人皆以邑

令考選因書帕未周觸楊翰林士聰怒士聰嘗語人曰
某司李冷曹尚以同譜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楊司馬嗣昌意也獨若
騏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觀兩人末節可見

涂侍御必泓在臺日與同年王侍御範

崇禎辛未內江人

爭差

大閱聞於上故範以雲南改浙江必泓以浙江改雲南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儂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吳編修偉業

崇禎辛未榜眼太倉人

抑使下其前輩也又

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笞三十此官泣訴前輩

云無例沈簡討延嘉

崇禎辛未鄞縣人

笑曰此某四府某太爺

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笞固宜

姚給諫思孝孫給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陳給諫

啟新互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

選知縣陸自嶽

崇禎辛未武進人

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

坐謫外及姚孫去國徐都諫耀每事與之商啟新始喜

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闢置瓶中夾取得張大

行一如

崇禎辛未蕪湖人

思孝深病之其實啟新在座唯唯而

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李方伯光春

萬厯丙辰樂清人

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爲巡

按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來謁

俱往答非體也 上廉知不旬月罷

上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予在刑垣時見

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獄輕亦帶降惟留內不數年便至部
堂如山東顏撫軍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
解撫軍學龍萬厯癸丑興化人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
九載又如徐都諫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
都比比皆然上亦不能察也

戴璽丞澳萬厯癸丑奉化人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

念先陪後正可翹足待非有以中上所喜恐不點時

徵貪最嚴遂疏陳貪利爲害上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

應再四追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崇禎甲戌德化

人平遙令王凝命崇禎辛未呈貢人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

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款皆臨期巧取沈給

諫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吳儀曹
昌時與德翼鄉試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李侍御應昇

萬麻丙辰江陰人

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

著尙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攜數十部至京時
禮科徐都諫耀克己有名恐為異己所構遂以重價盡
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膽古有上書恥
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陳司馬新甲

四川舉人

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為

不祥後卒棄市

孫阿丞三杰先為吏科以連參温輔體仁

萬麻戊戌烏程人

被

謫轉今官時薛輔國觀日與東林諸公構而劉都諫安

行萬麻已未 襄陽人 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婿故力

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屬處則國觀當以受

屬處耳上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

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

屢駁竟鬱鬱卒於官

王給諫文企崇禎戊辰 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

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

上憂國用不足發萬麻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予時市

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

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買參獲可數萬金

蔡少司空國用萬麻庚戌金谿人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

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

聲色俱激上默然既退馮給諫元颺與予言曰彼欲

以此激上為點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

入閣

范廷尉復粹萬麻己未橫縣人與予比鄰不數日大拜予往謁

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張輔四知天啟

王戊費縣人與蔡輔國用皆庸子與同年申銓曹佳胤崇禎辛未

承年人後殉闖難諡節愍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

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稟擬或駁則

心手俱戰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忒也果然

傅司馬宗龍

萬曆丁未
昆明人

初入見諂諂以民窮財盡為言

云飽不可加兵不可增 上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

畫地言愈力 上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寇敵

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

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刑科葛給諫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

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

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

掌等語 上加大圈十九命閣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

樞見疏喜予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

不諳未幾疏救劉司寇之鳳周郡伯光夏

天啟乙丑
杞縣人

又

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閣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仙居過邑侯周謀

崇禎戊辰
新城人

熊銓曹文舉

崇禎辛未
新建人

同

鄉也曾遣二僕入都求遷宿娼家酒後洩言爲廠役緝獲其與文舉一稟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與必有名世者之數也又云做座師首揆處業有善意東廠以聞薛輔國觀甚不悅時馮少常元麟奉差回籍其保舉邑令秦姓者亦以書禮饋被厥緝獲吳儀曹昌時歛金親友力解乃息國觀密以聞於是閣廠水火而昌時自爲大行卽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一上於部擬各銜多所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爲門生

然國觀疑其狡獪弗信也卒改科爲部仇隙日深國觀
剛愎夙與東林爲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
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厥衛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
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予曾詢錢主政位坤

崇禎

辛未長洲人

云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

東廠云國觀得銀若干厥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贖本此
甄司寇淑性刻及代劉司寇之鳳爲尙書愈深文每語
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
擬辟則可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爲事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及事下

刑部甄司寇淑改辟俞之時事關兵部楊司馬嗣昌仍擬戍亦俞之子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上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在下知上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爲此一事言而實不止爲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爲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爲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以部臣兼閣臣銜遂不敢言而止恨予刺骨矣

傅司馬宗龍以復疏拂上意下獄入門卽索錢及行至天下太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

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謝少司馬啟光

萬曆丁未章邱人

下

獄爲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予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於疏末有言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貴移爲牢頭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秋曹翼明

崇禎甲戌
山東人

薛輔國觀門生許秋曹璟

崇禎戊辰
莆田人

姚輔明

恭門生也不悅責予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上所惡

者把持一改票卽處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

上召甄司寇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卽參處淑承

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

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命公參把持者不承旨爲

何於是明恭主議於上兩提牢官傳語於下此淑劾予

一疏所由來也閣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

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予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賂又不徇情雖人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回人於生而自陷於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爲降一級調用閣臣意也

甄司寇淑疏下或勸予托人兩解予笑曰甯敗吾官耳彼險且狃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郭侍御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欵授予欲予入告予曰吾爲諫官時卽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欵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之事玷人名節無論是公難於自容獨不爲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予自入刑垣見厥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上聞取數事

及於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廣颺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戴給諫明說崇禎辛未滄州人執予手曰若今歲

冊封矣予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聳聖

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王給諫文企以極陳催科

之害謫予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

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予降調後金岡丞光辰崇禎戊辰全椒人爲予言往伊爲侍御

時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胡編修

守恆語予云往吳給諫家周天啟乙丑歙縣人以劾溫輔體仁

謫時先聳之言者孫給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
目視予聞而笑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給諫樞
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
帳相賀想當代子努曰耳夫公論鬱於上則清議明於
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退

子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劉翰林理順

崇禎甲戌杞縣人後殉國難諡

文正

國朝順治九年改諡文烈

從未識荆獨命騎顧予且袖扇贈有

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
梁湖上峯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
時予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逆鱗
耳劉公甲戌狀元杞縣人爲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

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其子而返其

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闖賊難

子同年喬侍御可聘崇禎辛未寶應人巡浙歸夢吾邑魏少司

馬應嘉萬麻甲辰興化人書耆英會其一自書其二吳少司馬

牲其三姚都諫思孝其四喬其五子皆同郡人也時應

嘉與牲致政惟予三人現任未幾思孝與可聘俱謫又

未幾予亦謫同時徐都諫耀顧給諫國寶天啟壬戌通州人亦

同郡人也餞予城外慨然曰兩弟嗣歸耳予笑曰弗憂

喬公夢中無二公尋皆卒於京惟予輩五人居

傳同少永淳天啟壬戌靈壽人先巡按陝西劾予叔撫軍喬天

己未興化人遣戍及予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惴首謁予於

宅者即永淳也王少司馬道直天啟壬戌旌德人晤予言傅司

馬宗龍入獄為牢頭所詐予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為甄

司寇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惴托人言於予求

回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淳冢宰乃知為

大官者必須小膽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贈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無

惟裏疏大紙四張而已黃翰林道周上三疏一言楊嗣

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天啟壬戌歙縣人撫北事與俺

答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其言一

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命班

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起用則

已卽爲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架言
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旣下班役
絕望乃並投三疏故上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卽言
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至召對
後語人曰都是幾個班役把朝廷大事悞了

予同籍屠翰林象美

崇禎辛未
平湖人

有婢紅葉因內妬箠死

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
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聞尋冠帶閒住時予以言謫同
辭朝人嘲之曰李給諫風節屠翰林風流

金同丞光辰與予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
予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

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爲牖下老平弟非徐有
功之官而實有功之言今歸矣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
爲厥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此淑攻子一事也當淑入
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葉主政國華時提牢恐其
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然
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萬厯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卽歸以待內遷然初
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於後院道皆辭
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項詞林煜天啟乙丑
吳縣人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葛給諫
樞遂踵爲故事獨子以爲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

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上命楊輔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
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教
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張獻忠於瑪瑙山幾
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
或曰飲酖也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回必各
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簽押於直隸巡按監

察御史某准此則用硃筆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於批後又書候回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官用印子曾顧同垣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簽押疑代皇后爲之者

內臣劉若愚先爲霍給諫維華

萬曆丁丑東光人

楊侍御維垣

萬曆丙辰文登人

所糾擬絞繫獄予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

所著酌中志畧敘次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爲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

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歎也後竟斃於獄
姚都諫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
不暇不二月予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顧給諫
國寶姚都諫耀一至飲數盃卽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
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予也
予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厯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於
滇爲傅潁公友德後名山藏史概皆因之及予給諫刑
科晤傅司馬宗龍問公信潁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
聞如是耳因憶楊學士慎正德辛未狀元新都人傳內謂某方伯
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
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卽天錫元孫其曾

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覲世爵者必
指此

崇禎十二年己卯上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
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韓城左邑侯懋第
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
訖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
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
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爲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
與御定之劉狀元理順俱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予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得環召報初不解所以繼得汪
簡討偉書乃知上從張侍郎肯堂

天啟乙丑
華亭人

言錄謫降

諸臣而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復命取諸臣去國原疏
與閣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則曰此喜事者故止黜四人
復職而予與焉此偉書語也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
蒙恩者再矣

予同邑內中九十六名者二人一魏少司馬應嘉一子
也俱司李又俱給諫又俱刑科及予被謫歸晤應嘉於

里乃知往年謫官時所補爲浙江布政司照磨而予亦
此地此官也後賜環補吏科無不同者又予降調前一
日夢口誦二句云古木陰雲裏時時見月明至是與陰
給諫同賜環又同守制所謂古木者或取風木興悲義
若陰雲見月則與陰同環召耳異哉

予起補吏科不數日卽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北上

行至淮安方遇予師倪少司馬元璐周儀曹鑣崇禎戊辰金壇

人方中丞孔炤萬曆丙辰桐城人等議同行一日聞吳儀曹昌

時改文選正郎倪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廖給諫國遴

楊給諫枝起崇禎甲戌金山人爲孫侍御鳳毛崇禎庚辰萊陽人所糾

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

不然者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

天啟壬戌上虞人後殉難諡文正

寓淮有客獻議

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倪以

爲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卽改戶部尙書上意欲節此

費耳後予詢前後巡漕諸公僉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

予行至濟寧與河道黃總督希憲

天啟乙丑原名金貴分宜人

晤希

憲故應撫坐次間言首揆必敗子愕問故希憲云往在

江南時見首揆弟名正僕今爲新同袍者每得乃兄手

書卽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

門如市朝廷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予師周輔延

儒也

予與倪少司馬元璐行抵濟寧忽飛騎傳北兵至城中如沸婦女啼號載道諸公皆惶惑欲遁倪走書約予矢不他移且擬次日與周儀曹鏹錢寺簿位坤同登城犒兵諸公慚而止又行至一小堡值北兵攻某城砲聲甚逼諸公又惶惑欲遁倪曰吾當以死守堡耳次日方徐徐登道時與北兵雖分道然相去僅三十里一橫衝便至倪不懼也

予過德州與同鄉雷僉憲續祚

崇禎壬午特用榜太湖人

晤續祚乙

榜剛復時范督志完

崇禎辛未歸德人

尾北兵德州兵橫甚不

殺賊殺良又行牌仰道續祚以非所轄怒抗不令入城未幾疏糾有憑藉大力等語蓋暗指周輔延儒也時周

猶荷眷顧責令指實回奏續祚遷延未上子問故續祚
曰未見部咨到予曰見邸報卽是何必部咨續祚不能
答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至雄縣傳聞北兵彌近周儀曹
鑣錢寺簿位坤決意不行諸僕皆止予予曰倪吾師也
背師獨生不可遂聯輿行行二日有傳倪與予皆陷身
北兵者眾咸懊歎惟鑣撫掌大笑曰前行者竟何如時
位坤與同行諸公皆以此薄之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過涿州忽馮舊輔銓

萬曆癸丑涿州人

以飛騎至邀回州款語半日方旋子問倪曰馮何言倪
曰惟言不敢與聲氣左耳

子入吏垣始與吳都諫麟徵

天啟壬戌海鹽人

晤語次問詢廖

楊兩給諫被糾狀吳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鈔

非匍匐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爲名賣官納賄

爲實耳予方知孫侍御鳳毛之糾非過也楊給諫枝起

與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昌時納仁和令吳培昌多金

以雁行呼謀引至黃門而枝起怒其賄不及已遂峻甯

侍御承勳糾之卽枝起所草疏也昌時聞而大恨知陳

中書龍正與枝起交故亦百計相傾以闡事牽致龍正

坐謫時枝起與廖給諫國遴曹侍御溶

崇禎丁丑秀水人

等皆

以考選一事干周輔延儒不遂怒欲返戈延儒事尋洩

此孫侍御鳳毛糾疏所自來也聞洩國遴等謀於延儒

者乃馬給諫嘉植而洩枝起言於昌時者又徐侍御殿

臣崇禎甲戌 鄞縣人一時貪橫變詐氣習殊可想見

孫侍御鳳毛糾廖楊疏以密封下予取視疏言國遴枝

起宜糾且謂鳳毛密封亦不可訓及晤左給諫懋第方

知鳳毛本露章上自密封發科耳予詢衙門前輩云密

封之起由前宋給諫權天啟乙丑 商邱人始時顏都諫繼祖深

非之例轉本此

予抵京後韓給諫如愈崇禎辛未 興化人與予言每過吳輔牲

寓吳儀曹昌時必在又牲過昌時寓亦留連竟日率以

為常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趙豕宰南星

萬厓甲戌
高邑人

在部始調兵部鄒員外維璉

萬厓丁未
新昌人

於吏

部時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
自吳昌時始予邑吳輔姓與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
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勳驗封帶管文選
何如昌時正色曰天子欲爲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
况目前銓部諸君皆予手援彼後輩也未幾竟敗

上一日語周輔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皆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竇通賄每奉
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予叔侍郎嗣京福建巡
按也與周輔延儒疎又吳輔姓同里至戚吳銓曹昌時
以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上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

延儒時鄭冢宰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毛僉憲士

龍萬麻癸丑之糾緣此

吳銓曹昌時既破格調思以奇策堅上意且籍制臺省

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科吳都諫麟徵掌河南道刑

侍御彪佳天啟壬戌並未商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

蓋因上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

轉挾忿為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

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視惟向侍御北崇禎甲戌詬

諱尤力幾飽以拳

吳銓曹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吳輔牲曰惟此一着

可為鄭太宰三俊結知主上牲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為

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
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
寒心昌時不從姓復言之鄭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後以
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
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惡傷其類人有同情故一時眾
口交沸識者皆曰昌時之禍從此始矣

蔣內閣德璟

天啟壬戌
晉江人

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

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
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
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
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

歎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爲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吳吏曹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吳都諫麟徵語予曰皆廖楊所爲時兩人已下獄予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爲不堪者耳

予與吳都諫麟徵同任吏垣會密詢云吳公正人自負公何嫌麟徵曰彼非獨予同鄉且門人之門人也然實鄙薄其所爲如嘉興府王太守某子公祖也聞以二千金托竟攬入私囊及將掛察典伊蒼頭惶急致貨金長

安爲彌縫計又海鹽令劉某子邑父母也誘伊數萬金
入已托言謀佳缺然卽其房師處亦不爲通訊今羅察
典束裝無資特爲昌時貪耳舉二事餘可例推矣又曰
公如不信可詢貴鄉光公光名時亨崇禎甲戌
桐城人海鹽令
房師也予後晤時亨不述麟徵言但云貴門人劉某會
相候否時亨曰無方知麟徵言不謬初劉某入闈昌時
以其子密托之劉某恐後爲己累以藍筆重加圈點而
以墨筆抹托言大主司吳翰林國華崇禎甲戌榜
眼宜興人所爲
已詢之國華非也故恨若王某則以五百金饋不稱昌
時意耳此又何樞曹剛所言也

吳都諫麟徵爲予言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贄

稱門下士被裘冠博帶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贄者卽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閣臣爲愧至此番獨不然每清晨過閣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亦某道周輔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輔牲尙聲氣故間出僞士惟蔣輔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予與沈給諫廕培崇禎辛未歸安人往謁見座無虛席止立談中門飲茶堦下而退子上馬顧問廕培曰何例廕培笑曰新例也子族兄沛諸生興化人國朝徵賢良方正不就同邑吳輔牲甥也子賜環北行語子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子曰但不爲累兄曰

何累予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
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閣
臣處人競挑激時韓給諫如愈予同邑同籍也入謁蹙
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爲婦若何予曰非公
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予二人遊二輔
間獨免於評論

韓給諫如愈起家單門然爲令清及居言路亦孤立無
附時江南北閣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予登堂謁
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着東
西方爲君子予爲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
予與韓給諫如愈每謁吳輔性則曹給諫良直

崇禎丁丑汾陽

人龔給諫鼎孳崇禎甲戌合肥人必先而坐話畢偕行行至堦

下良直必曲躬辭送曰門生不敢鼎孳曰予陪率以為

常然兩公皆險刻每遇早朝則自大僚以至臺諫咸嘖

嘖附耳或曰曹糾某某或曰龔糾某某皆畏之如虎兩

人與姓密人有以此併疑姓者

龔給諫鼎孳曰趨吳輔姓門江南諸人嘖嘖疑其搆周

輔延儒隙姓一日語予曰龔故非江北人所用先未考

選時委身江南與周仲璉崇禎甲戌長興人誓不相負故介紹

首揆以黃門擢耳既列黃門見江北風價稍高故回面

就此

傅給諫振鐸崇禎丁丑題名臨川人曾具疏云凡招權

納賄言清而行濁者雖日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闇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而亦真君子也時龔給諫鼎孳面詆其非遂相闕一日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孳肅萬曆丙辰合肥人問曰若爲誰鼎孳曰子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曹給諫良直龔給諫鼎孳居言路日事羅織子每騎過二人寓見有扇倚門問之必彼此過從也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予指曹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尙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不得已邀予進予微諷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予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

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
疑而察案構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刑垣言事甚銳
獨同鄉金公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
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
恐貽慈憂方歎金公言不誤耳兩人知予諷彼不悅然
以予與吳輔牲同里故不敢侵

熊司副開元

天啟乙丑
嘉魚人

故給諫也往因周給諫瑞豹

天啟

壬戌秀
水人

作令時以某項錢糧未完先出已貲代納故得

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周輔延儒以瑞豹其門人
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
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實孫

廷尉晉意授人疑晉欲吳輔牲爲首揆故有此疏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爲宣大總督

熊司副開元請對意在攻周輔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上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吳銓曹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爲昌時勒刪上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

駱金吾養性楚人周輔延儒特用也吳輔牲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牲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

需嚇尤橫卽途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遣緹綺上然

之養性不悅適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塚

崇禎辛未萊陽人

廷杖

旨下養性密語同鄉廖給諫國遴曰有密旨置兩人死
予不奉詔國遴以告曹給諫良直良直卽草疏入告謂
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有此旨養性不宜自詡疏上以
爲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又以良直與姓密
故并疑姓

曹給諫良直疏旣上久留中不發一日召駱金吾養性
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
亦無意殺熊司副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閣臣私
語以對大約皆指周輔延儒守不潔而吳銓曹昌時所

言亦供入疏內疏上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吳輔姓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孫廷尉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爲人圓巧善於迎時及總督宣大予謁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整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出之苦之何以封疆爲戲也至宋納言學顯

崇禎戊辰吳縣人

所舉邊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成樞曹德

崇禎辛未霍州人後殉國難諡忠毅

國朝改介愍

寓江南每昌言於

人曰周老師大錯忽一日風聞長安言與馬翰林世奇

王銓曹重謀疏糾周輔延儒并及周儀曹仲璉仲璉逢人垂泣愬其羽翼正人功已知訛也人皆哂之

周儀曹仲璉崇禎甲戌長興人與周輔延儒密自稱猶子每致

書於人曰曰輔叔與昔之無賴曹欽程萬厯己未呼馮彭澤人

輔銓為家師同然無螫手人鮮怨者一日有給事往晤

仲璉周儀曹鑣適至給事遜坐仲璉遽曰舍弟給事笑

曰若令弟則僭坐矣

鄭冢宰三俊以聲氣與周儀曹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

出揭陽令張明弼崇禎丁丑金壇人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

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腹肚單又原任封邱令曹宗璠

崇禎辛未金壇人鑣婦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邊刑曹之靖萬厯

已未封邱人
先令興化

五

爲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擱不復人皆謂

鑣所爲予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扎以示先諄諄引咎

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

吳廷尉履中

天啟乙丑
金壇人

列名焉時鑣爲韓給諫如愈所

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鄭太宰三俊素有清望予疏中曾及之及爲冢宰誤任

吳選郎昌時用舍一憑指授而周儀曹鑣亦與故韓給

諫如愈糾鑣并尤三俊偏聽然前糾昌時者吳都諫麟

徵祁侍御彪佳後皆殉國乃一二偏袒羣王猶目麟徵

等排擠正人信哉朋黨之能亡人國也

吏科章都諫正宸

崇禎辛未
會稽人

以罪行上慎重其代周輔

延儒舉在籍吳給諫麟徵對遂用之初延儒以己與麟

徵俱先後出張中丞延登

萬曆壬辰章邱人

門故力行推挽及

麟徵抵任落落難合謁見甚稀一日往見延置上坐敘
同門交謂曰吾以言路第一要任屬公知否麟徵曰公
不審某不肖願申公誼以報私恩延儒不悅及欲復馮
輔銓冠帶麟徵謂非大賢殊燕不宜輕改成憲又延儒
曾因會議首舉一曹郎姓氏詢百官皆許其當麟徵復
有言自此與延儒隙矣

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

張氏

皇后語周后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

在此遷安往且厯言周短周后

崇禎

以聞上大怒遣宦

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不得已
乃遣周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駱金吾養性重賄周后
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

周輔延儒出征邀方給諫士亮

崇禎辛未歙縣人

從行與予皆

門人也時周門客猥雜予語之曰凡觀人當於其骨今
日顧指他年下石無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
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然已
無及

周輔延儒出征時識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

及至軍中用劉總兵澤清

東平伯

為中軍官諸大將及偏

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密以聞上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殿香煙起疑有火災諸閣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崇禎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米脂人攻陷襄陽承天

失守上召對隕涕諭吳輔牲曰卿向歷巖疆可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命條奏來看牲疏言李賊蹂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芒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勦疏入不

下銜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
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銜奏左良玉跋扈近閣部督
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
從臣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據江漢更
有甚於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勦寇
退可駕御驕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
陳輔演天啟壬戌
井研人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銜言
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
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上始怡然曰
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張司馬國維天啟壬戌
東陽人請以

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去防邊必俟師旋方可調度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已北兵退演復具揭留唐兵已得旨姓又揭請集所調兵時上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兵遷延久之姓遂得罪初楊閣部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總督啟膺萬曆己未永城人代之則往來依違爲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謂爲左府幕客姓之所言不爲無見但良玉素服姓威名聞其至必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而姓不知其意且欲集兵以制乃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亦隨之事乃關天非獨姓之過也

吳輔牲奉旨勦寇久未行適周輔延儒奉旨代征朝拜
命夕出都時蔣輔德環言於倪司農元璐曰上欲吳公
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予聞倪言卽
往告牲牲曰無兵安往時孫都諫承澤崇禎辛未順天人亦力
言宜速牲皆不以爲然蓋因牲屢奏請行以無兵爲言
上曰徐之邊事靜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聖意實欲牲
先行而以兵繼之也初牲奉命後孫督傳庭將出兵勦
闖上以語牲牲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謀以墮賊計上不
以爲然則已窺見其端矣

吳輔牲面奏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徵必不能
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卽勦寇勝着耳允之及疏入

留中蓋不欲恩歸臣下也

白總兵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趙督光忭爲

人粗率先未告廣恩密請召廣恩入京錫之宴用爲武

經略時上頻誅大帥又故袁經略崇煥萬厯已未藤縣人亦以

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爲名盤桓真

定城下時吳輔牲欲上嚴旨治罪而已爲力救卒之勦

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上命內臣二人齎

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爲牲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寧南侯臨清人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爲左

兵追殺復退上密遣中貴賫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

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密狀吳輔牲密具揭言左鎮

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今復遣內臣往若
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
常賞賚未晚也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爲
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
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寬假左帥若此

吳輔姓語予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足跡先越春明恐
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及邊警弛先所請唐總戎通
兵又爲陳輔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
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上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
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閣或云駱金吾養性之媒

孽也

吳輔牲既奉旨杜門待罪予往謁適龔給諫鼎孳至曰
必首輔所爲牲正色曰不然適蒼頭自閣至見首揆揭
繳聖諭且力爭既繳復發安有一面媒孽一面解釋者
鼎孳無以應方知兩輔水火皆若輩搆成也不數日首
輔看議旨亦下

周輔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上意吳輔牲自言不及然
門客猥雜酬酢紛紜竟若忘爲雄察主也及北征歸猶
錫之宴手玉卮賜宴又失機范督志完趙督光忭等或
戍或徒不由刑部由閣擬皆從輕悉俞允不數日命九
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
議單皆褒貶相半獨會都諫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

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予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周儀曹鑣抵京逢生辰周輔延儒躬往拜之若甚密者及延儒奉旨放歸鑣欲自解正色語子曰吾欲糾首輔子曰當首輔得志時不獨公宜糾卽予爲門生亦宜糾不糾誠負國今乘危下石非君子所爲鑣乃止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部疏也會劉給諫昌天啟乙丑祥符人於數月前糾趙督光忭

又云范督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會都諫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

昌疏者眾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反覆
罪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於轉盼
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於須臾疏上留中
會都諫應遴與韓給諫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
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
吾忝居言職敢恤寮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
先爲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喔咿闐側故繇兵部改兵
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旣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
屍夫嗣昌卽有罪卽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旣
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爲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衛胤文

崇禎辛未韓城人

也迨國觀遣歸又疏彈胤文為解免

地時胤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

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

座語人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

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發鈔則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

媚贖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後漢

九原人

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牢之

漢元王初交裔

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為三反應遴之反

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日上置紅匣中命一

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等語竟留中或見應

遴與吳銓部昌時同謁一大璫疑其有妙用也

韓給諫如愈以同垣後輩糾會都諫應遴旨雖未下傳

誦遍長安獨龔給諫鼎孳不平欲約同時兵垣救應遴

而劾如愈時右給諫吳公甘來崇禎戊辰新昌人後殉國難諡忠節國朝改

諡莊介不從遂止甘來應遴同鄉鼎孳如愈同鄉也如愈

與同門陳計曹道暉最洽及遷廣平守又疏言其非才

是能不徇情面者

楊司馬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會主政應遴改兵科亦踵故智北兵入

日具一疏上一日召詰曰汝爲兵科嚴戰守劾功罪約

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慚而退

魏編修藻德

崇禎庚辰狀元通州人

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

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

大用藻德遜謝上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

數日大拜周輔延儒奉旨看議

袁給諫彭年

崇禎甲戌公安人

先以司理轉禮部因病乞歸及

起補復疏求考選陳輔演嚴駁不行彭年又託周儀曹

仲璉言於周輔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

杜門養病及見會議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

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踞天指心

誓不負政府處也

周輔延儒看議甫數日武德道雷僉憲續祚同奏即到

大僚則范公景文

萬厓癸丑吳橋人後殉闖難
論文貞國朝改諡文忠

等詞林

則方公拱乾

崇禎戊辰
桐城人

等言官則朱公徽

崇禎辛未
進賢人

沈

公肩培袁公彭年等景文雖周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
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肩培皆門生人謂發蹤指示者
同鄉龔給諫鼎孳也疏中所劾御筆塗抹處若甚怒首
輔者且召績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上意
若不屬者及見召方翰林拱乾與質拱乾辨晰甚明且
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為志完行賄而敵騎
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與延儒門生也又有
子為金吾賄豈籍外人績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
優擢人謂陳輔演密間之也

雷僉憲續祚因參周輔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
自居其掌扇大書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
始氣沮

周輔延儒既奉旨放歸猶疑曹龔二給諫有言託吳輔
牲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牲尙未出都良直不
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牲與子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
門生渠自爲之我不知也疏下塗抹與雷疏同然良直
數日前又頻過周若甚款殊不可測也

吳輔牲將出都語子曰幸語龔給諫弗言及首揆人將
謂吾教之及行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密
疏一封力言王應熊

萬麻癸丑
巴縣人

爲延儒私交疏上皆留

中周輔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體又延儒行時鼎孳遠送偃僕輿前其叵測又如此或云鼎孳諸欵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

吳輔姓行後黃輔景昉

天啟乙丑晉江人

語予曰吳公必有後

禍予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周疏必云發蹤由吳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陳輔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予入吏垣時江之南北各推同鄉二政府爲主遂分南北黨旣又以光給諫時亨龔給諫鼎孳爲一黨以予及方給諫士亮韓給諫如愈爲一黨以予輩三人皆江北

獨孤行無傍故外之也

沈少宰惟炳

萬曆丙辰
孝感人

居言路時以東林爲魏璫削奪

至是復與江北左時吳輔姓以督師候集兵未行惟炳
楚人疏請姓速之楚姓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姓逗遛及姓罷惟炳來謁予言此劾本非得
己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
炭故憤慟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陳給諫
泰來崇禎辛未
新昌人疏亦點綴數語劾姓者兩人而已

光給諫時享有疏及周輔延儒云利歸羣小玷集厥躬
人皆以爲當延儒聞之亦首肯

吳輔姓督師時光給諫時亨自請監軍以姓不行止後

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沈都諫肩培也肩培是歲應入春闈會都諫應遴以肩培科資先己恐不行則己入闈無階陰唆龔給諫鼎孳止時亨行遂己時亨失身闈賊致罹刑辟若輩誤之也

往例科員入闈皆論資先後是科應入闈者四人首吳都諫麟徵次吳給諫甘來次沈都諫肩培次子次會都諫應遴也吳銓曹昌時龔給諫鼎孳皆與應遴密爲圖入闈雷僉憲續祚之參肩培半由此至是予以兩叔入闈堅欲乞差應遴自幸唾手可得不意前輩辜給諫朝薦又至時予以吏科右應轉工科左而應補吏右者朝薦也於是應遴與昌時計謂不轉予則朝薦無缺可補

無官何緣入闈未幾以本至會極門復追回然一面追
回又一面以單報吏科踰二月旨不下一日朝薦語予
曰公未升蓋疑予也予駭往查果然時具黃門非假升
之官一疏將入告聞蔣侍御拱宸崇禎甲戌丹徒人疏上念乘
危下石不可遂焚稿

上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爲高下蔣侍御拱宸初得圈自
負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
之吳銓曹昌時時北兵新入昌時言於周輔延儒示意
張司馬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
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
言昌時復嗾當路以拱宸監趙督光忭軍時范督志完

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忤諸守口甚疎拱宸懼獲罪
促光忤戰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忤勸以催戰罪拱
宸光忤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
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上怒
時拱宸疑昌時嗾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
吳銓曹昌時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是以眾論沸騰
具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聞周
輔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
與蔣侍御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糾預聞旨一欵
上取原票閱之果是故敗

吳銓曹昌時與吳金吾孟明密及駱金吾養性以楚人

繼盡革孟明諸厥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

以己心腹代適朱侍御國昌崇禎甲戌合肥人疏糾養性養性

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周皇親奎力周輔延儒亦有

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蔣侍御拱宸劾吳銓曹昌時有通內數款聞上日置案

前親閱訖納袖中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

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黃侍御

耳鼎崇禎丁丑斬水人亦有疏糾在拱宸先獨不下

陳輔演者吳銓曹昌時鄉試大座師也自周吳二輔行

後昌時與曹龔二給諫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

致慇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

矣其得禍本此

上御中左門召蔣侍御拱宸與吳銓曹昌時對質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上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命錦衣衛加刑吏科吳都諫麟徵奏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朝廷昌時罪無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國體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顧不能盡法耳時昌時足夾幾折不勝痛磔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獄事訖上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姓督師百計延挨爲推卸地延儒被糾姓何獨無糾旣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

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
時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憑地蓋陳輔演孽牲於
內駱金吾養性構延儒及牲於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
羣小藉為口舌者曹龔兩給諫也

吳輔牲得罪被逮南京史司馬可法崇禎戊辰疏言牲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耽延

時日但牲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

闕下心已徧於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

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左鎮倡議勤王

盡為收去江督袁繼咸天啟乙丑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

崇禎戊辰
郟縣人

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

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
晤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歔歔一時偶誤其罪或
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吳銓曹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王中翰陞彥以乙
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已訴上帝夙寃獲伸
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周輔延儒軟美凡門生故人有求鮮不應故疵議遂集
吳少廷尉履中嘗曰若周相去其欲則周召何遠之有
子曰不然若吳公去其偏則周召何遠之有姓賑秦撫
晉聲望赫然於為相時蓋緣認門戶太着論是非

不論真偽故偏也鄭冢宰三俊亦同此累

鄭庶常鄭吳銓曹昌時皆奸人也一附黃翰林道周一附鄭冢宰三俊人欲擊鄭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上獨斷誅兩人卽孔子誅少正卯不過是也

黃給諫雲師

崇禎庚辰德化人

號雷岸王侍御變號雷臣皆疏

糾賀罔丞王盛

崇禎戊辰丹陽人

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

辨疏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下

予爲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閣又北兵已退半載而邊臣諸

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爲北兵再至也

趙督光忭猛率喜談兵以北兵入口方赴召聞於某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忭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范督師志完同誅人頗以爲寃蓋上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馮司馬元颺與倪司農元璐同心剔釐請兵則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上遣中使往視賜酒米等物名賜實矜也尋以眞病得放

天津馮撫軍元颺

崇禎戊辰
慈谿人

耄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

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颺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

居鄉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陳少司空必謙

萬厯癸丑常熟人

聲氣夙望也予往謁語子曰

往東林初起皆仗楚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駱金吾養性所爲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鈔不絕至左右則漸登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爲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罔愧也子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予曰數矣予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予笑曰我不願爲季給諫

陳啟新以無賴濫筭省垣但諸公所劾賊款實莫須有

謂不如是不足聳聖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賄
恐以爲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子
過淮安訪之史總督可法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
以爲虛則言官姜給諫琛等必獲罪若以爲實則所坐
數千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錢塘劉烈女者幼許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
官屢窺之一夕撥梯入女呼其父共執之候曉鳴官阿
官姪遂倡劉氏誨淫縛人取財之說鳴金聚眾眾皆信
之女哭告父日向未污吾身猶可活今污吾名不可活
也我當死告鬼求直耳卽自縊官驗之時盛暑暴日下
無屍氣其夫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及令人擁眉察之知

其真女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迸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堅執前說女見形於丁二曰若以筆污我吾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裂崩岸上下人以為女冤官遂杖殺阿官并姪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上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人朝會圖一冊胡人華人皆分行坐上見之不悅此吳銓曹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已北兵入燕其言始驗時昌時死久矣

予一日與某同籍謁周輔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見一長班耳語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徑入後宅矣予問之其一銓曹一儀曹一兵曹一同鄉閭署也予歸而歎曰吾師

必敗矣他且弗論安有以趨熱銓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議者不數日敗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張司馬縉彥

崇禎辛未新鄉人

初入都召對忽傳范司空景文

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慎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上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楨

永樂初李濬裔和州人

與撫寧侯朱國禰

景泰初朱謙裔夏邑人

誠意伯劉孔昭

劉基裔青田人

忻誠伯趙之龍也

國楨後殉難

上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黃侍御澍其

尤也最後無賴董心葵

武進人

亦緣周輔延儒鷹犬謬邀

召對辜給諫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誠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實做若與楊嗣昌張若騏等粉飾鬪辯必不能遠過繇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

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上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內
官之惠曹內官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季端入司禮端
京師人本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
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不及夷君惟元魏孝文帝以用夏變
夷獨得列祀應祭於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沿龔宋
誤祭於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
孝文陵也予言於禮科沈都諫盾培疏云魏有兩文帝
名宏者用夏變夷蔚然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
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爲
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廉隅相高卽間有假借猶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見諸掃門政府者言夷行跼恬不知愧而省中尤橫予却必爲國禍痛切言之惟韓給諫如愈傅給諫振鐸朱給諫徽以爲善愆慮速奏初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隱其獨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厯咨儆者非憂在邊寇乎故臣謂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爲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所爭在外則又爲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也一日邊今特暫伏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門之鎖鑰誰司則

當以三協爲門戶脫烽火復懈於傳致令穿塞而入則北之門戶隙矣一日寇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扇鏹誰轄則當以兩淮爲門戶脫干櫓不戢於搖致寇呼風而下則南之門戶又隙矣故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雖然是未可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臣以爲正當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今試問邊騎所蹂躪鬪獻所翦刈誰是身膺簪笏幸保首領者其他衣冠子女或繫虎穴或拋中野而畢竟吾軀能全否吾妻子能保否故謂君事視身國事視家猶落第二義而臣謂舍君別無身舍國別無家直一體也若猶怡

堂如故鬪穴如故有薪獨貽君父卧有膽獨貽君父嘗

安乎不安乎昔宋韓琦

諡忠獻

范仲淹

諡文正

皆經略西邊

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

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詘則奠封疆於外正

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莠亂苗矣蓋始

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跖文章之外另

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歎也乃其最無賴者不為公家

指佞屈軼而為私門善眩胡人忽伊啞入幕忽叱咤反

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於炎處尋冷

故非獨貪如巖嵩

宏治乙丑分宜人

專如張居正

嘉靖丁未江陵人

所

宜裹足即望塵三楊士奇

諡文貞泰和人

榮

諡文敏建安人

溥

諡文定石首人

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馬者乎掃門何親
下石何捷猶覩顏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故臣謂門戶之大弊極蠹至此輩爲烈
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
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謂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
飲博謔呼對虜色奮必寇準萊國公華州人徒也是謂君子君
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
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僞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
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
直相與滌肝協膽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繇
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卽不必

在朝廷繇是恩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爲此日卽可用怨家封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聞古人臣忠國時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邊畫寇爲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卽以君子與君子角而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雒蜀朔之幟標則君子分曹以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悲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爲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

角而以小人乘其做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一二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爲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旣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喙遇小人則能爲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九尾以掃門如吳昌時廖國遴等比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時起郭子儀汾陽王諡忠武華州人爲帥時李光弼臨淮王諡武穆昌黎人素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於百戰而不

知其止收功於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邊驕寇橫勢極倥偬而文與文相鑿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爲器獨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邇者餉匱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眾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勿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羣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於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爲息乎蓋鴟梟必搏尤望鸞鳳來儀若盼彼鴟梟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

願爲居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人是非淆於盈廷而聽
之眾咻則愈惑端邪迷於築舍而決之聖斷則立清臣
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
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定之聖斷量懲
一二以警其餘此日囂風其少息乎夫雒蜀朔構而始
乘之者小人繼乘之者外患爲身爲國兩者無一焉疏
奏留中

予嘗歎世事之來必有其漸毅廟出賈遠參卽建州入
中原遍地販參之兆毅廟夾吳昌時於廷卽闖賊遍夾
諸戚紳肆勒多金之兆毅廟改張侍御任學天啟乙丑
安岳人
爲總兵卽建州改總兵土國寶爲吳撫耿焯爲薊撫之

兆毅廟用無賴之武舉陳啟新爲給諫卽建州大中原
將飼馬肩水放炮各賤役俱任司府守令之兆毅廟以
時藝考內官得入司禮卽建州以時藝考女直蒙古人
得登科名之兆又曹司禮化淳建蘆溝橋城題其一門
曰永昌一門曰順治卽闖賊年號永昌建州年號順治
之兆

予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斷折及闖賊入
都予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予奉差至姑蘇晤徐翰林汧

崇禎戊辰長洲人

吳銓曹昌時兒

女戚也語予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
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罹辟皆非其所爲

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禍能無及

予奉差至揚州遇周輔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爲耶煊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周以聖怒不測爲憂予勸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周惟太息而已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爲公論所譏山東劉總兵澤清上書辭恩廕吳輔牲擬旨允之語周輔延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卽處分澤清之廕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姓同邑署兵垣韓給諫如愈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慚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誚讓返

其賄澤清甚恨且疑姓指授然如愈實非聽人指授者
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時坐馬一騎名楊國
柱者指麾加刃云爲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周輔延
儒罷曹給諫良直疏糾之并及澤清行賄予與如愈閑
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能制若因數疏激變言
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
事可畏也時予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
日卽北都淪陷先帝賓天之前一日也澤清又欲殺蔣
侍御拱宸以不值免

甲申二月闖勢日熾薄眞定徐撫軍標

天啟乙丑濟寧人

爲叛

兵縛去汪簡討偉作書寄同年陸給諫朗

崇禎辛未上元人云

闖賊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
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太倉銀庫不過
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
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
已調取邊兵吳三桂高郵人唐通入援而邊患更烈關門
危殆真不知所底弟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
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
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
今尙何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
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
時移孝作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爲士夫百姓倡江南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於此勢必長驅而南其不爲秦
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
之失賊尙未剄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算
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
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
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門所恃吳
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尙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
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
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吳給諫甘
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馬翰林世奇

崇禎辛未無錫人

與成樞曹德書云

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爲其難亦爲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爲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載餘忽傳德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皆忿然曰彼若不死我輩必死名殉實逃何顏生存旣問之妾也其中忠義所感刑於寡妻如此

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侍

御宗建

萬曆癸丑 吳江人

李侍御應昇黃侍御尊素

萬曆丙辰 餘姚人

張侍御慎言

萬曆庚戌 陽城人

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惟慎言

成子為刑垣時同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

許顯純田爾耕孫 雲鶴楊寰崔應元

中尙有二彪存不知上何以不誅闖

逆陷京師欽程等遂為漏網亦可歎也

予以壬午冬季過維揚夢予師倪司成元璐為子題一

絹云深山移靜雁卜築之無聲倪雖上虞實寄籍山陰

深山移靜將彈冠矣果起少司馬至京改司農尋還詹

事府未及枚卜殉闖禍非雁卜築之無聲何

陳輔演新失上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

高郵人

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

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許光祿譽卿

萬厯丙辰華亭人

所納名妓王微有遠鑿南渡後

微病臨終以所緘一布袂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之及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袂視之則破衣一件碎銀一包也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時士大夫尙不能堅節况一婦人乎聞者莫不掩口

予差竣返揚州適吳輔牲以遣戍歸與同郡鄭進士元

勳崇禎癸未江都人

喬侍御可聘就飲于先至首言昌時反覆

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蔣侍御拱宸
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
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
憾予肆行捏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子先有
言又言昌時媵阿狀往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頭不起
姓又正色不然此嗔昌時者所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可
聘至又不知子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
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宴罷姓
先行子述子言告鄭又述子與鄭言告喬笑曰三至投
杵矣

北都旣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

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官數十人俱妝飾一樣且云郡
邑不宜遠設龍亭哭臨又出黎撫玉田書云吳將軍三
桂方圖闖且有傳定王已在關門三桂破賊立之南來
已知皆誕也

山東王撫軍永吉戢盜除奸家家戶祝一時譽滿長安
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
誅改總督薊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
歸其師尙應軫作詩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
山還又有人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踏死三山相遇問誰

慚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

耳目口鼻皆具

自古人君卽位後中宮方生太子一爲商紂亡國一爲宋太子劬盤遊一爲宋欽宗與父徽宗俱被金虜一爲本朝武宗幾以倦勤失國且無後至此爲毅宗皇太子又亡國殞身亦一異也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弘光初先從高輔弘圖

萬厓庚戌膠州人

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子人上疏請改屢擬皆駁最後管少宗伯紹寧崇禎戊辰武進

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

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

毅宗並請詔用毅

子偶讀一闕紳集見稱毅宗為威宗已乃知為隆武唐王

時所改也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北齊主高

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言文宣

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

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

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為洋棄

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

若 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知何家之宗也金哀宗乃其末主承麟所謚我明止謚元庚申君曰順帝

毅宗既改廟號禮科羅都諫志儒

崇禎戊辰
濮州人

復以陵名

請商之子子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盱眙縣陳岐山以外科寓常州見陳生組綬崇禎甲戌武進人

年尚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

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

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李樞曹青崇禎

甲戌金壇人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

代不意聖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

命數日死組綬為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

死岐山子復為含殮訖亟歸至良鄉又見無首人來索

命卒於邸

予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他疏亦然或疑上倦勤非昔時比己見一聖諭云爲國者爲君子爲身者爲小人卽予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上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上甫五歲所生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爲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畫工詣劉新樂侯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上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算當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上益獻歡思皇太后不置賜賚金幣有加上之孝至矣

劉新樂侯文炳素與鞏駙馬永固善永固尙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上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清世祖順治十四年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

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卽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謚懷宗端皇帝上加謚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爲後代所倦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陳進士丹衷

崇禎癸未上元人

上疏毅宗欲調廣西土司兵以

勦流寇上喜授御史命持詔往及至留都識者皆言其不可遲疑不行及北都之變奉監國諭至揚州鄭進士元勳與丹衷同籍言於萬樞曹元吉

天啟乙丑南昌人

曰陳君

自負奇男子受知先帝遲回故里半年未移一步徼倖

國家淪喪以成其功名且云功成不受爵功不成而反
受得無負其生平平責善朋友之道子不敢為好友諱
也元吉亦然之

工部尚書嚴震直後人至京欲為震直請諡問以諸書
所載遇惠宗雲南吞金死則齊東也時管少宗伯紹寧
欲予諡而以建文降臣恐見尤與論欲取歷代輿論久
孚尚未補諡者數人為震直掩疵子曰雖濫一震直而

波及諸賢得與易名亦快事也因舉羅通永樂壬辰吉水人諡襄寧

王世貞嘉靖丁未吉水人諡文憲顧養謙嘉靖乙丑通州人諡襄靖陶魯鬱林人諡襄靖

周新南海舉人諡忠直况鍾吏員靖安人諡肅惠王艮建文庚辰榜眼吉水人諡端裕王

三善萬厓辛丑永城人諡襄烈等以告疏已錄就矣因王閻學鐸不

悅世貞尼之而輟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引光

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
元勳密語予子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禍從此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
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
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旣立置福王於何
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時沈都諫
肩培以此詢章都諫正宸正宸曰當光廟泰昌泰在青宮時
則以光廟爲國本當光廟與熹天毅崇禎崇二廟皆絕時則

又以福藩爲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光廟也
於國本安居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
定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禮畢問懿文
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

高傑

興平伯

等旣封伯袁督繼咸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

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領
之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昨過揚州

親見高傑與黃得功格鬪本輔臣士英

萬麻己未貴陽人

引傑

過河宜令士英往輯繼咸亦從與上曰其如不肯去何
今史先生願去繼咸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以英斷爲用伏祈振

治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

奉六龍為澶淵之行上頗有難色姜輔曰廣萬厯己未
新建人

言澶淵之行不是遽為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

領之繼成又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

降將非孝子順孫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

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信上允可繼成往閣責閣臣

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成言雖正然

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

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崇禎戊辰
遂安人誤之而何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鉞萬厯丙辰
桐城人迂之江干

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鉞廢籍中誰為若知交

可用者大鋮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對時士英猶編
戍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鋮薦甚感故力薦於上諸
閣臣皆以爲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一旨
卽士英手票也

阮光祿大鋮陛見自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馬輔
士英申言大鋮寃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
無指實大鋮自訴寃陷謂輔臣弘圖向同班行亦當知
之高輔弘圖言天啟年間崔魏亂政人知崔魏不知朝
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
案一書大鋮與焉臣亦知大鋮才可用但以逆案制自
先帝不敢擅改惟求下九卿科道公議則大鋮出亦自

光明上首肯曰會議良是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鉞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鉞賄耶望陛下獨斷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且大鉞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爲大鉞見用地非阻大鉞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

長洲許生員琰間毅廟縊殉慟哭投水死于少參重慶

崇禎辛未

先濟南道以國變南歸與同鄉馮紳猶龍

長洲人
名夢龍

貢生壽寧知縣

飲猶龍力稱琰忠重慶曰不然若非憂貧則憂

病假此爲名耳猶龍斥其言重慶幾與大鬪眾解之乃已

劉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及詆東林與

江北黨誑言害己又言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

自應羣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姜輔曰

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先帝時為東

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

日疏糾呂大器雷縝祚薦張捷萬麻癸丑丹陽人鄒之麟萬麻丁

探花武張孫振劉光斗天啟乙丑武進人等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鉞為中外攻甚忿大鉞亦語

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

光時亨龔鼎孳周鍾崇禎癸丑金壇人等大鉞教也

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督繼咸貽書良

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何內臣志孔黃直

指澍入賀寶鏡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面數馬士英十大罪且言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助澍詆士英兼言文江不法聲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澍復連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爲正議者予言於喬侍御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鄮不救舊輔文震孟耶護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借題耳無以澍爲鄭續可聘是之

陳少宗伯盟

天啟壬戌
富順人

嘗赴閣請轉某翰林官姜輔曰

廣固言不可盟作色固爭曰廣亦厲色曰待年兄入相
自爲之綸扉一席幾成聚訟

舊例六科侍班皆立御道側東西向而侍御則止糾儀
四員列御道對御座立于初入南都見臺省徑入殿內
列閣臣下又導駕科員皆面向退走不敢背向予初入
南都見導駕背走爲正其誤而內員反嗔面向者行稽
羣呵之又百官見閣臣言事止立階上無入閣坐者今
則匡坐健談一時草率氣象殊可想見

馬輔士英方移病忽疏薦原任謝輔陞張少宰捷言二
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爲吏部尙書帶閣銜捷
爲吏部侍郎皆阮大鍼意也初士英以薦大鍼致中外

沸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缺言已故張庶常溥崇禎

辛未太倉人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酌而哭之姜輔曰廣

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子非昨東林者

東林拒子耳高輔弘圖復從史之頗有和解意及劉總

憲宗周萬曆辛丑會稽人疏自外至大鍼等宣言曰廣質使之

於是士英怒不可同而薦陞捷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

周上疏者在籍周儀曹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周

疏為正

左少司馬懋第陳都督洪範北行命會同府部等官從

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為限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

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

幼與皇上爲叔姪可也人哂士英言

上召對北使左少司馬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與陳都督洪範馬罔少紹愉俱對上言及欵北紹愉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上問不成故紹愉言使者更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輟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陳翰林盟朗應曰可上命卹並察處劾新甲者六垣合爭乃止陳儀曹龍正旣陞今任竟不赴因賦詩云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汎瀾舊帝星日閉門耽讀人服其高時姜給諫應甲

崇禎戊辰金華人

李侍御模

天啟乙丑太倉人

見時事日非俱

堅辭不出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周輔延儒助餉賊銀疏時議不欲
在外武臣干與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後久
無言者乃票發部覆

子崇禎時曾題穎國公傅友德

宿州人

宋國公馮勝

鳳陽人

贈諡爲禮科徐都諫耀所格南渡後復疏請始贈友德
麗江王諡武靖勝寧陵王諡武莊陳給諫子龍

崇禎丁丑青浦

人言於子謂宜入功臣廟子復爲題允忽一夕子稚兒
夢兩官人入謁呼童索茗甚急云是功臣廟來謝者一
軀長面赤一軀稍短面圓皆有喜色聳立以俟旦告予
子訝而詢之乃入廟目也後子得寧陵像於其家果長
而赤但未知麗江像如何蓋二百餘年之靈不昧而假

靈於牧人之夢若此二王入廟日歷冬至歲暮春分三祭而國亡

祖宗法制多爲牽制如卹典疏請下吏部選司核其銓除功司核其功業封司題與贈廕祭葬題於禮部得請以葬事移工部至與諡則詞臣擬二兼作諡議呈禮部禮部又呈閣閣具揭請上御點下禮部外人罕見者南渡後顧宗伯錫疇萬麻己未崑山人俱一手握定後雖各還職掌惟擬諡不由詞臣請諡亦不藉閣揭止部疏題請而已然部疏奉旨人得共見而開國殉難慘死三案累累數百得以數月告竣者亦緣轉折少也但非祖宗其難其慎之意恐滋徇濫

張少司農有譽

天啟壬戌江陰人

先歷任漕儲道上召對時撫

寧侯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歷

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

是以周司農堪賡

天啟乙丑寧鄉人

久不到任轉陞有譽為之

識者謂且啟阮大鍼等轉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

于忠肅謙

永樂辛丑錢塘人

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嵩冒

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黃侍御

澍亦由徽籍移杭籍遂為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徐冢宰

石麒麟等疏即澍草也子獨以為不可日以忠肅功即公

侯之非濫而況於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

侯華高

和州人

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

族裔耶時陳中允之遴崇禎丁丑榜心黨之英又援安

卿伯張興壽州人姪勇世襲例張都諫希夏崇禎戊辰折

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詘

馬輔士英與姜輔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

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疎藩

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朱統鑲南昌寧府裔以宗貢寓京

師遂疏糾曰廣疏不由通政司以他竇而入

顧宗伯錫疇署銓日復諸言官起廢疏如金僉憲光宸

楊編修廷麟崇禎辛未清江人詹侍御爾選崇禎辛未樂安人皆一時

名流他如徐侍御殿臣崇禎甲戌鄞縣人以年例胡大行麒麟生

崇禎戊辰胡秋曹江崇禎戊辰以部擬科員俱未蒙欽

點而概與賜環又如陸樞曹奮飛崇禎辛未宿遷人以耳重久

廢為懷遠侯常胤緒開平王裔薦而亦與起用又於復疏後

自薦馮侍御明玠天啟壬戌青浦人等數員一併題用尤非禮

若沈給諫迅已蒙毅宗環召獨不入啟事後闔門殉難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

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

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

臺喻阮也

顧宗伯錫疇署銓為章都諫正宸熊給諫汝霖疏謫後

以削溫輔體仁謚為張侍御孫振糾又以署銓不簡為

何侍御綸糾正宸與孫振等皆不同道兩路夾攻一人

而已

部起孫宣督晉戶部右侍郎命另推內旨也先二日內傳王文選重至云欲換本旣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挖補痕宛然聞阮大鍼語人曰我阻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時馬輔士英謂大鍼冠帶已復且因薦叢議意稍懈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今官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鍼杯酒慇懃意甚感此番傳陞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

陸給諫朗家居留都以例推留用人疑其重賄內臣得之若徐太宰石麒麟所云奉差督餉挾妓飲西湖則風聞

誤也石麒疏朗通內被留朗亦疏詆石麒巧織賊欸并

及章都諫正宸以正宸書朗名於掌示石麒故例轉也

卒得留先是江陰李令哲崇禎庚辰未入都有妾弟主內臣

田成家不告令哲託為求吏部致公言於朝稱敵門生

又有中城兵馬司朱陽先以郭寺丞維經天啟之丑龍泉人薦得

與考選又託內臣孫元德為求御史故石麒以此詆朗

陸給諫朗留後復疏糾徐冢宰石麒有不可寬斧鉞之

誅一語時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餘姚人素敢言朗同籍同官

也以差行陳中朝敵政甚悉一日朗餞汝霖於家適科

鈔至朗一讀一擊節及讀至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為可

殺二語相視默然旁觀者笑之

徐冢宰石麒疏糾陸給諫朗侵及內臣及予告閣臣知
內臣恨之擬旨甚峻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以優禮遣
耳遂得溫旨歸

文正一謚舊不謚死節者倪宗伯元璐弟與子書曰曾
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亦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
以謚先兄可乎予言於管少宗伯紹寧以爲然遂與劉
中允理順俱謚文正方侍講孝孺洪武徵辟寧海人謚文正倣
此亦以先有正學先生稱也

建文諸臣贈官皆予與張儀曹采崇禎戊辰太倉人所定采議

贈魏國公徐輝祖主爵予以光山擬采撫掌稱快華銓

曹允誠天啟壬戌無錫人慎重王封乃改贈太師時金川門卒

龔詡獨未得諡采以爲恨予言之管少宗伯紹寧紹寧

謂不便續請予曰卓忠貞

名敬洪武戊辰榜眼瑞安人

以私諡作公

諡採輿論耳今詡私諡安節但須吏部贈官時援忠貞
例題作公諡可矣采請於允誠遂得諡又靖難諸臣子
諡幾百餘人皆紹寧所定或疑此案太濫宜稍裁予曰
若自我輩手定當少爲貴耳旣予復奪可施之諸忠耶
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靳也寧盜遂止

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諡者得之自王忠愍承恩與
李恭莊鳳翔始然承恩從先帝縊破例非過鳳翔雖城
破自刎止依嘉靖贈雲騎例可也

予請諡開國靖難慘死三案格於崇禎時禮垣徐都諫

耀成於弘光時管少宗伯紹寧耀與紹寧皆寡學然耀
耻下問每與言三案堅執不行獨紹寧虛懷初欲以謚
建文諸忠一案託予擬稿予以各有司者力辭及謚此
案後聞人議其稍濫遂親過予寓以謚開國及慘死兩
案懇予擬稿予嘉而允之後謚惠宗諸子弟亦然皆得
報可視耀度量真天淵也

開國慘死二案人少題覆較易惟建文諸忠一案多至
數百禮吏二部艱於繕寫故久閣予時爲工垣都諫力
言修祠是某職掌移文屢促之且言於二部諸司官始
題允祠猶未及修予以陞任奉差而國旋亡矣若稍遲
之便成諸忠一大缺典

姜輔曰廣力爭阮大鍼不可用與張九齡先見何異但疏內歷暴毅宗用人行政諸失則過人臣以身殉國尤當因其大節諱其宿過況人主乎

上之得立實由四鎮然當日欲舍上立潞王者乃姜輔

曰廣呂少司馬大器與錢宗伯謙益等也若倣英宗正統

天順罪援立外藩事加以王文永樂辛丑東鹿人等之戮諸臣何

以自免乃上不惟不加譴責且加擢用其大度亦不可及

上寬仁卽位後從不追咎異議一日馬輔士英言及立潞王事上曰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黃儀曹端伯崇禎戊辰新城人考選時初擬授科以生平喜釋

中用二釋語故得部後卒死難

章奏外官由通政司京官則由皇極門實封奏聞文書
房內員收之例無副本九月間新考選科道內員忽索
副本云恐內中有言及馬相公與我內員者後爲前輩
臺省執不與己之然亦足知內臣權臣之橫矣

宣城人劉振著書甚富經年矻矻子見其所著國史雖
筆非高健然已有成書又振嘗言東林所持挺擊紅丸
移宮三案皆非彼三朝要典之假借當非其所借之人
不宜非其所借之言又言劉學士三吾

洪武徵辟
茶陵人

因謚

文太子薨太祖欲立燕王以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對故
惠宗得立今惠宗旣上廟謚三吾亦宜謚言頗可採

管少宗伯紹寧謚建文諸忠皆準殉國忠紀周儀曹鑣
所纂也內左僉都御史司中不屈成祖命以鐵帚掃其
肉死最烈殉國忠紀內遺此一事遂不得贈謚

世廟時革諸戚臣世襲爵止其身至是皇太后弟鄒存
義封大興伯予世襲非制也人無知者

郭侍御貞一崇禎庚辰
惠安人考選時以俸未及瓜擬部旨改

道人疑馬輔士英有力後糾劉納言應賓萬曆癸丑
沂水人犯

士英所暱被謫人始服其正貞一謫後以辨疏上內臣

以爲謫官疏應從通政司入宗納言敦一崇禎辛未
宜賓人以

爲故侍御仍應從皇極門入疏遂不得上貞一首糾從

闖諸臣後降北仍爲御史

往例閣中票擬必請裁首輔故鮮矛盾馬輔士英為首
 相終不曉此制如諸舊臣子孫紛請贈諡王輔鐸以為
 杜其廕則自絕故多駁乃士英又票允如北都公侯先
 降闖賊見殺者俱請卹懷寧侯孫惟藩天順時都督孫
鐘喬大同人
 子請卹不許乃以同降同死之新建伯王先通又同日
 批卹甚至贈成國公朱純臣永樂間都督朱
能後懷遠人王爵比之
 張輔英國公
祥符人殊駭聽聞一廕而允駁殊一贈而子奪迥
 其顛謬乃爾

弘光元年正月朔上退朝諸寺人設宴為上慶賀在某
 宮值天晦上意不懌諸闈競趨下堂除窗格上曰不必
 除朕此處坐不久諸闈失色聞之政府皆駭為不祥後

果驗

顧宗伯錫疇署銓開單坐缺批送王選司重重概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科章都諫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予曰吾疏中不敢許者清耳予問故曰渠先任北都銓曹時素有物議後重卒以正宸有異言告病去

阮司馬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嘗語沈都諫肩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卽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卽賄求半飽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干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又云某人求監紀初饋金五百不納再贈千金亦不納直至二千

用以充餉又語人云考選某某以二千金相送推之不去往我居省垣時兩人各送一卮皆白物耳今則黃爵二進或二對不納不已無恥孰甚噫若輩無恥固應厭薄然身實爲貪作此鄙夷奸狠出人意表

管少宗伯紹寧署禮部初擬謚孔輔貞運文恪文恭奉旨有旣無瑕德亦無表見等語不允至是紹寧忽改擬文忠貞運爲相醕謹無短長且以天年終何云義憤因駁加美伊子夤緣力也前二謚當

往時南糧南餉以給官俸軍糧常苦壓欠不給上卽位

後楚鎮及四鎮

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

頻以匱告而司兵惟務

姑息不知汰無用核虛名楚鎮兵五萬餘需銀一百八

萬四鎮兵各三萬需餉二百四十萬本色一百萬五鎮不足恃且還爲我虞居重馭輕有京營六萬需餉一百二十萬鎖上游控江北復有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達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兵十二萬計餉二百四十萬合之七百餘萬而川楚東豫督撫鎮不與焉然而監紀多鎮撫所題以備使令且皆齷齪下流敢有核虛冒一議汰練乎借警咆哮甚而截刼乃大司農綜計所入止六百萬關榷俱在焉而七百萬外有俸祿國用之增六百萬內有水旱災傷之減太倉旣無宿儲內帑涸無可發漕糧改折此盈彼詘至利臣言利當軸以爲奇謀力主童生納銀沿海開洋之說喑嗚叱

屯力詆人爲迂腐而決行之所入幾何而珠池一內臣
屯洋兩撫臣數道臣及中軍取用不可勝計其供饋役
使所糜尤不貲於兵餉所濟幾何

自燕京定鼎南都宮闕墜而不新衙宇亦日從凋落而
外解錢糧率急大農而緩水衡上嗣立金陵百役並作
部庫如洗不得不開事例副貢納貢已恐後來壅仕途
中秘減銀納者麇至繡衣大扇招搖道途至後府部首
領郎官寄徑也二千金卽得之待詔清華府判民牧一
千金卽得之光祿之署設官數倍有官有俸不免陰償
迨大工旣畢中外執例關請嘗閱司空劄放從工垣挂
號者軍火器械十不及一而內員之請討十居六七衙

宇之修葺十有三如銀作局工匠千名人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每月支銀三千六百兩工食如此所打造金銀又當如何錦衣監房修造至價銀一千五百兩光祿寺廚房至八百兩獨無可節可緩乎其餘監局靴帽冬至獸炭至銀二千種種皆援全盛舊制泥沙之用終爲名器之濫耳後府判爲銓部執停府部首領待詔盡改中書然不免爲失大信而愚小民矣

婚禮錢糧出戶工二部台京兆共措至二萬餘內府執言不足禮冠需猫睛祖母祿又重二錢珠及重一錢五分者數百粒又一錢及五分珠千粒監臣商人估價數十萬司空工垣言之俱不允後司徒合司空京兆公疏

會計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餘萬
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乞上減定冠價得旨定
爲三萬所減不啻十之九

京師選淑女人疑爲宮嬪競規避後知備后選方競出
五城每城不下百人命監臣彙選乘輿魚貫金彩紅紫
奪目初得之人言一黃氏爲冠入內以失投推算人一
刺作崇退出再選內豎坐名索馬中書女聞此女色藝
雙絕選時故欹其頸作斷尾犧雞亦不入選

彭樞曹遇颺

崇禎癸未沂州人

以內傳忽改授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總憲馬輔士英所爲欲布心
腹以箝潞王也或曰遇颺通內徑取上傳耳遇颺旣得

旨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國門筐篋燦然矣

王齊撫燮王東撫滌

萬麻丁未益都人

辭朝後皆懼怯不行觀

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

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

北使左少司馬懋第等之遣也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

國可汗又賜吳薊國三桂及陷北諸臣詔諭通和意懋

第將行予以同籍至交與深語問使指若何以不屈對

予曰成事貴於死事君不聞富鄭公對遼使語乎昔北

使時方卧病車中聞北詔至即起拜凡以圖成事也時

予以今日之事自立爲貴所以通欵爲緩兵計耳不用

詔用書以敵國待若至彼國時以代先皇帝復仇爲辭

廷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與議欵若驕蹇不從則罵敵而
死未晚也言未竟懋第慨然曰彼吾屬夷非遼與宋比雖富
鄭公膝亦不可屈予服其理正遂不竟所言至燕京議見攝
政禮同行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必屈膝乃可
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吾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何言屈膝
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卽爲不辱命語故持初議甚堅
而洪範畏禍且潛通攝政左右故獨得南旋懋第等已遣復
追還改館太醫院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
魂後有續議遣使者上曰我往彼拒祇取辱焉但圖內治可
矣然空言無益也

左少司馬懋第等北使爲犒師爲祭山陵訪東宮二王
踪跡其奏據探官探視先帝梓宮以三十六人周后以
十六人昇至田貴妃墳上民贖錢四十千開隧道安厝
此山林局也東宮二王鈔有北示云有一男子自稱太
子至周奎家入見公主主爲先帝手砍折臂未死也此
人掩面哭公主不相識奎入奏令侍書朱國韶等及爲
太子醫癰內官等辨認皆以爲非惟一管池內監三武
侍衛武臣以爲是及見袁貴妃貴妃云太子有四虎牙
牙根甚黑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因欲置僞太子死恐
真太子藏匿故留之令父兄出首此東宮之局也二王
杳然後陳洪範歸言皆爲闕殺亦未確

忻城伯趙之龍有疏薦逆案陳常少爾翼

萬曆丙辰山陰人

戶

科吳給諫适

崇禎丁丑長洲人

時移署吏科鈔參其非之龍怒

疏爭之然張太宰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爾翼時楊納言

維垣

萬曆丙辰文登人

由逆案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

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啟事

蔣侍御拱宸先帝時疏侵劉東平澤清澤清遣人刺之

遂以不遇免至是復官澤清出不遜語故獨不登啟事

鎮臣之能奪權臣柄如此又先任宋少司農之普曾薦

錢宗伯謙益等冀取容門戶復爲章都諫正宸厭薄鈔

參之至是資緣張侍御孫振黃侍御耳鼎疏薦求起用

亦以見惡澤清寢後仕北爲戶部主政忽堂忽屬又澤

清惡得其正者

解司寇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兼請停刑蓋爲光時亨與周鍾緩須臾死也恐馬輔士英不悅或再駁適士英援例乞罷方註籍學龍不過止過王輔鐸密商疏上批允有詳慎平允褒迨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已會訊僧大悲獄阮少司馬大鍼與張太宰捷怒楊銀臺維垣等言早晚當有疏學龍遂移病初大鍼入士英幕多微服小輿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鍼輒屬垣聽乘機中之有以也

阮少司馬大鍼語人云皇上早朝宴罷何云溺聲色乃門戶諸奸以此誣鱗君德耳又張侍御孫振云皇上御

諱爲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讖乎此萬年祚也其相率蒙飾類是

御名由崧

阮少司馬大鉞意氣軒驚侵撓銓政其門如市馬輔士英稍和然亦以銓部爲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缺者重以劉文選應賓賣官鬻爵恃二人爲墻壁張太宰捷畫題而已或夜榜大鉞門曰鬪賊無門疋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爲對曰鬪用牛明用馬兩般禽獸清用銓明用鉞一塊金錢其爲人惡若此

阮少司馬大鉞爲都諫時與魏都諫大中

萬厯丙辰嘉善人蓋忠節

以吏部一缺相迕然大鉞資俸居先迫之去者過章都

諫正宸嘗言之至魏忠賢殺大中謂爲大鉞陰行贊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復何所求而若敖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讀恢復防江二疏良爲惋惜若張太宰捷居官清幹居家孝友尤不當抑及爲冢宰追怨東林刺骨且以諸勳臣及士英大鉞薦已一切推陞悉聽頤指又起用張侍御孫振袁侍御弘勳

萬厯己未慈谿人

以亂國是若非一死不免

鮮終

崇禎癸未歲左帥良玉憚賊勢鴟張託言餉不足將就糧南畿阮司馬大鉞時猶爲民以招其年姪侯生方域與交不赴素恨之遂言方域與良玉善將內應方域貽

書誚之內云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至是乃驗

吳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鉞別大鉞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爲政耳歸語聲氣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鑣無死法惟雷續祚當正大法耳其橫恣如此

王選司重旣與徐太宰石麒麟相繼去以張太宰捷代捷雖有守勛臣柄臣中人要人挾恩勢爲請託更承以委靡多欲之劉選司應賓閩浙監司盡行變置一應人託一飽已欲初尙價廉漸之湧貴如閩中一道一農部以

七白金倖得之命甫下而丁艱一候補監司卽以李元
功力用千五百金得之命下三日暴亡京邸不三日一
人又以二千金轉補價日增而取如券如此以後凡係
道缺價率三千金缺美更增遂無復公道至於卑秩推
陞截選非官覓利卽吏受財又臺省公疏云計典廢綱
斷不容推用以遵祖制明旨方允而察處閑住各外官
或補或陞中人敢爲請託銓部敢於違制應賓竟得美
轉不數月自常少而掌銀臺郭侍御貞一抗疏糾之反
謫朝政如何得不亂

劉選郎應賓狼籍每以關說籠絡言官欲箝其口子醜
之絕不往見應賓心疑一日遇予於張都諫希夏座問

日不見數月矣予曰言官多見則苦銓部公欲自求苦耶應賓默然

予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鉞門見一司閤者問曰主人在否閤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予爲一歎

韓贊周以守備首翎戴掌司禮而從龍則有屈尙忠田承來自流離甚貧故好賄且多妄動而自北來者亦皆窘甚競乞差討缺非營催錢糧則開缺厥往有乞三者缺者至此竟開單送選司云某人乞與考選某人乞與某府某人乞與某道雖一時哄然然徐冢卿石麒去而此輩益張當軸更與之比贊周云我未見閤臣與內臣

稱雁行飲酒者可歎也

吏部起原任唐總憲世濟萬麻戊戌烏程人原官管左都御史

事李總憲沾崇禎戊辰華亭人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為逐沾

地也時掌道張御史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勸沾疏糾以一去爭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舊例現任加銜陞任即停張侍御孫振加僕少復援登極恩例以三品服供奉至是矇封二代功司無敢駁者

王輔鐸當高姜共事時持內傳與厥衛甚力又力言蔡

奕琛萬麻丙辰德清人張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

曰吾錚錚自樹則此集傳否則覆蝕耳誓不學周溫輩

以貪奸貽唾也及奕琛等秉權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

逆爲公疏暗摘劉侍御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
三往兼調停於內方留中至是宣諭入閣

王輔鐸工於詩然票擬非長擬旨或四字止曰煩聒可

厭或單句止曰入監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綸

崇禎丁丑
英山人

疏陳文體票有鬼語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漢人胡語等
句皆笑柄也一日票外廷諸疏皆爾之妻輔曰廣從容
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爾有嘉
謨嘉猷入告爾后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票爾者不絕他
類此

舊例銓曹一缺必用部屬及推知之無議者自武樞曹

備

崇禎丁丑
蘭陽人

以謫處舊令陪推反蒙欽點而此例遂破

同鄉王輔鐸始也若熊樞曹人霖崇禎丁丑進賢人以察處舊

令點尤異

王輔鐸初入閣為誓文告關聖守頗介然其後稍稍易也喜作詩文中多奇字每客過則出而讀之且讀且解設宴無倦色間或解膊揮豪字作龍蛇狀雖兒童輿卒請之欣欣也與後進札輒自稱弟為劉東平澤清作序呼其母為老伯母人謂謙而失體

吏部尚書缺馬輔士英欲用張司馬國維以國維和易且為劉總憲宗周糾也阮少司馬大鍼以國維為給諫時所薦所糾皆與聲氣合故欲用張少宰捷內傳忽出士英撫牀驚愕自此始憚大鍼矣子時與張都諫希夏

在坐捷雖喜猶顧予兩人曰此某朝某人例意殊不安也

誠意伯劉孔昭等思欲入閣且援國初徐中山王爲中書右丞相例不知此帶銜如唐郭汾陽兼同平章事非實任也後以輿論不許馬輔士英亦不欲入相之謀始折

袁侍御弘勳疏糾三案爲已故王之案

萬曆辛丑朝邑人

孫慎

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牲鄭三俊等欲勅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勘議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馬輔士英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福祿而已貪庸誤國不殺人者士英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

阮大鍼也

沈侍御宸荃

崇禎庚辰
慈谿人

以大行考選鄉人愛之者曰馬

相君方收俊又爲用請以千金贄宸荃作色拒之已是人復至云不必金但微服投一門生刺立千金券可也宸荃曰空言恐不足取信微服相見恐累相君且始以賄進相公亦安用此齷齪人爲已赴考得臺初疏爲閣臣側目復見忤同鄉及掌道不六月外轉外轉疏將上其書辦童姓者曰部疏上惟內閣可挽願代措千金但乞發一門生帖耳宸荃曰若用書辦千金我將爲書辦用且向不肯作門下士今有急相投彼豈相信遂得外彭侍御遇艱以倖進且濫鬻官爵縱兵激變僉謂年例

當用遇颺或陳侍御潛夫錢塘舉人不則王侍御孫蕃迺遇

颺為馬輔士英所庇潛夫孫蕃欲重處遂議用游侍御

有倫崇禎庚辰婺源人賀侍御登選崇禎甲戌鄱陽人有倫屢疏忤時

登選則與黃侍御耳鼎糾薦相左者經數日又易有倫

以高侍御允茲崇禎甲戌利津人臨開送銓部則又以沈侍御

宸荃易登選宸荃居鄉遇廢籍袁侍御弘勳薄弘勳以

為不同道當處而掌道張侍御孫振又憎其疏有黨邪

醜正四字故外

張侍御孫振嗜賄某侍御面乞某差屈二指孫振以為

二千開顏諾之次日以二百金至忽莊容大言曰若賄

差當糾某侍御失色退

沈侍御宸荃例轉喬侍御可聘過慰之曰目今所忌而欲除者仇怨也次異已次中立次將及調停但須考察時作一網空此後似併歸一路矣然畢竟自相蹄齧又一闕散耳時東林現任已同抱蔓惟在籍未處故張掌道孫振請以改元察雖京察有期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侍御光斗袁侍御弘勳以資深不得皆恨故可聘及之

沈常少肩培諭祭周藩歸浙邀友陸雲龍

錢塘人

同行雲

龍曰公在北以使事出都不半月變作今又行矣時事如何肩培曰君以爲何如雲龍曰似乎要敗肩培曰還似等不得要敗時蔡少宰奕琛起用子謹肩培曰同鄉

至僉院入掌矣。肩培曰：弟今日上策當循序遷一冷曹耳。僉院豈可爲耶？不爲用則速敗，爲用則敗稍緩。然名位俱失，予卽不能出上策，何至出下

喬侍御可聘掌河南道，有同鄉門生以一盃鐫號進三往，皆却吏垣。章都諫正宸光峻，一同鄉託沈常少。肩培轉致書札，肩培笑云：老虎頭上敢抓癢耶？又曰：他人怒時可畏，惟章格庵笑時亦可畏。一時掌科掌道清操凜凜。

凜
鬪僞防禦使武懷

崇禎癸未
涇縣人

至徐張示謂自爲字成爲

丞避李自成諱也。郭僉憲維經先爲廷尉時，以刑部未解審止，送招畫題，遂題請故動色疏爭，駁懷不宜死，蓋

未見此示也時鄒少京兆之麟誕僉憲缺咬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遂以此去

楊納言維垣巡按河南時以祥符季邑侯寓庸天啟壬戌秦興

人首薦故此番又列名薦疏與虞給諫廷陛萬曆丙辰嘉興人

等並列後吏部復疏以廷陛等復原官而寓庸不得復

銓部止云候服闋起任煩劇蓋因言官前以貪糾故難

之也時寓庸守制聞報即解衰經易烏紗帽圓領角帶

與親友宴旬餘

傳給諫樞萬曆癸丑臨川人當天啟時連疏糾左僉憲光斗魏

都諫大中等誠過然狎邪之汪文言自宜糾解給諫學

龍曾為予言一時頗稱快後因糾魏忠賢服闋後終璫

世不出乃以殺光斗等爲樞贊導者亦過張太宰捷慶稱其枉然不起亦不雪或曰崇禎時先經楊納言維垣疏謫意不許也

僧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幾構大禍上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獨張侍御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持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鍼欲阱諸異已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聞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

蔡輔奕琛自是才人其入相杜銅臭入部院詞林杜納

貢選教職罷冒濫職方禁部劄參遊守把爲害地方嚴核請乞及銓選之僞冒者又嚴束金吾不許添役收受詞狀亦有一番釐振惜腹心已潰支吾何補且大節已喪不足錄也

陳侍御丹衷巡按湖廣未行時丹衷與馬輔士英密周儀曹鑣繫獄託丹衷致書幣求解未投被厥役緝獲故例轉長沙知府

許定國欲圖高傑多選諸妓以二妓糜傑一兵又選四豔妓侍傑及中夜伏兵發一兵已爲二妓所掣故敗

福建郭文宗之奇

崇禎戊辰海樹人

以庶常散館儀部轉今官

王輔鐸素與之奇善因陸直指清源

崇禎甲戌平湖人

疏薦徑

批還翰林且超擢舊例所無也尋以張撫軍肯堂有言復調外忽內忽外有同兒戲

舊例言官賜環必需建言由京察得者三人戴給諫英

崇禎甲戌直興人以房師薛輔國觀累既例轉復蔡處不謹賜

環後糾韓翰林四維崇禎辛未嵩縣人從逆不應復官又糾王

濟撫熒王東撫濛不赴任頗鑿鑿吳給諫希哲以察降

賜環後氣稍平言不欲爲己甚惟楊給諫兆升天啟王戌武進

人以醇謹稱

或構予於張太宰捷謂將峻吳給諫适糾之子聞而笑

曰予生平從不爲此昔作刑垣時被謫有同郡徐都諫

耀僕語人曰我主居言路久每後進有言必過商獨李

不然知有今日久矣又喬侍御可聘夙稱莫逆然亦不相商嘗語之曰吾所言平則無可商若戇則內斷耳脫與知己相商將令我卑之愛官中之愛身抑高之愛君父乎生平不受人教乃教人耶搆者爲慚阻

舊例六科抄參皆於部復時入疏中上聞然用人行政大事則以疏爭鈔參其瑣務耳張都諫希夏時爲吏科獨以鈔參爲常如戴給諫英等皆察處不宜與建言同環召又陳都諫爾翼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宜以逆案錄用皆不具疏爭止以鈔參結局又已隱其名而以移署吏科之吳給諫適當其咎皆巧卸也适下獄胎此

甲申十二月間高鴻臚夢箕

河間

僕穆虎自北而南中

途遇一稚子挾與偕薄暮解內衣燦然龍也虎驚詢謬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深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恨狀曰兒我間媿媿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疏聞繼謂此先帝盾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濶步夢箕姪不能進禁也懼書達夢箕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朝進追回至紹興方及命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中允正宗

崇禎戊辰李司業景交邱人

濂皆云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少司馬懋第密疏至亦云北有一太子不知真偽詢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足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爲先講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以孝經爲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寫小字於旁爲全寫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尙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戴給諫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鞠吳昌時攜皇太子於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眾猶無言惟閣臣鐸大言曰假遂退未幾李總憲沾同數人升階始

踞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手書付沾。遂據實奏聞。午後上召對論。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卽迎入大內。仍爲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

王之明再訊張侍御孫振。命搜穆虎衣。得高夢箕姪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等語。時之明與夢箕未到。而穆虎又堅云不解。問之乃新自杭郡至。猝被執。猶未授夢箕書也。遂奏覆。至是乃命各官鞫之。明等於廷官民俱得入視。甫訊黃得功提塘前忽出所刊疏。有先帝子卽皇上子若速處治。恐東宮諸臣卽識認亦不

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益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王之明三訊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侍御孫振李總憲沾雖堂官亦唯唯而已夢箕等既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實繁有徒數語皆抵死不供也先是夢箕曾爲史閣部可法買稍黃人疑欲阱可法至是夢箕無所及惟口諄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所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法官無如之何乃以提高成等請

王之明四訊時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

楚含糊而已同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

明始刑張侍御孫振等持閩楚語甚堅獨葛廷尉寅亮

萬厯辛丑
錢塘人

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

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

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士英自此不復究矣初高

司寇倬

天啟乙丑
忠州人

擬稿必請正寺院三御史亦往而孫

振縱筆塗抹手自為稿入告皆其所擬也

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如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

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

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

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臂為記今在甯家庄語甚

鑿鑿妻信之跽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聞之亦信童氏
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畧輒詬詈掀桌
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
駭笑至京上以爲贖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真及刑拷
乃云周王如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
禁內而拷之獄中非禮也童氏將至馬輔士英具揭帖
請於上言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尙懷覬覦若此信
果真當先迎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皇子
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母儀天下則當置
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爲項羽
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爲亂兵所掠終身訪求

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爲金擄韋終迎歸邢亦
遙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
居外家又何嫌焉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僞且潛邸
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疏欲自明然人終不
信也

王之明以僞太子至少司農何楷

天啟壬戌
鎮海人

同驗時見

阮司馬大鍼等軒驚狀密語予曰若輩目無人主矣太
子其懼而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贖因疏
請毀得功刊疏允之

上寬慈寡斷羣小相倚爲奸流言喧民間故一聞太子
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輔弘圖徐太宰石

麒劉總憲宗周輩又無立朝者故愈疑愈辨亦愈辨愈
疑上不得已發馬輔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疏蓋初聞
太子至議保全者也然無言者

上以三月十九日忌辰祭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羣
臣皆祭太平門外以東宮二王附祭時羣臣多哭失聲
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昌言曰阻駕致先帝崩者光時亨
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大
哭將散阮司馬大鉞始傳呼而至

姚學士希孟定慘死諸臣諡止及楊副憲漣萬麻丁未
應山人諡

忠烈而不及左僉憲光斗萬麻丁未
桐城人諡忠毅又止及周銓曹順

昌萬麻癸丑吳
縣人諡忠介魏都諫大中而不及繆翰林昌期萬麻
癸丑

江陰人周給諫朝瑞萬厯丁未南與周宗建袁化中萬

諡文貞丁未武進黃尊素李應昇四侍御其胸中似有優劣然

楊左並稱何得獨遺而宗建以力伸王僉憲德完萬厯

廣安與大中相詆議本錚錚况連參客魏大中亦心折

所云上殿相爭如虎謂何而以此見遺若昌期此言可

斬一語詆葉輔向高萬厯癸未或過激而光斗於李選

侍以垂簾聽政相侵雖夏銓曹允彝崇禎丁丑亦病其

過自不能諱也

崇禎時言者屢為左僉憲光斗等請諡皆中格子亦言

之南渡後予復申其說時阮少司馬大鉞輩方用事嫉

楊左如仇黃侍御尊素子宗羲等抵京將為父請諡見

時勢不可決計歸幸子前疏內慘死一案原合正德與

天啟並言故禮部復疏前列蔣欽數十人而後及光斗

輩當事者不疑一概批允於是光斗與周中丞起元萬

辛丑海澄人謚忠惠繆翰林昌期周給諫朝瑞暨四侍御袁化中

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皆得謚而萬工曹燦萬麻丙辰

忠貞顧副憲大章萬麻丁未常亦與卽諸忠後人亦自謂

意外也

虞給諫廷陞當魏璫方熾時有要典旣明紛囂宜息一

疏挽救良苦且所糾乃孫司農居相萬麻壬辰而逆案

中誤謂糾趙太宰南星故徐冢宰石麒麟夏銓曹允彝亦

爲稱寃又呂司馬純如萬麻辛丑原無頌疏而逆案誤

以爲頌或曰純如實有頌因霍戎政維華見瑞當敗爲
削去之亦莫須有也一起一雪皆各有辭惟喬撫軍應
甲撫秦貪亦與復官公論非之

毅宗聞城破傳殊諭至閣命朱成國純臣總督內外諸
軍託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
已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卽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
之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竄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
純臣以自爲地也

近例撫軍皆陞亞卿間陞納言廷尉則稍抑之矣至是

應安程撫軍世昌

崇禎辛未
光山人

忽陞太常蓋因爲民阮大

鋮先往謁世昌不親答而送刺故恨將重處世昌託大

鉞婿救解乃已名陞實抑之且爲朱撫軍大典萬麻兩辰金華人也

李翰林明睿

天啟壬戌南日人

當闖逆入都會被夾後仕北爲

禮部左侍郎其謚先帝懷宗端皇帝備十六字又謚周
后端皇后皆所擬也已以失儀削職遂泛海南歸疏中
所言逼勒入朝見小酋不拜幾被殺幸乘間逃歸者皆
飾詞也既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鍼等酬飲城外數日竟
不入覲識者非之

北兵與流寇方相持河南忽於十七年十二月某日午
時有榮澤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棊門扇畢
具北兵望之亦驚駭踰二時方滅人以爲中州鼎沸之

象

上命臺省開列從逆諸官予以侯總督恂

萬麻丙辰商邱人

名

送部倪給諫嘉慶

天啟壬戌江寧人

以恂舊司屬婉解之子曰

昔爲刑垣時渠方以司徒坐繫譖者謂子寬刑數疏皆爲伊解免地故及於謫已賜環北上遇於途見其以奔喪大臣衰經去體僕從皆鮮華故以當日不孝而疑今日不忠也嘉慶默然

張太宰捷先爲北少宰時曾薦逆案呂戎政純如爲太宰南垣將繼北垣後合疏攻之楊給諫兆升獨不從其被察以此至是捷決意予環不月餘連擢至戶科都諫初兆升將復官吏科張都諫希夏鈔參之謂不宜以察

員復捷不聽每語人云我爲吏科鈔參所苦此亦其一也

袁江督繼咸密遺何少司農楷倪給諫嘉慶等書言左良玉雖無邪心左右骨鯁者少勢已成畸重寵濫不驕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僞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督輔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德往識認見卽叩頭獨馬輔士英往視以爲僞者又有言舊講僚方翰林拱乾出歎息聲幾得罪人遂不敢言者然可法實無此事而士英則借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阮大鍼自

蘇州召驗亦未以歎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羣臣不失忠盡等語語頗正及再疏至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楚之閩致中外競駭謂大獄將起時革職黃澍留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闖逼遂力贊良玉借太子爲名焚武昌東下

江督袁繼咸聞闖賊南渡恐由岳犯沙則袁吉危乃以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左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將家眷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集言眾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
理諸將亦請歛兵入守相機行繼咸謂入城示弱不可
乃逆弁郝效忠兵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
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
繼咸往晤紆一方難繼咸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
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
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移舟南岸云欲請
教繼咸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
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
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怒監紀余有灝
陰躡繼咸足曰再激事立變繼咸遂不復言與良玉成

賓主禮而別約不破城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
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予已說寧南易
檄爲疏屯紮候旨矣時繼咸方約諸將堅守而效忠先
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
潛調其兵夜入城縱火撲一火復一火發世勳與效忠
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
溷入城殺掠九江人不能復辨識婦女財物俱席捲去
繼咸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且泣曰寧南本無異
圖公以死成其爲亂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稟曰隱
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出城面責
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臨侯嘔血

數升是夜死祕不發喪共推良玉子夢庚爲留後急移舟東

往例諸臣皆服不一色自毅宗卽位始命專服立人以爲立北方色也陰盛不祥至是予言於諸輔謂宜仍國初服色爲便諸輔譜而未行卒爲北兵所滅

鳳陽皇陵未災時里氓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跟踉走識者以爲不祥

惠宗與孝愍皇后謚後又謚靖難諸臣咸謂大典備矣獨張儀曹采語予曰若獨不念惠宗弟若子乎封爵未復謚號猶懸如普於諸臣而靳於若主之弟若子猶缺

典也予復爲疏請於是孝康三子之降爲郡王者公主
之降爲郡主者與惠宗太子之未諡及少子文奎之爲
庶人者或復爵或補封皆予論時太廟未建又奉先殿
不設位予言於張奉常元始崇禎戊辰上海人始以帝后附祭
孝康陵諸子皆附二百餘年僅有此祭歷冬至歲暮春
分三祭而國亡

易僉憲應昌萬厯丁未臨川人素負輿望至是耄矣初抵郊外

載給諫英糾之不辨亦不辭竟抵任及轉少司空又爲

王給諫士鏐崇禎辛未金壇人所糾奉旨不必深求次日謝恩

亦不辨人以爲鳳德之衰

陳侍御以瑞仙厯己未進賢人當天啟時彈射多人至絰逆案

尋亦削奪故得復時張侍御孫振掌道欲畀以瑞及嗾糾某某皆不應每對喬侍御可聘言追悔前過誓不爲已甚孫振不悅遂不得掌道

錢宗伯謙益博覽羣書尤苦心史學當作開國功臣事畧時聞予家有傅穎公三代廟碑三走書江北期必得乃已又自言讀王弇州史料有定遠侯王弼賜死家至籍見楚昭王行實之說卽馳書托某親知往楚府求昭王行實至乃知弇州言非至是疏言留心國史三十餘年請在家開局纂修上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然以久於門戶一老翁而詆東林薦逆案不知作史時何以措豪後國亡史稿皆付絳雲樓一炬殊可惜也

應天府張教授丁乾

崇禎辛未
光山人

罷職回中州遇流賊耳

鼻皆被割至是秉銓者憐其流寓補京官每入朝耳鼻皆以木代觀者以爲不祥

寧南侯左良玉疏云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眾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手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罪一也國家提衡文武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柄國賣官鬻爵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袁弘勳與張道濬同

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他如楊文驄

天啟辛酉貴陽

人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

當路罪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爲添註尙書濟其篡竊兩子梟獍又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罪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置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罪四也陛下卽位初恭儉仁恕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色以損聖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大鍼睚眦殺人如雷橫祚周鑣等煨煉周內

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
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六也九重秘密豈
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伺又募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動曰廢
立由我罪七也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大鍼一手
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
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
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之言亦天
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曹傳首
抒憤

予以奉差祭禹陵已領辭朝票聞左帥良玉反繳不行

曰無事享其榮有事避其難臣道乎會黃侍御耳鼎一
僕自武昌至謬言良玉未動訛傳耳喬侍御可聘以告
予而馬輔士英聞之亦張筵賀誕朱衣填門予曰是不
可留矣復領辭朝票先士英誕期一日行越二日破安
慶報至北報亦旋至人生遭際亦有數耶

自馬阮秉政後諸臣日憂潞藩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
戴借題芟翦予曰但移惠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太子
之生若猶未生自有親藩在彼疎藩耳何睥睨亦何擁
戴時皆然予言後命二王并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
居住以此會國亡不果

袁江督繼咸與袁侍御引勳屢疏爭三案左鎮良玉亦

有疏助之人疑其相比故兩推刑戶侍郎將伺其入而
阱焉上怒曰彼地需繼咸耳此地何需繼咸而一擬再
擬皆不點用

袁江督繼咸先爲異己所忌不自安而吳應箕

貴池副榜張

自烈皆知名士與繼咸善應箕貽繼咸書勸其求解劉
澤清借援左良玉安身以安朝廷獨自烈書爭之言從
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自全者此枉尺直尋之
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卽幸爲我用賴以苟全此
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
況各鎮陰賊險狠彼此牙角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
吾黨屏蔽耶又言良玉恣睢日久若借援於彼得安其

位必竊謂江督博我聲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惟良玉
意所欲爲少與齟齬必致憾不肯下且中外又謂良玉
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寇賊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玉
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貽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
以安朝廷哉時皆韙其言

予爲開國功臣廖永忠

楚國公永安弟巢湖人

請贈謚得追封慶

國公謚武勇旣而永忠後人具呈予慮言昔文皇帝滅
方孝孺十族九族外以門人爲一族時永忠孫二人先
皆受業孝孺一論死一論戍至萬厯年間屠侍御叔方
萬厯丁丑具疏請還諸忠族人之永戍者始蒙恩宥獨
秀水人不知孝孺以門人爲一族故疏未之及迄今猶勾軍不

已世受其害乞移呈兵部特爲豁免予見而惻然亟向
諸樞曹言之會國亡遂已

徐冢宰石麒麟等公疏請封于忠肅謙後爲伯其疏黃侍
御澍草也內云與壽亭侯比烈又曰都城隍之號空懸
蓋不知漢壽爲封邑故云壽亭侯都城隍乃齊東語豈
可入告又爲左良玉草疏改謚思宗是以先帝爲不足
思不知思乃謚義非思不思之謂不學無術類此

左良玉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板夾熬之
肥者或脂流於地又所掠婦女公淫於市若入舟後或
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予同年吳戶曹應
恂崇禎辛未先爲楚令對予言之猶歛獻若入南都其荼毒

必有不可言者

袁督繼咸屢疏與左帥良玉相應人疑其比於良玉及
良玉反兵抵九江繼咸爲眾所脅出迎遂失九江內外
哄然皆以爲與良玉同謀雖同鄉萬罔少元吉天啟乙丑南昌
人亦密語喬侍御可聘曰有之後抗節死北人始諒其
無他

湖廣巡按王中丞驥

崇禎戊辰丹徒人

家居京口質庫遍城內

每雞羹一盂非腿不食庖人必殺三雞充之餘肉皆拋
棄又烹魚時必先置燕窩腹內方食所用木器瓦器盡
花梨古窰其豪奢乃爾時北兵告急驥方以巡撫入覲
未至國門已加兵部侍郎矣

姚少廷尉思孝爲給諫時持門戶甚力至是以考察爲
憂予曰非當察而察吾何畏若公道昭明洗雪前枉則
今日墜淵之人正異日登仙之人也後予奉差出都思
孝又言當事者委之守城予與書曰諸君貌順心險未
可云好相知也思孝不能決已北兵人都薙髮爲僧復
爲人所逼遂出見

左兵與北兵交逼上召對羣臣姚廷尉思孝喬侍御可

聘成侍御友謙

崇禎甲戌
海門人

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北

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上曰劉良
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輔士英時立御前戟手嘗曰
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

議欵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舉朝爲失色有賈似道棄淮陽之誚時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於危也

左良玉反後九卿十三道合疏聲罪旣上已兩得旨惟六垣疏未上吏科吳都諫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楚宜出公疏糾揆地並請固守江淮然逡巡未敢也已上防江公疏後以無疏討良玉罰六科俸

金吾于之英旣借謙後又恃輿援多幾冒伯喬侍御可聘以非謙嫡系言於掌道張侍御孫振十三道無畫題者遂祇封謙臨安伯時稱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周禮曹鑣雷僉憲續祚賜死王侍御憤以吉服承旨入
獄憤先有疏請斬二人續祚曰王憤能斷得我首否鑣
覺對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
遺臣四字於腹就縊續祚遺命弗葬置棺雨花臺倣子
胥抉目意不一月京師失

劉總憲宗周以聲氣故素重周儀曹鑣一日晤章吏部
正宸問曰如周可謂粹品否正宸曰不純宗周問故正

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宗周嘿然又祁少司農逢吉天

壬戌金鑣同里人及賜死梁少司馬雲構崇禎戊辰在

坐語逢吉曰貴邑一日殺二賢耶逢吉曰一賢耳蓋以

周庶常鍾爲賢也其惡鑱若此噫斯言過

楊副憲維垣首攻崔逆列名逆案遣戍故夏銓曹允彝
幸存錄亦以爲過獨一生大誤在攻熊經畧廷弼廷弼
功多於罪至指附鄒總憲元標與趙豕宰南星者皆爲
鄒黨趙黨而欲於熊黨並錮尤謬及起任南都議或偏
而行無疵幸殉國一舉足洗前非乃誣其殺妾潛逃爲
亂兵所殺舌可犁也

江南旣陷左少司馬懋第向南哭盡哀中軍艾大選先
薙頭力勸懋第早降懋第怒縊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濬

崇禎庚辰特用
榜廣寧衛人

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王

遣兵入院勒令諸人薙髮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我髮

不可落時兵部陳司務用極王遊擊一斌張都司良佐王都司廷佐劉守備統五人皆與同志遂俱執送刑部重鍊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皆不應執見攝政懋第著母喪服同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降臣列階下大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諸降臣皆跼蹐無以自容攝政數懋第僞立福王勾引齊寇狀懋第抗言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云僞立山東豪傑皆忠孝有爲前者就見我皆勉以大義亦不係土寇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薙頭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惟有一死耳時攝政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

部也三尺童子恥拜異類況我大明人物攝政怒命捶其頰用極噀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容曰汝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不失富貴懋第曰雍頭不如斫頭命左右曳出至菜市口仍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懋第曰無問我懼不懼請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懋寧爲大明鬼耳將刑顧問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好好但恐有悔用極大呼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五人復同懋第南向叩頭泣曰臣心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其時忽風沙四起捲市棚雲際屋瓦皆飛觀者近萬人咸爲流涕其同行門人咸默徐元敷葬懋第等於白馬寺傍火

用極骸骨負歸崑山故里

馬輔士英爲黃侍御澍所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爲兩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惟狂走宮苑中如失心狀後聞北警十餘宦豎挾之出奔外官尙不知也又言士英聽阮大鍼奸謀欲以三朝典要挺擊事興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爲人矣蓋濡忍勝而明斷少者

劉翰林正宗張侍御懋燝於弘光時皆仕南都國亡兼程而北得補原官己正宗官至大學士懋燝尋調外高材捷足未可盡詡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爲北天命元年是沈同和

吳江人
趙鳴陽

代作事覺遣成以贖元黜革之歲也中國無元而外國有元且

其得力之洪承疇已於是科獲雋

弘光乙酉二月有五色日數十相鬪煌煌激射自未至酉始滅天日爲晦

楊納言維垣曾語予曰當時不宜遽逐李選侍選侍逐則客氏進無內主故也亦是一說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劉總憲宗周

萬曆辛丑會稽人

有疏云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

之其事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爲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其爲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爲小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繫否以貞吉又以廣選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早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而世道因之矣今天下誰甘爲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陛下龍飛海甸天寶爲之人

曷力焉而乃有以護蹕微禁之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
宮銜世廕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陽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誤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
科給事中李沾備言定策挑激廷臣構成水火誠意伯
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致朝端聚訟諸臣之
品不同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於是羣陰
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
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中朝之
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
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恃士英卵翼奉若驕子浸浸
尾大而劉黃諸將又置若奕棋洵洵爲連雞之勢動曰

不和至分割江淮四鎮以慰之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既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勛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內臣提督成敗之數可知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夷狄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人能樹功方域者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機獨奮朝

綱亟敕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
決用兵之策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
處之由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荆楚惟諸將所至再啟
茅土而士英遂並得以功名終矣若今督史可法卽不
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
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旣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中
興事業其賴是乎若京城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
疏入留中

劉總憲宗周因馬輔士英乞休一疏語多譏刺乃言臣
前疏規及樞輔馬士英士英遂杜門乞休致煩聖明下
詔示以和衷臣罪滋大乃士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

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服未滿自稱草莽而並
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罪死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
下遽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者卽謂之不臣是顯爲
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皇上乎士英所亟亟
自明者定策之功臣豈謂無功惜所以居功者猶未盡
也使士英果居定策功則今日討賊復仇何如其急旣
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謂
東除西蕩立取仇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
圖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議士英者乃今
江北四鎮岌岌乎分崩離析士英不聞調度一事惟聽
其各相雄長以自爲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無畫江

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
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臣請翹企視之矣疏成將上
會高輔弘圖言士英未可遽去恐水火不已將爲善類
他日隱憂遂止

劉總憲宗周聞劉東平澤清糾已疏言國家所以久長
弗壞恃此紀綱法度而已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
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
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
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盡矣至澤清所欲
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朋黨之說興而空國之
禍積漸不可解其間所稱爲黨人久已丹沈碧化越一

二十年而臣尙偷息人間世方指爲遭孽至此當殿後
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尙自詡國家勞臣乃敢遂行
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
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斥仍取澤清原疏下廷
議應否誅臣稍存法紀之萬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
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
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問及之者時事至此
良可痛矣疏奏留中

劉總憲宗周爲四鎮誣詆不具疏辨但具揭云國難方
殷非臣子角口之日然其中臣誼所關有不容徑置不
問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况遭先帝非常之變臣

于敢處以常禮曰草莽孤臣乃遂不臣乎且職民也欲
署前任則前任無官欲署新任則新任未任稱草莽孤
臣道其實也君父之喪一也禮未卒哭稱孤子二十七
日以內於臣何獨不然乃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至
親征之說蓋仰體皇上急於復仇之意以爲計必出此
卽假此先聲以圖實著存此大義以激人心亦兵機所
不廢又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方賊勢洶洶貴鎮突
有家眷寄江南之說業已阻挫士心矣未幾而割地講
和爭以維揚爲奇貨兵民仇殺激之者誰乎數月以來
徒以諸鎮之故動費朝廷區處致坐誤北伐之機將何
辭以謝天地激變之罪職尤不受也至挺擊一案與職

風馬牛不相及而借此題殺職職甘受乎求其說而不得猥曰道學穰苴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霍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亦道學君子所不廢也貴鎮獨未知乎今而後貴鎮幸一意辦賊有進無退以副知遇不致再作江南之夢與古人爭烈職雖死何恨澤清等語塞宗周遂求去

夏銓曹允彝憂居著降賊大義其言曰或問唐肅宗於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元肅並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活較元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於朱泚破先斬降泚寵任官崔宣洪經綸等德宗至

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
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橫行
若此今鬪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鬪逆同
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仿
否曰是又不同魏崔雖謀危宗社殺害如嬪屠戮忠良
而非弑主也今逆鬪罪豈魏逆比比從逆當加等何疑
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
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及戍次遠戍最輕者流近
地無貶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實仍六等今之降賊者以
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崇禎戊辰
乾州人張嶙然義烏
人黎
志陞崇禎甲戌
華容人韓琳萬曆丙辰
涇陽人安伸萬曆丁未
淄川人白廣恩

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為搜宮或為用刑皆大逆

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節者耳

其最重者如何瑞徵崇禎戊辰榜眼信陽人楊觀光崇禎戊辰招遠人韓

四維党從雅天啟乙丑寶雞人薛所蘊崇禎戊辰孟縣人等受賊寵任

為賊偽大臣也周鍾手草偽詔指先帝為獨夫稱逆賊

為堯舜者也楊廷鑑崇禎癸未狀元武進人陳名夏崇禎癸未探花溧陽人

魏學濂崇禎癸未嘉善人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

天罪也為首等降賊為要秩且視舊加陞如庶吉士徑

受偽編簡科道改偽引文少卿改偽正卿等職非投順

最先媚奉最諂何以至此為二等如降賊仍為偽要官

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偽卿寺要如偽引文

僞吏政僞諫議僞漕院直指等官何容末減爲第三等如已受僞官爲所疎遠不甚著名者爲第四等初曾受夾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爲第五等獻金獻女以媚賊求免而托故未授僞官者爲第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於五月十四日以前賊未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等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日以前爲敗後竄歸者身投司敗良心未滅或於本等議減等惟至今未歸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將爲內應此無論逃於何時斷難減也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

亂而亂滋諸從賊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險才也賊之滅亡豈附賊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凡諸從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者赦雖極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並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於不歸卽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徐論德汧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爲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爲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羣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爲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爲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

節在公者爲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別澄敘無舛故人
謂異同立而賢邪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
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於寇孽
椒殿傾於賊烽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
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爲君民勤恤爲職掌究圖極其末
流乃至膜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寇仇若秦楚之
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
慮事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鷓逐雀
勿疑也有能奠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如爲苗剪莠勿
後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枝官秕政便文自
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憫福

無華失專心向公之士毋喜聞聲之浮慕援助之實繁
濫收趨勢游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順意
悞用呈身換面之儉流除凶雪恥端有賴矣其言公平
可采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附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爲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園有二井相離甚遠上戲汲於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卽位上猶在冲齡忽問曰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爲識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上入繼大統戒勿用宮中食上從周戚畹奎處作麥飯袖而食之上卽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

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上蹙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上初卽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羣譁囂不可止上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殺上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爲首數人皆杖殺之上聰明天縱初卽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聖意上曰此就是召對了麼

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爲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盪羣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上初卽位倪侍御文煥

萬厯己未江都人

以附崔呈秀

萬厯癸丑薊州

人削奪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若悔
前非者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
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
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

吳侍御牲初入臺班獨行無倚趙太宰南星欲以年例
處之不得已乃薦方侍御震孺萬厯癸丑壽州人等以釋其疑

後魏崔專政又以三案有疏借例推削奪楊侍御維垣
攻魏崔時猶以故意疏薦及再入臺班始風節矯矯以
彈擊稱雄

子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萬厯壬辰潁川人以及臺省部

郎皆與熊經略廷弼

萬曆戊戌江夏人

構羣推一愚率之王撫

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

臣言以券一疏尤爲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

寃至遼東傳一書爲丁輔紹軾

萬曆丁未貴池人

等進呈以殺

廷弼者子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爲廷弼撰授尤

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卽以刀逆

割之慘哉聞紹軾輿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

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爲流賊索賄倒懸城

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爨

萬曆壬辰蒲州人

疏請

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王撫化貞邱副憲志充

萬曆癸丑諸城人

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白棄市亦云怪矣

梁侍御夢環

萬厯癸丑順德人

首糾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

欲以查核錢糧中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張戚畹國

紀

太康仙

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

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上嗣位依子罵父律
絞是年秋決上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還
獄及復奏以原疏對名方見其勾倉皇取之獄抱上馬
至西市行刑

王冢宰允光

萬厯壬辰長垣人

當魏忠賢專權時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吳侍御姓以其爲司馬時不駁

魏良卿

忠賢姪

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

吏科陳都諫良訓

萬曆癸丑進賢人

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

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己巳除夜誤傳免朝上是夜宮中內宴宴畢竟升殿惟
溫輔體仁馮給諫元麤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
臣不得入上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
聞駕出咸倉皇入上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
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元旦表
讀之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
凍書之如犬踵蛇行出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
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錢輔龍錫

萬厯丁未華亭人

萬厯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爲人奪去後在政府以袁經畧崇煥誅毛帥文龍

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上震怒人皆危之龍錫坦然

曰吾先夢在必不以刑死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人取

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

之禍

叛賊孔有德圍萊州城守甚固劉督宇烈

萬厯丁未綿竹人

主

撫遣屈司李宜揚往說之賊誑宜揚往城下請謝撫軍

璉

萬厯丙辰監利人

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聽率朱郡伯

萬年開城出賊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賊遣使請退

左右有密言相告及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
誑賊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賊
然之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
無生理賊精騎盡在此可速發礮擊之吾與俱盡亦不
枉此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發礮
擊死過半賊勢大摧

乙酉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
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崇禎辛未四月揚州胡尙綱染疾不瘳婦程氏私割股
二片啖之嘔出不救婦不食二日然有身四月或解之
曰若得男可延而夫嗣徒死無爲也婦曰吾亦知之但

生女又未免苟活數月恐無以對吾夫耳因復食至七月果生男踰年子以痘殤卽理前盟致謝翁姑曰未亡人且死不能常侍幸有娣姒養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故難之曰爾父母家不越二百里若不候面談或有言奈何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惟日飲清米湯一匙謂可延旦夕候父母至迨十二日其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卽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曰未亡人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耳何哭徐簡奩中簪珥令變易備後事以其餘給散家人并鄰嫗之曾過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封肉二片救夫夫不可救尙以石灰養之牀頭死後可入歛以示全

歸遂死

錢少宗伯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周少宗伯延儒

爲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於枚卜延儒請之瞿給

諫式耜

萬麻丙辰
常熟人

式耜厲聲拒之適溫宗伯體仁亦以

沈故輔一貫

隆慶戊辰
四明人

門人爲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

與言者而資俸久在謙益上亦不與名於是體仁延儒

交遂合始有召對錢千秋之事謙益等又欲攻去周輔

道登

萬麻戊辰
吳江人

故道登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

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上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相

顧不敢致上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嘉興縣庠生李夢康幼女四歲喪母撫尸慟絕絕而甦

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女獨勤紡績供父或慕而求
字因詢父曰世何謂賢父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
事他人親以此謂賢實非兒願且我母早逝烹飪非伯
兄事父休矣因哭拜力謝父亦感泣及笄愈貞不字之
心父悲其志不强奪也父嘗病女禱天請代煑藥庭中
有青烏啣一朱實墜藥罇中服之即愈崇禎二年六月
朔女疾作自知不起抱父號泣以不克終養爲恨一慟
遂絕

郝景春

萬厯壬子
江都舉人

官房縣令張獻忠既就撫復叛來攻

房城不用力者手刃之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曰擊中一
賊賞錢一千獻忠有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爲礮擊死

其徒死者甚眾獻忠將退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
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
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書頸曰此
其甚痛耶乃與鳴鸞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
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
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
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見
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
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鄭輔以偉

萬曆辛丑
上饒人

喜讀書而票擬非所長疏有何況

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按撫提問上駁改乃

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又一日擬票懸筆不能
下周輔延儒等哂之以偉歎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
行致爲後生所藐遂挂冠後竟卒於京

吳侍御姓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勵將
士討賊爲務凡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俱停守令賢否
卽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故按秦
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曹總兵文詔與洪總督承疇

萬麻丙辰南安人

不協吳直指姓

曾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軍何也
文詔曰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
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

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困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
爲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
時大得其用

鄭庶常鄴入京以溫輔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肆
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爲脅制耳實無意糾也
體仁知之遂爲先發制人計而茂倫詞臣之疏出

禮科房之騏

崇禎戊辰
東明人

父楠

萬曆
辛丑

溫輔體仁本房門生

也之騏以國博改給諫實體仁力已復糾體仁以附聲
氣噫寧吾爲逢蒙自負其師耳後兩仕清尋革職

宋給諫學顯以聲氣自雄田太宰維嘉與抵牾一日學
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顯方揚揚謁客

忽數朝士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顯嗷嗷不平維嘉揚言
將以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田戚晚弘遇

田妃父

所爲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

之貴妃脫簪求解上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
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上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所知
張少宰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

不喜盧吏垣兆龍

天啟壬戌光山人

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

不當者方行糾參上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

濟呂純如諸臣皆各有所舉上問世濟何如人温輔體

仁錢輔士升

萬厯丙辰狀元嘉善人

王輔應熊皆極譽之上曰呂

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於是兆龍首糾之而姜給諫應

甲孫給諫晉言尤力張侍御三謨天啟壬戌太原人金侍御光

辰等繼之獨河南道盧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

之不效願與同罪上曰既結逆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

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為之內援純如之用聖

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上片言而定諸臣方敢繼

其後然純如無頌忠賢疏逆案指為有頌誤也

上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

者張少宰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眾問之

以吳侍御姓對眾為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姓奏上召

姓問何以撫山西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

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其入邊尙
在一二年後猶可預爲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
墟此國家腹心元氣之病不可不速爲撲滅山西逼近
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諸
事上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孫給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
例處之疏糾蔡少司寇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
上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
陳說無稱旨者或薦文翰林震孟特賜燕對震孟援引
侃侃上嘉悅之

吳給諫麟徵生平不受人意旨言事與文翰林震孟交

五附一
密震孟以劾潤州張某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
時政所亟也震孟雖鞅鞅去而心敬之

文翰林震孟一日入講上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
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上爲竦然及入閣頗疎脫
曾擬票某本不決密遣僕持疏送姚給諫思孝代擬時
思孝與溫輔體仁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
思孝親爲予言者

蔣少宗伯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釐計祖
制九邊及先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
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
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近邊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爲總冊分爲各鎮名曰
備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撫賞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乞賞各
部落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
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
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十六鎮兵餉總冊二本
御覽簡明冊二本薊州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
州鎮一本東協山永鎮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
衛考一本附戚繼光登州衛人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
歷朝經歷及朶顏福餘泰寧支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
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

鎮一本新設天津鎮一本附二鎮漕河水利眞保鎮二
本新設登萊鎮二本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
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附建州始末
考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彝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鎮一
本延綏鎮一本寧夏鎮一本甘肅鎮一本附河套考大
同叛兵考寘鑄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其進冊時在入
閣後

文輔震孟入閣時温輔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温公虛懷乃爾何
云奸何輔吾騶萬麻乙未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

孟不爲意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票擬竟發
改震孟堅不從徑抹去之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
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許給諫譽卿爲謝冢宰陞所
糾體仁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爲民非天
下美事體仁奏其語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
見予當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爲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先是周輔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閔冢宰洪
學萬麻戊戌烏程人深談厯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
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許侍御自表糾温輔體仁疏項翰林煜所授也煜以自
表由明經拔上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鐫級調用

體仁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勞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但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敢批逆鱗其大病也

張給諫焜芳

崇禎戊辰
山陰人

糾史罔少莖

天啟壬戌
清苑人

單款揚

州同袍鄭元勳所授也莖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甚詳然莖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吳輔姓在晉嘗語諸將曰予在行閒久知兵事好還賊焚掠害民卽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卽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諸將惻然牲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脅從老幼
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黨俾得直前殺賊一全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輔牲請旨移駐河上督兵
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得逍遙河上牲
駐禹廟坐臥處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倚山
爲壘多置火礮無事則鑿冰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
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閒未幾逼河爭道相持
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牲語中軍曰年節恐軍
士酣飲離伍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
呼噪至官軍寂然旣近發礮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

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三日漸徙而南入豫姓不解衣帶者半月

吳撫姓親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敵兵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尙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云自俺答受款後人不復整理六七十年矣設邊原防西虜豈料東人千里外入犯乎姓乃繪圖列所應修治增設堡墩臺牆上聞委廉能官督各郡縣丁壯葺治之又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吳撫姓疏聞中使資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

之一日得三萬卽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牲不覺泣
下卽約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賑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閒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
吳撫牲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
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
一陸贄臣深以爲恥願概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
命已也不報

乙亥山西提學袁繼成以名教爲己任操履嶠然課士
公明吳撫牲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閒擢
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具疏薦之而張巡按孫振批遺
才諸生狀令送入場繼成曰本道事何以按院批狀行

乎嚴斥諸生孫振怒具疏參論捏諸贓款汗蠟之奉旨革職解京究問且謂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令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不過降級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咸以欺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屬託繼咸抗直不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上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温輔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獨吳給諫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閣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疏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主任使則國家論列長短屬之何人上曰善

喬侍御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蔡少司寇奕琛受賄罪託嘉興史司李德翼言於可聘而錢少宗伯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爲黨邪叛正且尤及吳侍御姓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致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上因遼事控億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其子如楨於獄時如楨坐楊經畧鎬失事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爲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

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入夏枝節間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雀爲鼠又有鸚鵡棲於架架上
有蓋蓋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黨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卽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卽無有曹副使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已爲好事者採盡有人親往得

三美人一鸚鵡一鳳者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萎草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閒蝦蟇皆生鼠食稼殆盡

子為寧波司李謁嘉興守道晏大參日啟萬曆癸丑偶

語及洪總督承疇日啟日做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

謁時視其少雋甚喜然某蹭蹬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

故鴻音永絕予曰有嫌否曰無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郭直指釵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

敕下誤書皇下敕上上怒加二大艾後降調或曰此亦

不祥語也

高侍御欽舜天啟壬戌張侍御養萬曆丙辰巡鹽兩淮

養甚憤憤欽舜則舳艫相銜載歸貨不絕爲內臣楊顯名所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予言二人罪皆辟予慘然某主政問故予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以下諸犯皆免時上雖謫監刑御史而究不殺養也

己巳永平樂亭縣被寇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尸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自穴於塚旁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此同年成樞曹德爲予言者德後殉闖賊難

北兵破汶上縣驅一婦上馬誓死不從強迫之上復大

罵投地遂被殺以血書片瓦置其懷中云此婦可風惜
忘其姓此子過汶上土人所言

唐少司馬世濟素服霍司馬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
錮逆案輒懊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
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己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
糾下獄怏怏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
宐蓋以山壓宗不安若宗廟安於泰山則吉徵也通政
司怪其誕屏弗奏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以次
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
謝上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
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於禮部吳少司馬銜
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願之學
宮報可

吳少司馬銜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故牒大率
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濫
敘若是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歟漢
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卽開國侯伯見在存
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
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卽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

之族姓夤緣冒官徒糜俸銀濫名器可歎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上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上曰近日練兵何如吳少司馬姓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敘遷非有拔自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上欲於京營選五萬戰兵而汰老弱何以使選者精汰者不譁吳少司馬姓曰汰老弱卽在練

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三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一石無鹽菜也近日驗之皆與散兵無異臣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散兵拔爲邊勇下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老弱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常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曰然又問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

五萬否姓對曰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
不見戰陣前者發兵勦賊皆沿途無籍游棍代頂將領
利於扣糧游棍利於擾搶飾敗爲功冒功濫賞歸營則
大軍依舊充伍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要在選將有戰
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
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
可悠忽又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鞏駙馬永固光宗婿
順天人上疏請補建文諡上與諸輔臣議
皆愆憑吳姓更奏曰建文無過上曰不然渠變祖制戕
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旣而曰
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黃翰林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廷杖下
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
人爭市之以爲家珍其繼夫人蔡氏名玉卿字
潤石並工詩文亦善書
與黃公無別

楊翰林廷麟以劾楊內閣嗣昌改兵部主政爲盧督師
象昇贊畫同籍屠翰林象美自負知兵爲募烏合百餘
人指麾操演旬餘方行至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
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子身而已

丙子五月詹侍御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
上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問如何是苟
且爾選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上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翌日旨下都察院議處僅降調

崇禎時誤國輔臣皆指周延儒溫體仁誤國樞臣皆指楊嗣昌陳新甲然歷數前後輔樞其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蓋將相乏才故眾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盛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甌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爲定制上於
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
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

萬厯庚戌
岳州衛人

初司李蜀中上峨眉見一

僧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
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此事大驚執弟子
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
遂別及爲總督已二十餘年於甲戌九月閒有人夜擊
鼓如警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
人閒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
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亦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
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尙牽縲鎖是狂癡難將
麟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
齊擁紫金光頰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
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眉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
資笑曰何以金爲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
市日惟仰天歎曰好師父好師父至定辟乃紀刑曹克
家主筆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
牽合而一鵬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於背一鵬晝現以手撲之

遂潰爛死

張司馬鳳翼

萬厯癸丑振武衛人天啟乙丑科有張翼山東堂邑人官工部尚書當非此

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

萬厯已未

鳳陵人

為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北兵至雄縣乃

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北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北兵出且懼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北兵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鳳翼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廷棟亦卒

楊司馬嗣昌奏以秦督洪司馬承疇兼勦務而用粵撫熊中丞文燦為總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隅刻期合勦計兵十二萬馬三之步七之期餉加派民間者至二百

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汎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卽用郡邑民兵往秦督孫中丞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況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爾夫爾爾必不盡也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中丞文燦所勦豫寇老獍獍混十萬等凡十三股聚屯穀函閒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佯與應多所要挾秦督孫中丞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據穀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

諭上傳庭曰且暮卽降傳庭曰爾曹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僞也明日復進兵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檄若爲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已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窺商維南入於楚

仇少司馬維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瑞守禦之能金侍御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責備極當召對平臺上怒甚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爾便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總理淮鹽楊內監顯名治衙宇於揚郡內起高樓落成日梁直指雲構自泗州置扁如樓之廣大善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馬雲構弘光時爲少司馬後降

北與其子銓曹羽明俱爲顯官媚璫與媚敵一道也

王給諫都天啟壬戌金壇人直滄州人未考何官查甲申傳信錄金壇之

王都官太常寺卿被闖刑夾昇至家即死未知即是人歟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

筆改北及沈兵曹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舉朝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

恐又添此二臣迅爲悚然

江西解巡撫學龍以翰林黃道周夙望爲所屬幕官隨

例薦舉若閣中如舊例止批該部知道上置弗覽矣魏

輔照乘萬麻丙辰滑縣人不悅道周批解學龍不得濫薦且有

挑激語上覽之遂并逮

庚辰三月之望上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

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

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

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

餘上御殿召問減敵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上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

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敷陳二十日卯刻

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無錫人姚宗衡歙縣人

劉瑄澧州人孫一脈沂州人嚴似祖昆明人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德化人周正儒宜興人宣國柱懷寧人胡周鼎長洲人李如

璧華陽人五名授科馮垣登新建人陳純德零陵人陳羽白南靖人

魏景琦永城人吳邦臣紹興人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平安人

人顏渾懷寧人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闖難者止純德

一人正儒邦臣皆於順治朝以薦起送

薛輔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城外為理
裝計及夤夜詔到猶鼾睡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衙詔
者國觀始蹙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蒼頭
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地泣曰皇上何處臣若此徒欲
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吳銓曹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温輔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輔志發萬厯辛丑
淄川人

程輔國祥萬厯甲辰
上元人楊輔嗣昌蔡輔國用范輔汝粹萬厯

已未黃縣人謝輔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意者辛巳薛罷

楊死起周輔延儒賀輔逢聖用之逢聖清謹延儒警敏
延儒北行家眾相隨舳艫銜尾拜塵者櫛比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謂延儒
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己二者之
咎必居其一矣

周輔延儒至京陛見上甚禮之賜宴上親作主退入宮
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刑起廢罷
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
時逮繫如侯司農恂孫總督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
各握兵權

長至上親郊傳聞天壇旗竿一絨繩價入百金上雖躬

行節儉而鼠雀於內豎者亦不能盡革

流賊張獻忠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於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鬻又破黃州時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折罷仍壓之

山東賊李青山據梁山泊諸生

分遣其眾

據八閘梗運道周輔延儒北

門生名刺來謁

眾驚怖延儒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爲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以衛漕船及

歲終青山塞安山圍鑿河十里通梁山驅漕舟并繫漕卒去焚掠近臨清意在脅招張漕督國維懼適內臣劉元斌率勦寇京軍還合鎮兵擊之擒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鸞

二十餘人貨一

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付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大凌失後關外所恃八城已已北兵屯義州勢將持久蠶食關外時祖總兵大壽駐錦州失大凌時嘗降北其心不可知洪蓊督承疇乃自將兵駐寧遠名援之實制之脫錦州失尤得以已當一面耳時北敵四王子困松